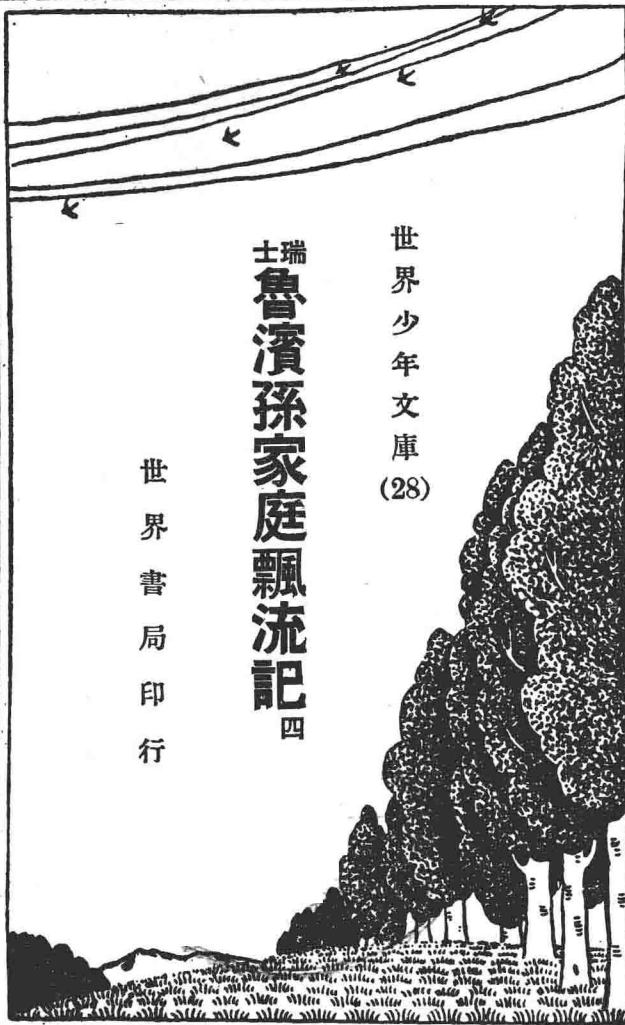




世界少年文庫
(28)

瑞典
魯濱孫家庭飄流記
四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出版

士瑞魯濱孫家庭飄流記 (全四冊)

(每部定價銀一元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譯述者 彭 兆 良

出版者 世 界 書 局

印刷者 世 界 書 局

不 准 翻 印

發 行 所 上 各 省 海 世 界 書 局



第三十一章 鷹——弗倫克聽著杜鵑

第二天早上我一早起來，喚起了家人們，便去考察著那瓷泥球兒。牠們業已燒的硬而發光了，但因為火勢來得太於猛烈的緣故，假如入火的泥坯兒製的是杯兒瓶兒，早就裂開無用了。

做過晨禱，吃了早餐之後，我們把牲口駕在車上，取路向熊洞而去。

弗里士走在前首引路，當他一瞧見那洞口時口裏便嚷道：

「趕快！趕快！這兒有一大羣的火雞呢；牠們集聚攏來，大概為這些可憐的被殺的熊兒獻祭的罷。洞前有一好事者站在那里，牠正像一個守喪的巡哨一樣。」

為弗里士所描寫為巡哨的那匹鳥兒體格非常雄壯，旭紅般的赤冠戴在頂上，同樣色彩的縐皮則垂在頸下。牠有著一張長喙，一簇雪白也似的領毛圍在頸上。下邊垂及紫紅的胸脯。這鳥兒餘下的毛色似乎是種黑棕色間以白色的。



話說這匹大鳥兒時在洞口邊像一哨兵般走上走下，忽而進，忽而退，但沒有停留多久。裏邊又有好些別的小鳥兒在著，拍翅狂叫，把牠驅逐出來。

我們一時站定了看著這有趣的景象，此時空中忽來一種拍翅聲倒使我們吃了一驚。擡頭一看，只見有匹怪大的鳥兒降下洞來。弗里士覷得親切，慌忙放鎗，鎗火到處只見那鳥兒如黑雲般飄下，正墜在石上，將牠的頸兒墜折。

狗兒們本吃牽在手裏的，現在都縱放了，牠們齊向熊洞衝去，卻把洞裏的鳥兒們簌簌地驚起，徐向空中飛去，跟著便是那匹雄壯的巡守者飛起。弗里士發第二響鎗，鎗彈擦的過去，並沒打中，那鳥兒一忽兒高翔入雲，早就毫無蹤跡了。

話雖如此，弗里士的鎗彈卻也打下了兩匹鳥兒來，一匹很像著火雞，又有一匹大的，從牠雄天的體格上據我想來，這定是一匹南美的大鷹了，因為從牠的嘴至於尾末不下十六呎呢。

後來我終到得洞去，使我覺得滿意的，只見一匹熊的眼睛和舌頭受有損傷。我得



了孩子們的幫助，乃立把熊皮剝下，熊肉割下醃好，和以前我對付我們別些獵物的辦法一樣。

這工作一連幹了整整的兩天，光景纔得幹完，期間我們曾在洞外築了帳幕住著。此後便把熊皮和醃肉裝在車上，同他們一齊取路向希望山去，目的在使熊肉在亭子裏煙著。這對於火腿尤其必須，原來熊腿極大，我們希望把牠們醃的和惠斯著名的火腿一樣好喫呢。第二天我們重回到熊洞外的帳幕來。那些獵劫的鳥兒完全不適爲食物，因爲牠們常常吃著腐肉的，我們只取了若干羽毛下來。有些大鷹的翅子上的毛是很美的，雖然比到鴛鳥的毛則尙覺遜色。

話說那些給燻肉上這般馨香的樹皮，因爲那樹兒生長得這般遼遠，我每每想起，爲之納悶。話雖如此，我告訴孩兒們鄰近地方有幾棵小樹兒，我深信乃是胡椒樹。

原來我見在這些小樹兒上結有一簇簇的果兒在著，頗像覆盆子般形狀，卻沒有這麼般大；不過這些果兒結的又多又密，很像纍纍然的葡萄一樣。



這些果兒的顏色也頗有變化，有些紅的，有些青的，有些白的。孩子們早樂意助我聚集著這些樹兒的百十枝小枝兒，以便移植在福爾剛巢和惹爾琴及別些地方，當我們遊罷的時候。

孩子們早有心要漫遊這全島一週了，但我勸告他們這事且慢，須等熊腿和別部分的熊肉完全煙過乾著，能殼放在儲藏室裏經過雨季而不至霉壞。

到後來，火腿上的煙已經燻殼了，我告訴孩子們可預備上路。我這通告給三個活潑的少年聽了，大聲歡叫著。惟有衣納斯獨自退後，請求陪伴他的母親在家；弗倫克則請求伴著弗里士和捷克同去，以代表衣納斯的地位。

約經一會兒的躊躇，我便也允許了，孩子們重又歡喜不盡。捷足、陣風和霹靂馬上加上了鞍子，這三位騎士都一躍跨上腳力，揮手告別，表示十分歡樂的樣子。每位騎士面前掛著伙食袋，腰帶圍裏則插著手鎗，小刀，斧頭和獵袋等物。

我和妻子望著他們，他們得著狗兒爲伴，囊囊地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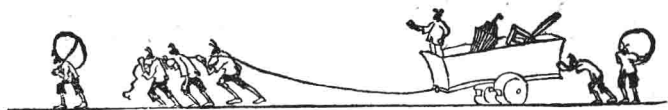
我獨自想道：「啊，我且讓他們自己照應著自己去吧。他們長得又強又壯，假如我現在死了，我可把那母親和三個弟弟託給弗里士照護也好。但願上天吉佑，沿路保護他們，不使他們今天遭害。」

這樣思付間，我察看熊洞後邊的石間，卻有許多長長的石絨藤，我知道這東西熔化後得成滑石的。用以作為窗格，要比魚膠遠為透明而光亮。

我妻聽說那個新發見大為滿意；原來她為石室中窗格的不透明很為煩惱著呢。日色垂暮時，她把一隻鍋子放在石灶上，烹兩隻熊掌作為夜食，我們於是圍坐了，焦灼地等候我們的少年獵者們回來。到後來，我聽得外邊獸蹄急走的聲響，遠處歡聲不絕，我便出去迎接他們。

正像威武的騎兵一樣，他們一見我去，停轡跳下獸來，解了騎鞍，讓這些牲口自由地喫草喝水。他們於是進帳幕去見母親，相見欣然。

捷克和弗倫克各負了一匹小羔羊兒在他們的肩上，弗里士的獵袋裏蠕然作動，



我立想這裏邊定有什麼活的動物在著了。

捷克大聲嚷道：「這次打獵，爸爸，真是絕無僅有啊！陣風和霹靂在平地上鑽行是多麼樣快咧！牠們把那些小獸們趕得無處可藏，我們到後來纔能唾手可得呢！」

弗倫克也大呼道：「是呀，爸爸！弗里士有兩匹這般可愛的兔子在獵袋裏呢。媽媽，我們且給你帶了些很好的蜜來，只因爲我們聽過一回杜鵑來罷了。」

弗里士說道：「啊，但是你卻把最好的東西忘記了。我們曾碰到過一大羣羚羊，牠們這般馴伏著，假如我們高興的話，便是捉一匹回來也不是難事。」

我說道：「孩子們且住，你們還有最好的忘記了呢；忘卻上帝的恩惠一路平安地把你們帶回家來，回到你們父母的臂懷裏。但是現在你們可休息一回兒，從頭至尾把所經過的情形對我們講訴一遍吧。」

孩子們聽了，乃各自洗手浴面，解開獵袋兒和別些東西，大家休息一會。這一天的探險事情乃由弗里士啓口說著。



以下是他所說的話兒：

「當我們今天早上離開之後，急忙忙地穿過了那綠村，便到得石嶺和河間的那隘道上，到了小邱，只見平野一瀉無盡，此時我們卻瞧見一羣美麗的小獸兒，不知是山羊，或羚羊或別些獸類，卻不能決定著。我忽然想到，我們可沿河岸得把牠們向林莊趕去。」

「我們三個人各自分開，守在三處地方，把狗兒帶緊。弗倫克站守在河岸，捷克離開他若干地方守著，我呢，騎在野驢背上，把守在捷克的貼對面。我們一齊小心地向這些美麗的走獸走去，走得靠近，只見這些獸類中許多匹都作慌逃走。牠們已而混亂著，密集在一起，怒目向我們凝視。此時我們把狗兒縱了，自己努力向牠們追去。這些混亂的牲口驚著向狹谷中走去，這是我們所要迫驅牠們這般逃著的，因為我們先在三方面把守住，牠們果不得不如此走呢。」

「我本意要把牠們趕到林莊去，現在我知道只能把牠們圍困在狹谷裏邊了。爲



要達到我原來的目的起見，我們卻取一條繩子，約有四呎多長，插在地上，將谷道截著。繩子上我們則插滿從我們帽兒上取下來的舵毛，以及在我們獵袋裏所有的幾片碎布。微風吹動牠們，在空中飄蕩，因此當這些獸類想要回頭時，牠們不得不慌亂狂奔，照我的意願向林莊去；原來一邊是水，水的對面乃是我們和狗兒分守在各處，後邊則有這些形狀可怕的羽毛和布頭。爸爸，這麼一來，因為牠們只能前進，我終得把牠們驅進我們的莊子裏去。」

「很好，我的孩子，這意念果然不錯。但是你要告訴我，你怎能想得這般聰明的思想來呢？」我說。

「這方法我從一本書叫做南非遊行記上讀了來的，這著者是位自然學家李文琳船長，他曾說到好望角的一般土民訓導羚羊是採著這種方法的，我不過想來試驗一下子罷了。」

我答道：「你居然能穀應用著你所讀的書，弗里士，我自不勝欣慰。但你從那兒獲



得這些兔子的呢，你想怎麼樣飼養著牠們？兔兒們增數極快，我們的田園裏快跑滿牠們的踪跡了。」

這孩子答道：「啊，爸爸，你只是沒有想著一想罷了。我們有著兩個小島兒，要如把牠們縱養在島上，一點兒果不會損害著我們呢。我們飼養了牠們，不但桌兒上時有牠們的肉喫，便是兔皮也和麝貓皮一般有用；麝貓雖然到處都有，只苦牠們的肉含有麝臭不合喫著。除此以外，我們的島子上所有野生植物無千無數，果大足供給給兔兒們喫著呢。」

我說道：「弗里士，你說的話兒果然有理，我極願助你實行你的計劃。你可曾帶有活的兔子回來呢？」

「是的，爸爸；帶了兩匹回來。我們瞧見牠們一大羣漫散在田野間，我把鷹縱出。牠給我獲了三匹——兩生一死。當下我把那死的給鷹兒喫了。那兩匹活的，爸爸，現在卻放在籃子裏呢。我一到時便把牠們盛在籃子裏的。我希望馬上便把牠們移植到小島



上去。」

我還不及作答，捷克焦急地說道：

「爸爸，現在可輪流到我說話嗎？這些話兒都已湧出在我的舌尖上了，我願意把弗倫克和我幹的事情來給你談談。」

我答道：「自然可以的呀；我準備著聽聽你們的故事。你卻怎麼樣把這些美麗的小羔羊獲來的呢？」

「在一次快行中，爸爸；弗倫克和我在並行著。弗里士為追著兔子，走的稍為遠了點，我們則跟著他後邊慢慢地行。我們的狗兒嘍哩咕囉地只向兩邊的青草中嗅個不住，如今牠們忽然驚起了一對野獸來，我們看去好像獐的樣子。啊，牠們攔在我們的面前逃走是多麼快捷呀！但我們騎著陣風和霹靂極力追趕，絲毫不肯放鬆，有時候把狗兒們甚至拋在後邊。這樣趕去，約經一刻鐘光景，這些獸兒都脫力躺倒在地上了。我們乃下鞍，把狗兒趕退，只見這些動物不是獐，卻是兩匹美麗的小鹿。我們把牠們摟在臂



裏，用棕櫚酒洗了洗牠們纖麗的腿兒，於是荷在我們的肩上，騎向弗里士來了。那便是我們行獵的歷史。」

我答道：「你們也很成功，假如你們把這些小畜生飼養了，牠們自能馴伏著的。雖是如此，我卻不想牠們是小鹿，乃是種矮種羚羊罷了。現在你且告訴我，捷克，為什麼你的臉兒上弄得這般污黑的？人家將會想你和黑煙神鏖戰的呢。」

捷克笑答道：「不是，爸爸，我爲打劫上給刺傷的呀。原來當我們慢慢地回家的時候，我卻見一匹鳥兒在半空中盤旋飛舞著，意想打我們頂上飛過到一棵樹兒上去，及我們近去，牠卻撲向另一棵樹兒去了。弗倫克想這鳥兒恐是位受著魔禁的公主，她前來引誘我們，以便給她解禁，但我老是想她這般大膽有意要向她開放。話雖如此，弗里士卻笑著我裝這等巨彈開放如此小鳥兒，正像殺雞用牛刀一樣了。」

「他說道：「此外，你不當殺死一匹杜鵑——那鳥兒在歐洲正是匹鳴春的鳥兒呀。」



「牠啼的聲音是不是恰和我們杜鵑的啼聲一模樣的呢？」我問著。

「弗里士答道：『大概不一樣吧；但我想這卻是匹奇鳥兒叫做蜜杜鵑的，牠常常引起旅客們的注意來，彷彿告訴他們馨甜的蜜在附近的樹上有著呢。』」

「弗倫克和我及聽得這麼說著，大家都高興跟著這鳥兒走去，眼見這鳥兒停下了歌聲，歇在一棵樹枝上站定了。我們也就停下步來，及考察那樹，只見離地不遠的樹幹中空處藏有一個蜂巢在著。我們大家一齊高興怎樣取得一點兒的蜂蜜回去也好，不過我們個個都缺乏常識；原來弗里士最後想到一個主意：教我燃起一塊硝石來擲進樹中去，想用這些硝煙窒死那些蜜蜂的，卻沒有想到把洞門塞緊。」

「一會兒，那些在巢和晚晌回巢來的蜜蜂兒成羣地都向我釘將來。牠們攻擊我在每一赤裸的部分，——臉兒呀，手兒呀，甚而是頭髮空處。到後來我只能跳上牯牛身上，大敗而逃。當我一到完全清脫了牠們的時候，臉兒上雖然塗滿了溼泥，但仍然異常腫痛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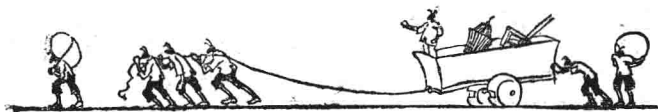


我宛爾笑道：「劫人的盜賊常會自害自的。我的孩子，你的勇氣不差，但缺乏的乃是細心。現在快到母親那里去吧。她可以用些東西來給你洗一洗，治好你的瘡傷呢。」他過了不多時走來，告訴我自經著母親的治療之後，已覺得好多了，於是走看他的小鹿去，只見牠們止宿在那里過夜很爲安適。

我同孩子們走看那些兔兒去；牠們確是些又美又大的走獸，我決定自回到福爾剛巢或石城去後，將牠們馬上便送到鯨兒島去。

但這些事暫且不問，我的思想卻更切心地縈繞著在孩子們所遇到的那匹鳥兒呢。照事實看來，孩子們的話彷彿果真可信，是那鳥兒指引出蜂蜜來的。這問題殊使我惶惑著了。除非這島子上有人跡居住，這樣的鳥兒爲什麼住在這裡呢？便從別些情形上看來，好像這島上也有著人煙的。許多走獸如猴子們呀，牯牛們呀，以及鳥兒們常常顯出好像家畜的樣子，因此我們居島上當有人煙存在，這種意念我老是不能去掉。

我有了這種思想，乃思在鯨兒島上決意築起一所城堡來，且打算那里裝置兩尊



大礮，一當入救生灣的要道，一當在豺兒河的岸傍。

在既安置好小羚羊和兔兒後，我給孩子們談及曾在熊洞中石頭間所發見的石絨草，併對他們細說這草兒的最大功用，可製成滑石粉，以供造窗格的用處；他們雖然並沒有瞧著，一聽到這麼說都表示無限興趣。此時母親喚我們去用晚餐了。熊掌的氣味無限香美，但極大不幸，當牠們盛在盤裏的時候，形狀頗像人掌的樣兒，捷克見了遽然大聲呼道：

「我嗅得一個英吉利人的肉味呀！」

他母親聽得這個暗示不禁打抖，但是孩兒們都笑了，不管捷克的話意，他們卻狼吞虎嚥地大嚼一頓。我們餐畢，把守夜的柴火點好，乃各酣然去睡。

第二天清早起我把他們喚醒了，我願意於回石室前，我們至少尚須再有一次旅行，原來雨節臨近，石室裏的許多佈置都已佈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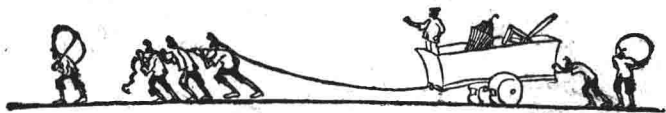
我們的辦事果然不壞。熊肉已經醃好煙好了，熊油也已熔下；此外卻又備下許多



根竹管在這里。但我卻願去瞧瞧那些拋在沙地上的鴉鳥蛋兒有沒有孵出，又願去收一份大戟樹膠來。在前次旅行中我曾瞧見這樣的膠汁從一棵大戟樹幹上流出，我知道這東西有許多用處。

弗里士把他的野驢兒給我騎，他自己卻騎在小的牛兒背上，這小牛現在已經很服駕馭了。衣納斯仍然留在家裏幫母親的忙，因為這孩子以好靜驕慢爲性，對於這些勞倦的旅行殊不表趣味。弗倫克欣然地跟從著我們；他卻是一個精神抖擻的小傢伙，窮勝歷險，性情頗像捷克的相似。

我們帶了兩匹老狗去，卻把方郎和伯郎尼留下，作爲家人們的陪伴。捷克騎著野牛，弗倫克跨著小牛兒。裝束既畢，我們乃立時向綠村進發。這一次所取的路程仍照著上次，現在已到得弗里士擒鱸魚的那溼地上了。到此我們舀滿了水壺，繼續前進，不多時便到得望見鴉鳥的那片高地。我們把牠題做亞拉伯望者，因爲弗里士誤把鴉鳥認做騎馬的亞拉伯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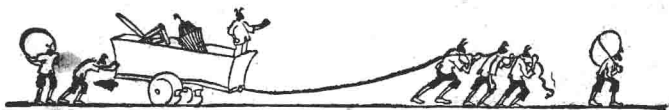


捷克和弗倫克屢請疾奔，到此我纔允應他們，但有一個條件：他們須不能使我不及望見。同時我下騎採集長在那里的大戟樹膠。當初次發見的時候，我會把那樹皮割成條縫，樹膠都從縫中泉水般湧出。這盛在竹筒裏，得很輕便地帶走。

當我們重上路的時候，只見那兩先鋒在平曠的空野上已經走得很遠了，不過還能望見。弗里士忽而說道：

「爸爸，你不是有次告訴過我說這膠汁含毒的嗎？爲什麼你收了這許多來呢？」我答道：「我想要撲滅著猴子們，要如他們再來騷擾莊子的話，併用以除掉損害樹木和菜類上的害蟲；不過我在居處的靠近卻不種著大戟樹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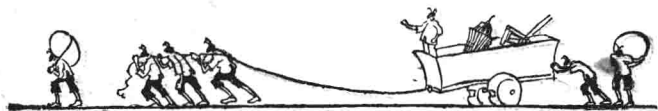
我們現在飛快的趕上我們的騎士了，只見他們被圍在一羣的駝鳥中間。我們小心地走將前去，弗里士頗有心要捉得一匹活的駝鳥兒，事前早把他鷹的嘴兒紮緊，如此則使鷹兒只能打下一匹駝鳥來，卻不能把牠傷害了。話說這些鳥兒漸向我們走來，我慌忙下騎，把野驢交給弗里士，他騎在驢背上追趕起來，要比小牛強多了。



他僅僅能不誤其時。原來四匹極大的鳥兒向著兩少年和狗兒追趕前來，眼前快得如風如電。不一刻牠們已近到我們鎗力所及的地方了，此時弗里士慌忙放鷹，乃把最近的一匹駝鳥打倒下來。但因為鷹嘴紮緊的緣故，牠只得用翅子將牠撲倒下來，卻是不能害牠。

話雖如此，這鷹兒卻把駝鳥早驚得舉止失措，站在那里呆如木雞一般。捷克慌忙把繩具拋去，他原想拋繩子出去捆著牠的足股的，現在且把牠的翅膀也一併捆住。駝鳥兒立倒在地，孩子們發聲喊著奔去。此時弗里士把鷹兒喚去，趕開了狗，我乘勢想解鬆牠的翅膀上的捆綁，只讓牠的兩足捆好。不過這鳥兒的掙扎殊為可怕，牠用被捆的足兒左右亂踢，使我們一步兒也不敢近去。

我感到差不多沒法得把牠捉住了，驀地心生一計，想到用我的手巾拋罩在牠的頭部。手巾拋出，駝鳥的掙扎忽然止了，我忙走去用繩子鎖住牠的頸部。此後，我們再沒有別的困難了，一切的抵抗都由此中止，我乃得用條闊闊的狗鯊魚皮捆在牠的身上，



漏出兩個洞兒給牠的翅尖透出，每邊又用一條皮帶繫了，以便於牽引。那兩隻腿兒我也用一根短短的皮帶鬆鬆地把牠們扣住，使牠們能彀自由地走動，不過不能逃奔。

「你們還記得讀過印提安土人對付新捉到的象的方法嗎？」我向孩子們問著。
弗里士嚷道：「是呀，記得的；他們用兩匹馴象將強硬的纏繩夾住那匹野象，同時牠的身幹上也加以細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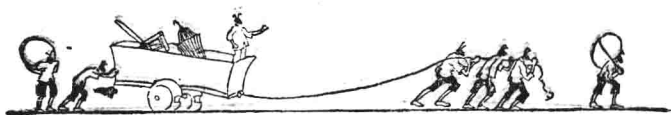
捷克笑說道：「很對，但照了這個方法，我們該有兩匹馴伏的駝鳥牽引這匹駝鳥了，我們那兒去尋得牠們呢？」

我也笑著說道：

「是的，我兒；但我們何必定須兩匹駝鳥呢？我們不有這樣兩匹強獸陣風和霹靂去牽引牠嗎？」

孩兒們齊聲歡呼道：「啊爸爸，這真是一個妙計！定然不會失敗的了！」

我立刻從事預備：乃引陣風和霹靂夾在駝鳥的各一傍，牠此時仍然躺在地上。我



於是在駝鳥的狗鯊魚皮帶上重加上兩條引繩，一繫於陣風的鞍上，一挽於霹靂的角上。裝束既畢，我的兩個小騎士捷克和弗倫克乃各跨上他們的坐鞍，安穩地坐著只待向前進發了。

我把那鳥眼上罩著的手巾去了，自己站得稍遠一點，以考察那結果。一會兒牠好像癡呆的樣子，靜站著一動也不動一動；於是兩足忽然騰起，前路看去似乎並沒有阻擋，直衝向前，那因而纏繩把牠拉倒了。牠很快就站立起來，左右亂撞亂竄，掙扎不已，但總是不能掙脫。但陣風和霹靂果勇健有力，足以支持牠一切的騷動，在牠的翅子上既受一頓鞭扑後，牠便又跌倒在地上了。

掙扎後讓牠休息了一會，輕加鞭打終使駝鳥前行了，因為陣風和霹靂此時同時前行，牠似乎以放步為安樂，顯出完全屈服著的神情。眼見孩子們加上一鞭，坐騎們撥開錦蹄，如飛起行；弗里士和我在後邊跟著，只見這駝鳥的足上雖有繩索絆著，但繩子頗長，足使牠跟從陣風和霹靂飛行有餘，我們看了，自是歡喜不盡。



第十三圖

亞拉伯望
著駝鳥向
慢地且引
起繮兒，慢
們兩個收
途，我教他
了一程路
奔走

者走去，便囑他們在那里等候我們。弗里士和我轉步到那地方，去看望那些拋下了的駝鳥蛋兒。我曾帶有一隻袋兒和若干棉花在這裡，以便盛放牠們。及到得那里，從形跡上顯然可見這母鳥在蛋上孵著的，我們的心上忽然生出一種希望：以為白天有著這樣的暖氣，晚上有此母鳥的溫護，我們也許快可得見小駝鳥雛兒在這周圍地方行走



了。

話雖如此，我們的袋裏只能帶得很少幾個蛋兒，其餘仍留給那母親照護著；既把這些脆而易壞的寶物用棉花包後，放進袋中，我騎上捷足，將蛋袋放在馬前，因為牠們必須保護得十分小心的，乃躍馬至亞拉伯望者迎接孩子們去。及到得那里，我們於路一路無話，立向熊洞的帳幕進發，再經過綠村，安然返家，其早誠出於我們意料之外。

這一天的賊物我們帶回來的可算豐足已極，妻及瞧見了我們的新客駝鳥不禁轉喜爲憂：

「據我道聽塗說的想起來，假如你們這個新伴能殼吃鐵的話，我但願你們下次探覓一處鐵礦來纔好呀。」說時她又對捷克和弗倫克大聲說道：「我親愛的孩子，你們想我們怎能飼得這般大的動物呢？牠原來住在那兒的？此外，我真不知道牠究有什麼用處。」

捷克說道：「媽媽且不必憂惱，說到駝鳥的用處，我將後自會教牠負我和陣風一



樣的。要如有一天兒我們發見這鳥子和非洲或南美洲相連接著，我幾天裏便能打這些地方來回，把各種消息帶回來了。媽媽，牠疾行起來如風一般，牠的命名該是旋風呢；要如我將駝鳥訓練馴了，衣納斯將可得陣風去騎。」

弗倫克聽捷克這般說著，差不多急得眼淚都會滴著下來，他嚷道：

「但是爸爸，難道捷克得全把這駝鳥佔爲他自己去不成？你知道我幫他獵著，而弗里士的鷹將牠打下的呀。」

我說道：「很好，照情理上說，因爲這匹不幸的鳥兒屬於你們三個人的，牠應該剖做三份瓜分纔妥。鳥頭屬於弗里士，因爲弗里士的鷹擒捉鳥頭的，你和捷克當各得鳥身的一半，得到這鳥兒的一翅一腿，掛在你和他的騎獸後邊。」

這個提議使孩子們都笑起來了，原來我果知道他們誰都不願把這鳥兒弄死的呢。雖是如此，我終於給他們把這事情作這樣的判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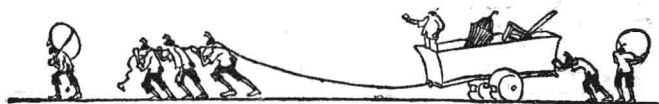
「如捷克果能把這動物訓練成功，教他背上接受得騎者，駝鞍屈膝和匹馬兒一



樣，那末我決定他佔下這匹鳥兒來作爲己有，義果所當，以酬勞他一番辛苦。所以從今天以後，他負責訓練著這駝鳥了。」

今天天色已晚，再不便趕路了，我乃解開陣風和霹靂的繩，釋放這駝鳥自由，以便使牠安然過夜。得孩兒們爲助，我小心地把繩繫緊兩棵樹上，將駝鳥兒安放在樹間，使牠能殼隨意起臥，但不能逃走罷了。

這一天餘下的辰光，我們只用以打疊起在這些遊行中所發見的許多寶貴的東西，以便回石室去。



第三十二章 鴛鳥的訓練者

我們第二天早上起來趕路，但那匹鴛鳥仍然不很馴服，我們不得不把牠重御在陣風和霹靂的中間。這一遭一家人都在裏邊，因為我們願意打林莊和福爾剛巢經過，返家石城裏去呢。

因為陣風和霹靂用以照料著鴛鳥，所以便把那母牛駕著拖車了，這車上乃裝著帳幕和所發見的諸色東西。車兒上併留有我妻的坐位，捷克和弗倫克則騎著陣風和霹靂；我坐了捷尼，弗里士則騎著小驢斯惠夫。

我們的旅行隊全數出發，絡絡繹繹，在路上極其好看。當經過谷道的時候，孩子們下來拏取鴛鳥毛羽，這毛羽原作爲嚇鴉物，用以驅趕著羚羊的。我欣然地趁此機會再多取若干瓷泥，因為我打算當住在我們的冬室的時候，我用以捏製著瓷器呢。及到了甘蔗林，我們也停歇下來，拏取著以前放在亭子裏煙著的熊腿。



妻且請求我收取幾種芬香的草子，這在這附近地方都有，有一種頗含有紫蘿蘭般的一種香味，我給她收了好多一份回來。當回轉的時候，弗里士和我在路上並不見有羚羊或蘇羊的腳跡，所以我們希望牠們安然地住在林莊裏邊了。

及到得林莊，我們把牲口解下，將那駝鳥緊繫在兩棵樹的中間，慌慌忙忙地喫過了一頓夜餐，乃退到帳幕裏去睡，在如此沉長的一天旅行之後，初覺棉花枕的暖美。

第二天我們到莊田裏去察看一遍，使我們歡喜不盡的，只見兩匹母雞已孵出一羣嬌美可愛的小雞來了，這些雞雛我妻極想移往石室去。我們離開石室差不多這般悠久了，久別思家，渴想回到石洞去，所以決定忽忽回家，以愈早回家為愈快。

這些兔兒和幼小的羚羊兒仍看守在欄裏，羚羊漸顯出十分馴服和和愛的樣子，我看了十分滿意。

我們又見那羣給捷克和弗倫克趕向我們莊田裏來的羚羊兒，牠們居在一所花園似的地方，極為安分舒服，也大足以增加這地方的景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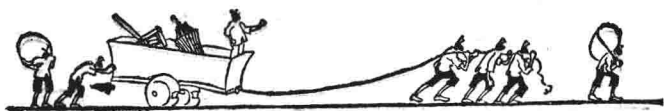
當在莊子的時候，我們小心地把人房和獸屋修葺一番，使牠們築得更爲堅固，以防猴子或野獸們的襲擊；其前者小心地加以修葺，我們再來歇腳時便覺安適多了。

講到豬呀，山羊呀和家禽自這里殖民地開墾之後，其數目已是大進特進而不已；我們瞧著滿地的小豬，小山羊，及小雞等亂跑亂走，似乎很享樂著牠們的自由，心裏也是高興。但是牠們雖然不像初次覷見我們那麼曠野，自經過猴子們的幾次騷擾後，都狡猾的見我們不敢近來。各種東西既經佈置完善後，我們乃退下去安歇，滿心想明天一早便回石洞去。

及晌午時分，我們牽引著一羣禽畜和車兒上的各種什物到得石洞了，妻的第一件事便去洞裏打開窗戶，使新鮮空氣暢達的進來。

駝鳥從驢牛的拘絆上寬解下來，乃就屋前植起了兩根竹竿，把牠牽繫在中間，我打算便把牠永繫在那里，直到十分馴服的時候。

駝鳥蛋兒把放在溫水裏，那些我們想像有著雛鳥在裏邊的，卻用棉花包了，置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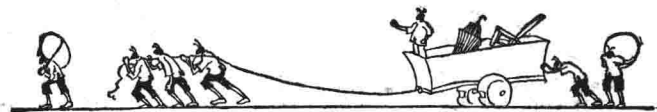
在乾的爐兒，希望用人工的暖度得把牠們孵出。

次朝我們的工作開始覺得十分迫切了，最重要的便是想照恩瓜拉的兔房樣子，築起一所兔房來。這裏邊卻給我妻用木棉和稻草造成一個十分安適的巢窩，牠們於是給送到濱島上釋放了，使牠們十分快活。

我的第二種留心是用在那些溫善可愛的動物羚羊身上，牠們已給帶回石洞來了。不過還不能縱放自由，因為我們的狗兒會把這些可愛的動物唬走了呢；牠們顯然為關鎖在一處地方而少興著。

所以我們在給牠們築好一所羊欄後，急須要把牠們移往鯨島去了，親見牠們得到自由活潑潑地在地上跳躍的狀態，真是多麼快活呀。兩處島上都留有一份食料，使留居在島上的動物能穀自養。這些為兔兒和羚羊的佈置整整地費去了我們兩天光陰。

在林莊我們尋到的那只小鼈，我將帶到石室來了，原想放在我們的菜園中，用以



撲滅蝸牛和別些害蟲的；但惟怕這東西也足以傷害幼小植物，我乃遣捷克送往鴨池邊的蘆葦中去。

他在這樁使務上去了沒有多久，我們忽聽得這溼地的近處起了一種響朗的呼聲。

這孩子呼道：『弗里士！弗里士！快來幫幫我呀；趕快擎根竹竿來。』

弗里士聽得這呼聲，擎根竹竿慌忙趕去，我頗怪何事卻這般大驚小怪，雖然到後來知道這不過是捷克和蛙們的一場小小鏖戰罷了。但這三個孩子高興得什麼似的走來，使我不勝駭異的卻負了一口網來，網裏罩住一條老大的鱈魚。原來衣納斯昨天曾偷偷地下了兩口網兒在河裏；一口給扯破空了，那一口乃罩住這條美味的魚兒，母親接到十分大喜，允許割下一段來作做我們的午餐。其餘的卻放在鹽水裏蒸了，塗上乳油，保留下作為後用。

且說以前我們造著的那所鴿房，前有洋臺，正位在我們石洞的前邊。這用著高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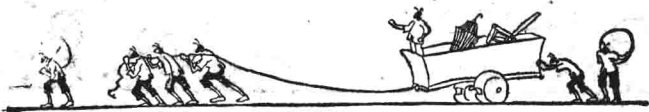


的竹柱搭成，那屋頂從石壁上迤斜而下，原用長厚的板木牢固地安在竹竿上的。在這些竹柱的腳下我種了許多紫蘿蘭和胡椒樹的幼枝，且種了別幾種游藤，以便附著於牠們；這樣種法不但爲增進我們石屋邊的風景，即在炎夏時也足以鬱成涼蔭。妻子在屋子裏同樣地忙碌著。用了一個孩子爲幫助，她把那些熊腿和豬腿都放在儲藏室裏了。

那些母雞和雛雞我們從莊子裏帶來的都保管在雞籠裏，每天兒用些麥和麵屑飼著牠們，我妻親把牠們放在涼蔭下邊，加以照察，因爲我們惟怕活獠先生或那豺兒偷去盜喫牠們哩。

那張熊皮放在靠岸近的海水中漂洗，卻爲防給猛浪衝去或者蟹類拽去，用了巨石將牠壓住。

且說麝鼠皮仍有著一種濃烈的香味在上邊；我們因此把牠們做一束拴了，掛在鴿房下清淨空氣裏，如此可使那房裏的住者都能自由地吸到這些香氣。



那匹蒼鷹和火雞我們把放在伙食房中，以備雨季戶外工作不能進行時，作爲不時之需。我且找了许多瓷土及石絨草來。那前者我希望製造瓷器和玻璃窗格的，那後者可用做我們的燈芯。每種有用的物品我都交給妻儲放了，惟大戟樹膠我卻自己安放，外用一層紙精細地裹著，紙上大書「毒」字，以警孩子們誤用。

這些佈置費了我們兩天的時間，現在又有幾樁任務到來，差不多都是一般緊要的開墾一角地方，以便播種麥，大麥及番薯；訓練鴛鳥；處理鴛鳥雞蛋；以及製著熊皮，都爲一般重要。

我們終決定農事最爲重要，然而累得很，因爲我們誰都對於農作不曾精練過哩。話雖如此，我們個個卻都用力去幹。

因白天炎熱的當兒，這般苦作勢必不能去幹；我們所以早上去作兩小時，晚上去作兩小時。然而我們深明古訓「以汗求食」的意義哩。

當田工休暇的時候，我會注意到我們那可憐的虜者鴛鳥的不馴樣子。到後來我



只得施用伏鷹的方法，用煙去燻笨他了。

這煙的強烈的效感寧使我驚訝著，原來他一交倒在地，過了好一會兒不能動彈呢。到後來牠把頭昂起來了，我乃將繩子放長，使牠能殼沿著繫的竹竿周圍自由走動。我妻且帶了許多好東西來給他喫著，但這可憐的虜者雖然屈服著，而顯然悲傷牠的命運，卻總是不肯就食，這樣一連凡三天，已變得疲弱不堪了，我們惟怕牠或死哩。

幸虧妻設法打救了這動物的生命。她用玉蜀黍搗爛，拌著牛乳，搓成圓子，塞在鴛鳥兒的口裏。這東西嚥下去極是容易，第二第三個快就仰求著了。自此以後，牠的胃口卻纔回復著，凡給他的東西都能吞喫，不多時牠的體力早就恢復起來。

如今這鳥兒一切的野性都馴服了，我們開始擔憂用什麼東西可供牠飽喫。有一天兒孩子們驚見鴛鳥吞喫著小石蛋，但我對他們解釋著，說鴛鳥原需要此項硬物，以消化腸食的，正像別些小鳥兒需要細砂子一樣。

總之，這旋風先生（捷克給牠題的名字）全恃食蔬菜，玉蜀黍和榛子爲活，而馴



服得這般樣子，隨我們要牠怎麼樣便怎麼樣了；這正是開始訓練的一種好現象呀。

不到一個月的光景，那駝鳥已給捷克教得十分聰明，得騎在牠的背上快行慢行都可如意，我開始想把牠作爲坐騎已有一點用處了。

我造成一個鞍子自非難事，但怎能做成一個鐵枚銜在鳥兒的嘴裏，或一根繩子牽引著駝鳥呢？

我差不多已沒有甚希望了，但忽然想到唯從光明變化到黑暗，或從黑暗變化到光明時，卻大大的足以影響著這動物的。

主意既定，我乃打算造成一隻皮帽兒來，大致和鷹戴的相似，不過遠較爲大吧了。這從鳥兒的後腦起一直到鳥嘴止，留下兩隻眼睛和一雙耳朵的空洞來。既把這鳥兒的頭部裝置好了，每邊我乃繫上一條帶子。我妻乃就他的喉嚨下將這兩條帶子縫在一起，作爲引繩。

在眼洞上有兩片方板瞞著，和鞍子相連能隨意升落的，原來這鞍子用著一大塊



皮革搭在鳥嘴的圈兒上的呢。用這般裝置我希望可把我們這羽馬統轄得住。因為黑暗雖當牠疾馳的時候，也足把這動物停歇住呢。我的打算原來是這樣的：

要如騎者願意直趨而前，則鳥兒的兩個眼洞可任其開著；當要向左方轉時，可把右邊那眼幕微微落下；當要向右方轉時，可把左邊那眼幕微微落下；要喚他停步，則兩方眼幕可完全放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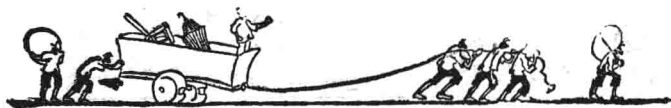
話雖如此，這種駕馭法在實行上卻較我們希望的更為困難；但用了耐性日漸督行，這受苦的動物終於屈服了，不多時牠似乎懂得那些眼幕垂開的真意義，而完全遵照著了。

我對於這個計略，寧是十分得意著，假如我在好望角時，我得受英吉利人委任為鞍韁工程師，專門司辦非洲的駝鳥，這種職務我深信能較勝任，不致隕越。

這里我可把那鞍子來描狀一下子吧。這鞍子安放在駝鳥的靠近處，一半安在肩上，一半安在背上，卻用皮帶搭緊在腰間翹下。這處所在實在是最好的地方，因為後背



駝 馴 圖 一 十 三 第



高低不平，肩膀乃是鳥背上最強的部分哩。

原來我們並不希望旋風先生在背上負重，但希望牠做得一副腳力吧了；捷克騎在鳥兒身上，立證明「旋風」這名字的正確。牠從福爾剛巢走到石室去，這段路行得非常之快。

但是因為這匹腳力行走奇快的性質，卻使孩子們間發生稍稍不和的意見，他們不服給捷克獨爲佔有者。雖是如此，捷克卻堅持他的新物，兄弟們都怒形於色。我因此不得不加以干涉了。

我說道：「我必允許捷克保留這駝鳥，因為他的身軀不但較弗里士或衣納斯的身軀爲輕小，便是他的動作也更爲靈捷著哩。講到弗倫克，卻太弱小，不配駕馭著這麼靈活的騎物。而且我把這匹駝鳥給與捷克，也不是絕對的，當在緊要的時候，他的兄弟們是都可公用的。」

話說此時我們的田工幹完了，乃將麥，大麥，玉蜀黍播種下去。在豺兒河的對岸我



們種下了番薯和芋根，這兒那兒又散下了別些種子在肥腴的泥土裏，天氣溫良，我們果知道是用不到培植的。

在駝鳥訓練成未功的當兒，弗里士又將三四幼小的駝鳥來給我，這些是用一定的溫度從火爐裏孵出來的。牠們原是一些奇異的小動物，體格和美，但是有可笑的頭，樣子彷彿和小鴿子一般，黃腹鵝頸，而兩足則如鶴腿般長著，彳亍走著。

有一匹孵出只活得幾個鐘頭，雖然妻對於那兩匹格外小心地照護著，用熟蛋拌乳加以芋粉，作為飼料，牠們在三天之內卻都死了。

其次的工作乃是製熊革了。牠們先前已經過醃曬的手續了。雖是如此，我卻沒有皮硝，為供應這個缺乏起見，我將蜜和水混了，放在鍋裏沸著，等冷卻時，乃用以搽在熊皮上，一連搽了數日，直至牠們和輒得足以應用的時候。

洗好了我乃將熊皮放在涼亭上曬著，那涼亭是我們造在石嶺傍邊的，曬了使牠們愈乾得快為愈好，以防雨季的不意到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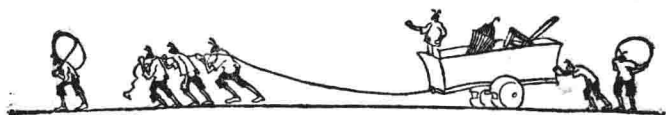
當糞蜜水皂皮的時候，那液汁養了看去十分澄清的樣子，我不禁駭異起來，想在未用之前，留下一點作為飲料。

我因此傾下了一滿竹桶，再加以核果、檸檬和橘皮養了。

我的做皮的工作來得十分成功；皮革既沒有損傷，卻又絲毫沒有不快的氣味，至於濃長的毛板則柔輦而光澤，我只感到十分的滿意。

我作業上的許多成功復誘引我製造帽兒，我決定第一次試驗先給弗倫克用麝貓或海狸皮來製造一頂。經過幾次嘗試後，我終利用一種輦氈放在洋紅裏染成一種鮮明的紅色，再浸在印提安橡皮的溶液裏，以資防水。於是又預備了一只木型，其狀態與大小照意造成，乃把那輦氈綑在木型上，用熱鐵就輦毛上熨了，溼輦的毛氈遂變乾硬而膠黏於木型。

到第二天早上我洋洋得意地將一頂美麗輕輦的小紅瑞士式的帽兒擎給妻兒們瞧了。妻看了嘖嘖嘆賞不止，立即加上絲邊，復打一絲結，用兩大兩小的駝毛插上，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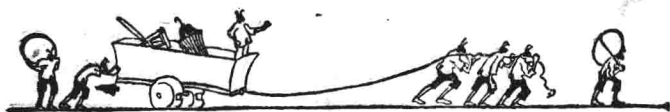
爲飾物。這頂聰明的製物一到戴在小弗倫克的頭上時，每個人都說他變的俊了。

這是可想而知，每個孩子都請求我給他製造一頂同等模樣的帽兒，我允許給他們照辦，當我一得到必須的原料或麝貓或海狸皮的時候。我勸導他們可造半打的捕鼠機。其大小足以容納水老鼠進來，原來水老鼠爲鼠類中最巨大的老鼠，而有著最美麗的濃毛的。不過我告訴他們這些捕鼠機須得立時把入內的老鼠殺死纔好，切不可將牠們禁囚著，以防爲狗兒們咬死。

我且說凡他們給我帶來的每五匹中的第五匹須是我的，如此我纔能獲得足殼的材料，供媽媽製造一頂女帽，自己製造一頂男帽哩。我作這般辦法，也毋非爲取工人相當的酬報吧了。

孩子們對於這樣的分配自無異議，乃立去製造捕鼠機去了；原來雨季時期迫近在，也許沒給先兆立刻便會到來呢。

製造帽兒的成功，以及種種作業上的未經失敗過一遭，這種成功快又引我製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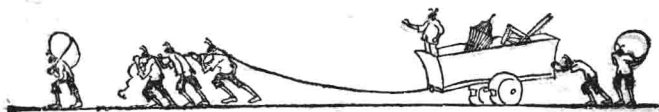
瓷器，渴欲一試；我因此乃收集要材，從事試驗了。

恰在洞裏的獸房後邊，鍋兒，罐兒以及蘆瓠兒羅列得秩序井然。我因此揀了幾個出來，作為模型。那黏土先加淘洗漂淨，又將石絨草拌滑石粉捶了，和水作成一種軟膏的樣子。那些未經捶過的石絨我卻給妻作為燈芯子。從破船上帶來的一隻箱子裏，我發見有許多不同色彩的玻璃球兒，這些原是我們特意帶在船上想和南海諸島的蠻民做買賣的。我現在將這些玻璃彩球用錘子擊了，敲成一種五色繽紛的碎末。

如今一切的原料都經齊備了，我卻見尚需要著許多不同器具的模型。這些模型我用石膏做成，待曬乾後，即便取用。

到後來我終能把瓷料壓進模型裏去了，隨把牠們放在火爐裏邊烘燒。當牠們燒到半火候的當兒，我乃把玻璃球粉塗上，點作星星的樣子。

經過屢次的失敗，最後我乃製成一套白瓷茶杯，油瓶，糖罐，醬碟，和六只小小的碟盆兒，都是又光又滑，歷歷落落染滿有色彩的星點的。



講到我的瓷器的形狀果然遠欠完善，不過牠們還確能十分滿意。弗里士拏著玫瑰紅的及金黃色的果兒裝在碟兒裏，加以清鮮的綠葉兒，將放在桌子上時，頓顯出一種美象來，覺得十分可愛。

正當忙亂著製造瓷器的當兒，那雨季開始降臨了，我因為不能離家去弄得一併新鮮的瓷料來，乃轉念到那匹火鶴和蒼鷹的屍身去。那些鳥皮我連毛羽精細地剝了下來，放在溫水裏漂淨，這溫水我會用大戟樹膠消毒過的。既經漂淨了，復用毛線縫合攏來。那鳥腿和翼下的頸部都用木料支著，以圖堅固。我初時對於鳥兒的眼睛毫無主意，但終決定取用四個相當大小的玻璃球兒來試用著，當這些眼球燒到半火的時候，我加上顏色作爲點睛。當這樣的眼球裝上鳥頭的時候，卻爲這些死鳥兒增添活氣不少，原來牠們看去眈眈地極爲兇惡著哩。

那匹火鶴張開了翅子，用強硬的鐵絲搭緊在我們住室的隔板上，那匹蒼鷹則獨立在書架的最高處。這兩匹鳥兒都作爲我們石室中的裝飾品看待。以上諸樁工作孩



子們個個人都有著極大的興趣，一心一意地幫助我。使我終得到最後的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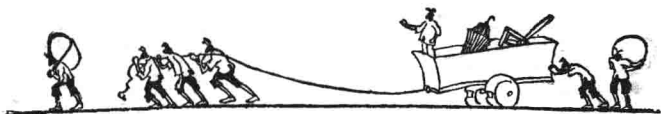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三章 少年捕鼠者——獨木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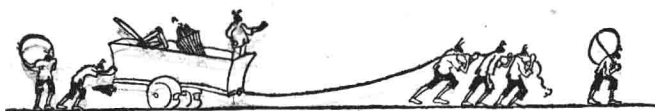
天氣的變化以及別幾種緣因常足以減少活動力的，這在我們當雨季裏初幾個星期中便是一個例子了。

原來在這個時期中，製造瓷器啦，釘鳥坯啦，以及別幾種室內有用的工作啦，兼以室外運動，偶值雨止天晴的當兒則以騎駝鳥爲樂啦，使時間過得十分之快。但現在我雖然極力慫恿孩兒們研究學業，慫恿他們誦讀有趣的書本，但時候似乎十分沉長，結果便變爲十分掃興了。最後弗里士起身來給我說道：

「爸爸，我們難道不能做一真的獨木艇嗎？我們陸地上已有著最捷快的馬兒了；爲什麼不能有只船兒在水上一般快的乘風破浪呢？我們或許將我們的海程擴充到別些國度去，而得著許多新發見哩。」

這提議使我們同聲歡應起來，只有那母親不很高興，她時常以我們水上的勾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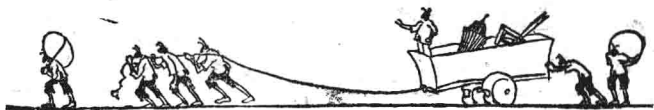


爲憂慮，因此只想我們有了一只舢板船和小艇兒爲足殼有餘了。但當我給她解釋著，以爲一只皮艇兒用鯊狗魚皮造成，乃是一種最堅固的快艇，差不多和救生船一般牢固，她便不再多說了。我們原有著足多的木材在此，講到時間預算到雨季的末期也足殼完成這船的木殼了。打算既定，孩子們重復鼓起興趣來，我們乃盡力從事於船作。

長厚的鯨骨天然彎曲而有彈力，用做獨木艇的船舷，極爲適合。這兩片東西每端牢繫在一起，乃做成船頭和船尾，下邊加釘片板，作爲船底。鯨骨的船舷間用劈開的竹片接續起來，船底至少當有十



第 三 十 二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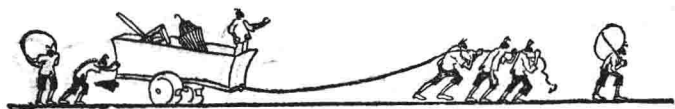
二呎長，外用銅板包著，爲牢固起見，船頭上且用鐵箍箍著。

船板也用竹板砌成，將船面的四處都行罩住，惟中心處留有一個空洞，作爲駕船者的划船之用。

這一切時候都很忙碌著，雨季過了，雲消日現，但我們的獨木艇兒卻還不會搬出洞去。幸而那洞口儘足以容牠取出，雖爲那種目的我們已把門兒脫下了。

我們一心但求完成那只小艇，愈快愈妙，向來不曾留心田中禾苗的猛長，當我們推著小艇兒出去，一見屋外綠色蔚然，嘉禾滿畦，不禁吃了一驚。不過這個並不足延遲我們的工作。小艇的外邊我們快用狗鯊魚皮罩上了，前艙處併豎起了一根張掛三角帆的桅檣。到後來這小皮艇兒取下水時，恍像一個皮球般拋在水面上，行時來得十分的輕快。

但是這只快船在我未把交給弗里士之前，獨自乘風破浪而去，他的母親宣說她願給他製一件浮水衣，試一試她的才藝。我教牠製這可如一只夾底袋兒一般，只留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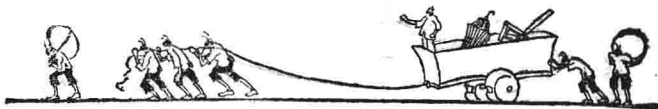


頭，兩手，兩足的空洞。那材料係浸過在印提安橡皮液裏，夾層布則緣邊緊緊地縫住，只留下一個小洞兒漲下空氣，使這浮水衣如氣球般浮起來。浮水衣料原能穀防水的，洞口處則用栓子緊加拴住，因為空氣可使衣者浮起，因此誰都入水無害。

當這工作一邊在進行時，我一邊卻仍有暇時去考察田畝裏的事情，且散放牲口出去，使牠們自由地得喫屋外甜蜜的嫩草。復次，我瞧見由濃雨滋生起來的蔬菜長的蓬蓬勃勃的景象，心裏也不禁生快。禾麥長得鬱鬱般的十分茂盛，雜種的穀子都佔滿在肥田裏了。鴿兒們翩翩地在自由空氣裏邊試翼，而游蔓也是舒綠放翠的纏牽在竹柱上差不多到頂了。

終於一天晴快的早上，大家決定弗里士須穿上他的游水衣，入水去一試。當他穿了浮水衣出來的時候，大家歡聲雷動。原來他穿上這件浮水衣，形狀極其可笑，胸前背後渾如裹著兩個大皮球，看去他好像一個駝子一樣。

但是他舉步向前來，極其莊重，對於大家的笑聲好像漫無經心的樣子，健步入水，



伸開手臂兒好像鴨姆從小河裏撲著向鯊魚島去的模樣，於是一陣歡喊，他掉身向我們撲來了。

我們一躍登船，慌忙掉槳前去迎接我們少年游水者，且齊聲呼喊，慶賀他的成功；但他的一般兄弟們只圍著他跳舞，都笑得喘不過氣來。

他的第一次成功使我們大家歡喜不盡。不管他們怎般狂笑著，那三個弟弟都同聲一口地請求他母親爲各人製一同樣狀式的浮水衣。

當我們到得鯊魚島上的時候，我們同尋那些小羚羊兒，一把把地抓著碎玉蜀黍，榛實，和鹽以吸引牠們到來，原來這些食料，一切的獸類都很喜愛，希望用給食的方法去馴服牠們，而使牠們樂於會見我們。我們這兒那兒到處瞧見這些小畜的足跡和別的形跡，及找見我們曾給牠們築起的獸廄，只見牠們顯然臥在草和蘆葦上的。牠們好像十分馴服，因爲我們放心把牠們留下了。

我們橫越全島，爲找尋意外的食掠品，孩子們瞧見許多美麗的貝殼和形狀整齊



的珊瑚。在岸邊又曾發見大批各種色彩的海藻。那母親欣然拾取起來，她命孩子們幫助，差不多拾有一船艙的樣子。及我們回到救生灣時，我卻瞧見她特別揀選著一種葉兒出來，這葉兒的邊緣生齒，其長約有六七吋的模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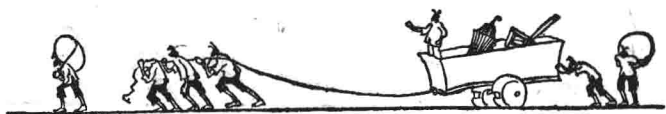
這些她精細地揀著出來，放在太陽裏曬乾了，卻又放在乾爐裏烘過一烘，纔收進儲藏室去。

我見這一切無上的細心加諸那些顯然無用的葉兒上，殊覺詫異而感趣味，最後我戲言道：

「你在大船上的時候這般愛羨著抽煙，想拏這些葉兒作為牠有價值的替代品嗎？」

她聽這般說笑起來了，因為我果知道她痛心疾首地恨著抽煙的，但她卻用同樣戲謔的音調來答我道：

「假如我們把牠們塞在墊褥裏睡了，雖酷熱的天氣也能生涼的呀。」



但我從她一副狡譎的眼色上知道她並無這樣的用意，不過我的好奇心卻愈加激起來了。這種好奇心幸而快就滿足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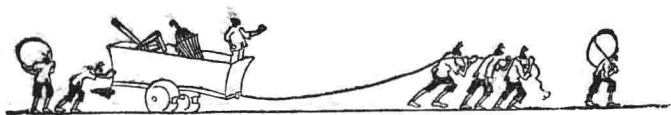
一天暑威迫人的日子，我同孩兒們氣喘喘地打福爾剛巢回到石室來，大家汗流不止，當一坐到陰涼的樹枝上時，妻即給我們拏一葫蘆瓠兒來，瓠裏盛滿的是種澄清明麗的汁水，喫起來又香又甜，清涼無比。那種澄淨的顏色尤其覺得可愛，當我們舀了一匙起來，匙兒沒在汁液裏，照在火光之中好像金蛇般蠕動著。

這樣的奇液我們大家快意地喝了一會，原來這東西不但可口，且是清涼無比，我們對於這個意外的款待果然十分受用著。

那母親在我們的好奇之中，終於啓口笑說道：

「啊親愛的丈夫，這乃是你的廚夫的一種天才呢。這樣的美液便是從以前給你這般鄙視著的海藻葉兒上取來的呀。我歡喜你現在贊成了。」

我答道：「我們果然大家都贊成了。不過你如何會想到牠的？從那兒見到這般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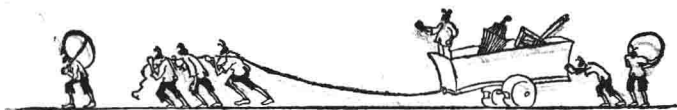
貴的涼水來？」

她答道：「我在好望角和荷蘭朋友相敘的時候知道的，我曾見那里時常製的，那些葉兒和前天在鯊島上發見的完全相似，所以把牠取了過來。把牠們先放在水裏洗淨了，天天漂洗，直到一個星期之後，然後纔加著橘子露，柑汁和糖同沸了數個鐘頭；不過眼前卻沒有柑子，我用蜜和檸檬替代，想是一般清涼甜快的。」

那母親說後，我們同聲感謝她聰明的製造法，孩兒們稱說他們但願立回鯊魚島去，儘所見的這些異草把牠們收集回來。

我欣然偕他們同去，目的在考察前年我們在那里所種植的樹和灌木怎樣。牠們都長得十分繁盛的樣子，誠然，我見這些紅樹和椰子樹兒突然飛長的情形不禁納罕了。雖那些小果樹兒偶然投種在石壁山谷中間的，也聳柯佈翠展著牠們笑的頂兒罩過赤裸裸的石壁了。

此外我們又發見一處新地方，使我們歡喜不盡。



差不多在一處無路可通的地方我們尋到一道清徹到底的泉水，這道清泉羚羊們一定已經發見著了，因為近處印著牠們的足跡顯然分明哩。

在鯨魚島上既發見樹木長得這般榮盛，我們自然而然地會發生這樣一種感想：以為鯨島也一樣地是可開拓的。我們因此復又登船，飛也似的向鯨島進發。看望兔兒一遭也是必須的。

上岸向裏走去不多數步，我們瞧見灘邊長著許多海草，斑斑駁駁，極其美麗，我希望牠們對於我們新殖進來的羣兔可是種好的食料。但及走進島去，雖然並不見牠們的影跡，但牠們所幹的惡事卻快就暴露出來。原來這些惡作劇的小獸兒咬壞了幼樹的樹皮，且把我種下的棕櫚樹枝完全喫去了。椰子樹枝兒牠們卻不會喫動，顯然因為牠們味苦性劣不合牠們的胃口罷了。

為預防這些無聊賴的走獸再行作惡起見，我率領孩兒們沿著這些幼樹的周圍築起一道荊棘籬笆來。在打圍籬的當兒，我留心到也有些海草給這些小光棍們喫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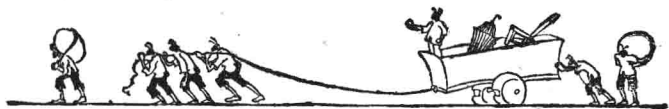
了。我取了一片海草葉兒嘗著，只覺其味十分苦澀，且頗含有溼苔的惡劣臭味；但又有種形狀極小的葉兒卻富有甜味，我深信牠們該屬於甜海草的一種植物了。

話雖如此，我卻拾了一小捆帶回家去，以便回家後洗了更精細的考察著。

我們留下了一份豐富的食物在那里，但在離島之前，我們卻到以前發見那尾大鯨魚的地方去走一遭。

那殘骸仍然留在那里。鳥兒把牠所有的肉類都啄去了，只留下一副鯨骸給烈陽和海風漂得十分白淨的樣子。我們拾取了十一二節的脊骨回去，我想恐以後或有些兒用處。用一根強壯的繩子把牠們貫了，及到得船上，乃將繩尾繫在船兒的後艙，鼓棹回石室去，

我早想製造一種磨子爲研穀用的，據我看來，那些從鯨魚骸骨上取來的脊骨頗足以供是項應用。倘若用石頭或硬木做的碎米機，卻不是我的能力辦到了。話雖如此，用塊木料將這些鯨骨搭在上邊，以爲轉動的樞紐，乃是必須的。



爲這個應用起見，我需要某度粗細的筆直的一條樹幹，便是我們的盜泥也須增添一點。據我猜想，孩兒們大都好獵成性的，但一天有事當我走進屋子去的時候，只見衣納斯獨自沉靜地讀著他愛讀的書籍，他對於一般兄弟們的逐獵事情完全無趣味的。

我不願打攪著這孩子，但立即把陣風駕在輪車兒上走出去了。原來捷克自得了他的旋風快鳥差不多把陣風已拋在腦後了，我帶著弗洛斯和伯郎納兩條狗子，乃獨自取路向豺兒河靠近的林子去。

打豺兒河的橋上經過，一路穿過那角番薯和大芋田畦間，使我大爲痛心的，只見這些禾苗幾乎給某些野獸糟塌完了，從那些足跡上看來，每部分都像一匹豬的樣子。我對於這些犯亂者忿怒異常，便沿著石嶺腳下走去，一直走到老的番薯田那里，但這樣的野獸一匹都不曾發見出來。

我正在失望不知是什麼獸類搗著這樣的亂子時，而狗兒在不多遠的地方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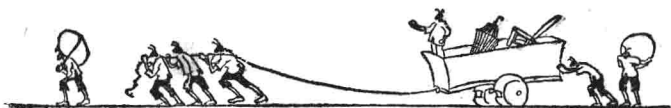


兇猛地吠著起來了。我慌忙趕往那里去，突地瞧見我們那匹老母豬及八匹半家半野的小豬兒，牠們好像長了兩個月大小的樣子。一匹幼小的野豬以前放生的，現在已經長大了，也同在裏邊。

牠們都齧露著牙齒，好像要搏人的樣子，顯的完全獷野了，狗兒們也不敢便向前近去；不過我爲牠們糟塌田畦的忿怒恨恨未息，乃舉鎗開放，一連向牠們開放了兩鎗。三四小豬中鎗跌下了，其餘的大叫大吼，一時間都從草叢裏閃去。我喚起狗兒去追，隨拾起了這些死豬，放在穩車上，仍繼續向林子走去。

我得到林子裏，馬上發見一棵美麗筆直般的樹幹兒，約莫兩尺來粗細，很適合著我的用處。我隨在這棵樹上做了一個記號，以便和別的樹兒識別；既從近處把瓷泥取在車兒上，我取路回家了。

我到家裏，遠在孩子們回家的前面，雖然我也錯過了喫中飯的時候。話雖如此，我吩咐那母親養一只小豬兒作爲夜餐，要如我得有衣納斯的幫助，不愁到晚餐時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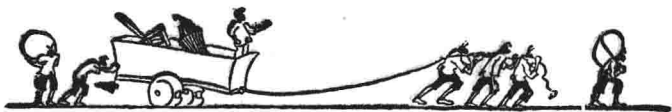
能籌備整齊。

天色很夜了，我們開始著急起來。已而捷克騎著他的駝鳥在前趕到，別些人則騎著捷足和霹靂在後跟著而來，那在後的人們且裝了兩袋獵品回來。

這兩袋獵品立時拏進屋子裏來，打開了一瞧，原來是四匹野鳥兒，二十四麝鼠，一匹袋鼠，一匹猴子，兩匹像獐樣的走獸，半打獺，其形狀和麝鼠兒極像。那兩匹像獐樣的走獸據我看來，極和伯芬所說的黑腹長尾的走獸相肖，那位自然學家將牠題名做獺貓。

當我們在認識這些走獸的時候，誰都沒有注意到弗里士所帶來的那一大捆的有刺植物，如今捷克大聲嚷道：

「啊爸爸，我的駝鳥兒是多偉壯的傢伙呀！牠飛行如風一般；許多次我只見御風而行，不知到得什麼所在呢。你必須給我製一具玻璃眼鏡吧，當牠這般可怕的狂奔時，我纔能瞧得清楚呢。」



我答道：「不，不，我的癡兒。我必不肯給你幹這樣的事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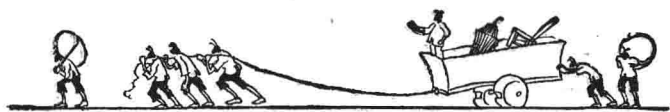
「爲什麼，爸爸，爲什麼你不肯給我幹一幹呢？」

我說道：「第一層：你說這事必須幹，我便給你幹，這在你的兄弟們眼裏看來，我未免太驕縱你了；第二層：凡少年必須自立，若事事依賴著別人的幫助，碌碌成事，必不是大丈夫的勾當。」

捷克默然無語了，弗里士說道：

「爸爸，我們今天有一好成績，快活無窮，帶了一份可觀的獵品回來了；野獸呀，鳥兒呀，植物根呀，以及一大堆著名的好皮毛。我敢要求石室裏的一杯兒的好酒喝，要如不爲過分的話。」

我高呼道：「好呀，弗里士！一杯兒酒你當然有的，因爲這樣成功的日子你自是理當受用著。但我但願你以後每遇這樣出發的事情，不可不來通告我一下。你現在且去照料一下子牲口去，因爲勇敢的武士在顧慮著自己之前，必先想到坐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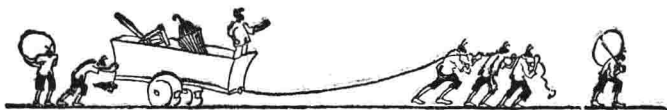


孩子們聽說大家都去了；在這些有用的禽獸飼過食後，那母親乃告訴孩子們今天晚餐上所備的佳殺：烹製的豬肉，生菜食品，和一碟兒的湯汁。孩子們看了，又是好奇又是歡喜，當她一碟兒一碟兒的搬上桌子來，他們禁不住同聲嚷「好」，但來那最後一碟還是一碟兒噴噴香的芋粉布丁和糖呀，菓汁呀及牛油製成的，靠近乃是一壺好酒。這席酒筵果然非常齊整，當我們圍坐在桌子上的時候，我嚷說如此佳殺雖供饗於耶和華上帝及荷馬的諸大神面前也無不可以呀。

當夜食的時候，弗里士對我們敘述他們的獵事。他們差不多花費全工夫，在林莊的近處，用紅蘿蔔做的陷阱餌誘著麝鼠，又用小魚或土蟲餌誘著獺鼠。及聞到麝香的氣味，這些長著如嘴般長的鼻子的動物便陷落在捕獸機裏了。有一部分時間他們用以捕魚，所得到的魚兒便放在石爐裏煮了，作為午餐的。

「那末這些荆棘草作什麼用處呢，弗里士？」我問。

他答道：「我在閑遊中瞧見牠們的，那些荆棘有著鈎兒的，所以我想這種植物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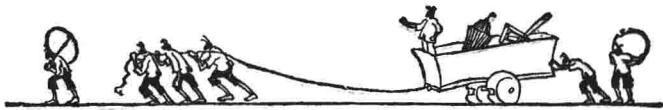


能用做剔毛卽用以梳開獸皮上的毛的。

這個發見使我十分歡喜；不但因爲這東西可用爲如弗里士說的剔毛用處，且有別的許多利用處。

他又曾帶了一棵小檸檬樹兒種在菜園子裏，這使他的母親格外高興著。

我們且決定明天早上收拾這些獵獲品，所以當晚於照常做過晚禱後，便都退去安息了。



第三十四章 碎穀機——豐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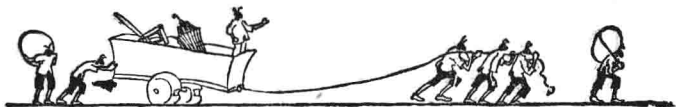
從田獵裏捕來的野獸，剝皮常常是樁討厭的工作，孩兒尤其不表興趣，到後來我
只得想一好方法來，以容易其工作，要如能穀的話。

我因此在儲物所裏去搜尋一番，卻在醫生箱裏發見一只巨大的注射器，這東西
稍加修改，我想極能適合我的目的。我先把那塞子去了，放一活塞桿在管子裏，又加上
兩個活塞作爲開關機紐，我終做成一具打氣機，差不多和打氣筒一般的形狀。

當孩子們幫我料理這剝皮的不快的工作時，我挾著醫生的用器向他們走去，給
他們致一軍禮；他們見了大聲狂笑，口裏呼道：

「爸爸有一注射器呢！這作什麼用的開儀器店，或醫院呢？」

我對於這些笑話並不注意著，靜板板的把袋鼠從地上舉了起來，將後腳倒掛在
樹，就胸腹間的皮間割開了一個小洞。便將我的注射器口插入這小洞兒去，儘我的平



生之方向管子裏滿滿地吹氣。我於是將活塞棒抽上抽下，將空氣漲進袋鼠的皮肉裏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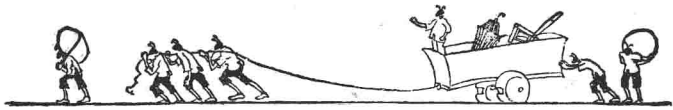
現在這動物的皮肉間每處都浮漲起來了，把袋鼠的形狀改變得十分可笑，我立見那層皮好像完全從肉上分開了，只有不多幾處沒有分開，但並非重要的。於是我用著小刀子，乃把全皮從這動物身上分開，真的又好又快，其時間不及平日一半。

「啊爸爸，多偉大的發明呀！孩子們同聲嚷著。」

捷克朗聲說道：

「爸爸真是一個大計劃家，我真不懂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答道：「這事簡單得很，在一切走獸的皮肉間都有著無數的毛管孔或細胞，做成一種脂肪質。倘這些細胞塞滿了空氣膨脹開來，皮若與肉無所膠連的，乃與肉分開而極易受剝了。這種知識並不是奇：一般野人們多年前早就知道了。當他們每逢捉住海狸或海馬時，他們必先將牠吹漲得滿滿的，輕輕地將牠拖到岸上，那張皮立即剝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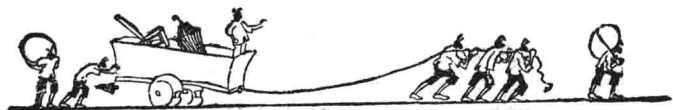
極爲容易。」

自創製打氣筒後，那剝皮的工作乃變爲大大的減輕了，非此將幹一星期的工夫纔完成的，現在只費卻兩天光景我們便幹完了。

這事辦完，我打算明天到林子裏去，憑孩兒們的幫助，將那棵作有記號的樹兒伐下，作爲碎穀機上的木材用項。主意既定，第二天一早我們乃裝著繩索，鋸，斧和別些應用傢具前去了。

在路上我給孩兒們指出那里曾經殺死三四小豬的地方，及田中所受的損傷給這母豬鬧的怎樣情狀。他們欣然幫我收拾殘禾，沿著番薯的田畦周圍築起一道荆棘圍籬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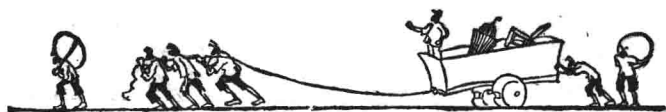
及到得那樹邊，我命弗里士和捷克爬到樹巔去，將那些最高最粗的樹枝兒鋸去，如此這棵樹倒下來時，可不至壓傷鄰近的樹木了。而且就那樹頂上他們又繫了一根粗繩。以便樹兒伐到搖動的時候，扯著繩子可把牠橫在一處適當的處所。



弗里士和我開始在繩子的對過一邊用條垂直線形的鋸子鋸著。我教導弗里士怎樣鋸的方法。這確是一種困難的工作，經過了很長的時間，但當我們把這樹幹未將截斷之前，大家一齊用力拉繩，只聽得樹幹嘩啦啦的響將起來，見牠已經搖動了，終乃緩緩地倒在一處空所，沒有打傷我們，也沒有打傷別些樹木。樹枝與樹根於是鋸了下來，將樹幹截為四呎長短的段木。巨枝鋸成段木作為別用，其餘的小枝兒則留放在太陽裏曬乾，作為柴料。

這項工作整整地佔去我們兩天時間，及第三天上我們帶了兩根小的四根大的段木回來，既得了這些段木，加以鯨魚的脊骨，我不一會兒便將這具碎穀機完成了。我妻先將幾粒稻米去一試；推動小鐵盤兒，只見那些木段上上下下的動作起來，彷彿像車錘的樣子，來得十分得力。雖然如此，鯨骨套在段木的上下兩端，來得又堅又硬，米投下去不多時早就研成碎粉，而得供烹製上的許多用處了。

當幹著這件勾當的時間，我差不多將先前播種麥，大麥及玉蜀黍的畦田忘記了。



話雖如此，有一天晚上我們注意到我們的家禽肚兒都喫得飽飽的，顯然從田畦中宴饗著回來的呢。

這些家禽從麥田裏回來，將我驀地驚醒了，爲前去考察著田中所受的損失如何，我訝見這些禾苗已經很高了，雖然自播子下去不過四閱月光景，穀穗垂垂地都經成熟了。自後我乃知道一年我們可以有兩次收穫了。

這情形看來雖然樂觀得很，但此時我們卻忙亂交迫，因爲我們一邊須立時將禾穀收集起來，而一邊又要防察鯀魚岸或狗鯊魚的到來。

我妻對於這麼繁重的工作十分著急著，原來那番薯與芋根也須掘將起來呢，而她惟怕在這樣偏促的時候裏不能完成了呵。

我說道：「親愛的妻啦，你且不必著急，我知道這樣的事情定能料理得妥當的。第一層，那些鯀魚兒卻還沒有到來呢，你卻忘記番薯在鬆土裏掘起來要遠比硬石的泥裏爲容易啦。此外，這些畦田毋須再加照料的了，因爲泥裏的幼根將後自會發榮滋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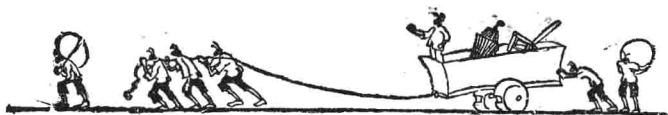


的。」

「至於稻穀呢，我決定採用意大利的方法去刈著，打著，這要比別法節省時候得多。即使我們遭有別的損失，一年兩次收穫在我們也是值得多了。」

我預備在陽台前收拾一處場所，作為打麥場。那地方全是沙土組成，一受陽光曬硬，看來十二分的適合著。時時用水澆著上去，給太陽快就曬乾了，先用棒兒，泥鍬以及我們的槲子打著，於是又引牲口去踏一遍，那塊地乃變成又硬又平和打麥場一般模樣了。打麥場既經告成，我們一天清早起拏了鐮刀，牽著陣風和霹靂，把大籃兒或布袋駕在牠們的背上，到禾田裏去了。

這些孩子當我把意大利刈麥的方法給他們解釋之後，各自驚訝起來，原來這種方法因為節省時間，是我所願意採用的。我教他們儘左手一握兒得握住這些種子多少，乃用右手將麥桿刈下，隨拋在用牛負著的大籃裏，那牛或別些牲畜是給捷克在後邊牽著的。



一會兒他們都聽明白了，由我領頭，同時猛力操作著。我相信我們個個人用力幹的，尤其是一隊中最高大的弗里士和我來得盡力。一天之中，我們的籃兒盛滿倒空有好幾次兒，晚晌那角禾田已經刈完了，我們卻收集得一大堆的麥穗。

話雖如此，我妻卻以為這種方法糟塌得過重了，因為爲鎌刀所不及的，尚有許多短穗子和麥桿留在田裏呢，這些鋪在獸房裏或作爲獸料是極有用的。

我答道：「意大利人乃是世界上著名的農家，他們用著這樣方法刈穀，一邊也爲收取獸料，正是種極經濟的方法。原來不多幾星期草兒長到和麥桿一般高了，他們於是將麥桿和草一齊就地刈下。那些短穗仍留剩在草間的，便將這全體放在太陽中曬著，作爲乾草，因此在冬天可做成意大利獸房中的一種有用的食料。話雖如此，講到打穀，我們必須仍採用古法，因爲除此以外，實在沒有別些法兒可以將穀子取下的呀。」

第二天乃將麥穗一齊鋪放在打麥場上，開始動手去打，四個孩子照常騎著各自的腳力，一行行沿著這些鋪著麥穗的場上奔行著，沉重的獸蹄將穀子踏下了，有些則



雜在塵土裏向我們飛來。

孩兒們時時讓這些牲畜休息一會，不過牠們口邊的穀卻不能禁止牠們不喫了。我妻觀察到這點，自己笑了起來，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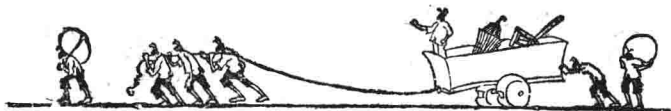
「親愛的丈夫，牠們爲勞苦上時時得喫一口兒的穀子爲圖報，原是應該的，不過我們的倉庫卻是少了。」

我說道：「我們打麥差不多將完了，牠們並不會喫去多少的；此外，這在聖經上註明的：『你不能將踏穀的牛兒箝住而使牠不得喫一口兒呢。』」

當我們收穀起來篩了，我們的一羣家禽聯翼地奔到打麥場上來爭啄餘粒。孩子們眼睜睜要將牠們趕走，因爲牠們拾起穀來非常之快，但我阻住他們說道。

「讓這些同僚啄點餘粒去吧。我們在米粒上所遭受的損失可收補於家禽的發育上呢。」

總而言之，我們實沒有怨恨的理由可得，原來當我量我們的收穫時，我發見我們



差不多近有一百斛的穀子呢，小麥，大麥，玉蜀黍都有。

話雖如此，假如我們需要一年中第二次收穫的，連忙把那角田去耕過一遍，再播下第二次種子，乃是必須的。因此殘餘的麥桿也刈下來了，那玉蜀黍的苗則割下作為柴料。當我們正在從殘桿上收拾著有穀穗的殘苗時，突見一羣鵝鶉和一羣勃姑聯翅撲入田裏來。弗里士手快只打得一匹鵝鶉，其餘的再不能獲得了，原來一匹鵝鶉給打死了，其餘的都各驚心呢。雖是如此，我決定下一次收穫時，接著必是一次鵝鶉的收穫了。玉蜀黍的苗兒和葉兒都堆作為我們牲口的食料，有些麥桿也可做料，惟選擇最清淨的作為牀褥。有些沉澱的柴灰我發見含有鹹質在裏邊，因此這有極大功用的。

在第二次的播種時我決定在田裏加一改變，這遭改種黑麥和燕麥了。據普通的農夫說，這種計劃能肥土質而使多收穫的。

當鯡魚岸到來時，我們的田工差不多幹完了；但我們這次自醃過煙過後，只儲得兩籠的鯡魚。我卻更希望狗鯊魚的到來，因為我需要著更多的狗鯊魚皮完成那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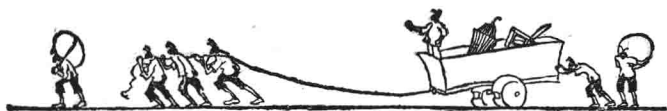


艇呢。我要把甲板鋪成不漏滴水般完固，在後艙上又須造一蓄水池，在船首則放著軍械和食糧。

當這小艇兒造成功了，我備下兩具魚叉，用魚泡漲氣浮上水面，併帶在小船之上。弗里士現在穿著游泳衣，預備坐著這小船兒作第一次海行了，在未上船隻之先，他把空氣漲得滿滿的，好像一只漲氣的田雞一般；於是跳進小艇甲板的空洞裏，擊了櫓預備出發了。

他的三個弟弟見他這般奇形怪狀，都和先前一般的喧嚷呼笑，雖他的母親也禁不住同聲發笑了，雖然牠十分切心於這孩子的安全。

爲使她更爲放心起見，我便又預備那隻舢板，使這母親和我及孩子們跟著他去。我且願緊跟著他，以備危急時得隨時幫忙。不過那隻皮艇兒在我們還未登船之前，櫓聲呀呀地早就破浪兒搖出去了。這孩子爲賣弄他的駕術起見，且故使種種詭術，使他母親吃驚不已。其初，他打槳兒搖到遠遠的前面去；於是故意使這小艇兒在危浪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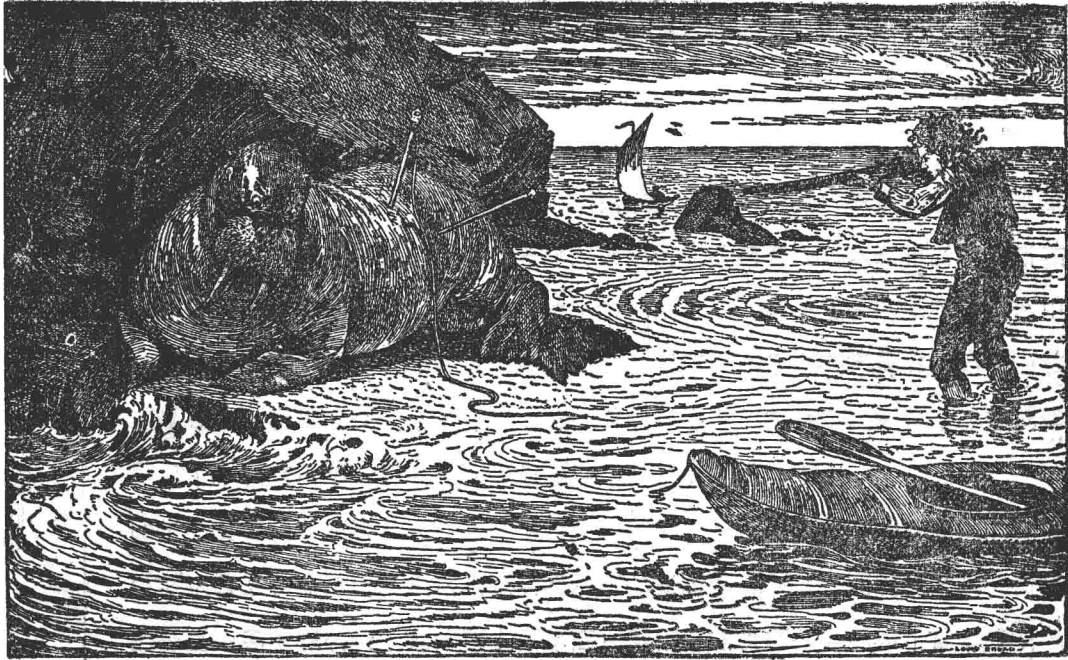
驚心動魄地拋顛著，終於表現出那隻小艇兒太輕浮的不能沒水，乃又完全鎮住了。

因為他的技術卻還不錯，一般兄弟們的歡呼狂叫這般地興奮著弗里士，他乘興鼓棹駛入豺兒河口去，因為速力迅快，在他未曾察覺之前，浪兒已把他帶進海裏去了。

這件突兀的舉動真是出我意想之外，使我不覺驚慌起來，我乃將那母親和小弗倫克拋棄在岸，便偕捷克和衣納斯力向前追。我們的船隻向一帶暗礁處進駛，這些暗礁正是以前大船遇險的地方，因為我感到弗里士正是向那方面進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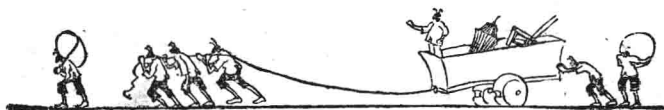
舢板船泊定了好一會兒，雖用著望遠鏡去照，那皮艇兒仍然杳無影跡。到後來我望見遠處空氣裏有薄薄的一縷烟霧升起。烟起處跟後只聽得手鎗聲砰的一響，隱隱可聞。

這鎗聲我情知由弗里士發出來的聲號，我聽了大為納悶，隨即開一回鎗聲，飛也似的向那聲音傳來的地方趕去，心裏快活不盡，原來我知道十分鐘裏定能追到了啦。不到那預定的時間，我們便已瞧見我們的水手了。如今在一片歡迎的聲響中我



上 身 物 動 這 在 鎗 兩 中 連

圖 三 十 三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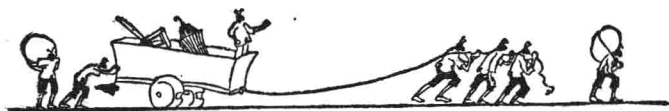


們接到了他，不禁大吃一驚，只見一匹大而未經完全長成的海馬死在一塊石頭上，這顯然是我們少年水手用魚叉兒殺死的了，但這東西因牠太大不能從皮艇兒上帶得回去，所以他須等待我們的。話雖如此，我未問我們的少年冒險者什麼情由，先給他輕輕的一番責備，入海來如此其遠，致引起他母親和我的無限憂灼。

他告罪的緣因說的是因為豺兒河水太急，使他不能停止得住。這孩子繼續說道：「於是我一駛遇到這匹海馬了，這東西看去似乎是種奇罕的贓物，我拋棄了牠，覺得老大大不忍。牠碰見我向我游來啦，我一魚叉正中在牠身上，牠中傷便負著魚叉在背，力向那石洞裏撲去，將皮艇兒也牽著同去了。因此我便擲第二叉出去，以便結果牠性命，到後來我又開放兩鎗在這動物身上，使牠不致損害我及這皮艇有如那條怪蟒損傷著捷克那樣。」

我說道：

「弗里士，你真太大膽了，不知海馬雖通常是種膽小的動物，當受傷時牠卻會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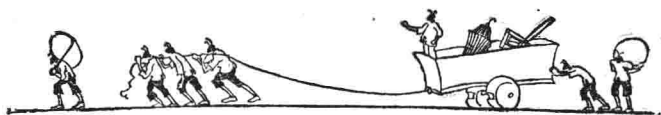


命地向敵人們怒撲的，牠的腳爪又長又利，撲到船上，不管這船怎樣堅固，有時也會給牠弄得完全破壞呢。現在何況你這隻小小軟弱的狗鯊魚的皮艇兒？我感謝上帝，我兒，得你安全，真勝似一百匹海馬給你帶回家來了。便是現在我對於這匹海馬也不知取怎樣辦法好啊。這海馬至少總有一丈四呎長啦，雖然從牠短短的爪子上，我相信牠還沒有完全長大。」

弗里士朗聲說道：「啊爸爸，這東西放在你的船上給帶回家去，也太過沉重了，我至少歡喜把那長兩只白牙的海馬頭保存下來；我把牠放在我的皮艇頭上，將來可給這小艇題名做海馬。」

我說道：「我也很不情願把那些美麗的牙齒白白拋掉著。但我們該怎麼辦，便趕快地辦吧，因為天氣陰鬱鬱地，預示我們有暴風雨來呢。」

捷克大聲說道：「爸爸，不要把那頭割碎吧，這安在小艇兒上好像很美麗的呢。」
衣納斯說道：「一會兒這東西將會腐爛了，裝在這遊艇上，恐給那冒險家不美的



氣味吧。」

弗里士說道：「不是這樣說，這必須先掣回家去，洗淨曬乾了，好像我在故鄉鎮上所瞧見的陳列品一樣，要硬得像木頭一般纔可呢。」

衣納斯說道：「爸爸，這些動物不是北方的土產嗎？」

我答道：「照例是的，但這匹海馬許是南冰洋中的出產，那里也同樣寒冷的；在好望角還有種小種的海馬，叫做儒艮呢。」

說話間，我們已把那動物的頭從石頭上拖向船邊來了；一面弗里士在拔著魚叉時，一面我卻斬著海馬頭下來。弗里士稱說帶了一把斧子，一枝鎗和一隻航海羅針在船上，以便航海者給風雨飄打出去時，得明悟方向，這是必須的。我極爲贊成，允許他下一次這些東西可便帶在船上。

在將海馬的事情已經辦完後，便將那頭放在舢板船上，我命弗里士獨鼓著槳兒跟我們回去；但他卻願獨個兒趕先回去，在水面上自己將他的功績報告給母親聽去。



轉眼間他飛掉前去了，我們懶洋洋地跟在後邊，但遠不及他那麼樣快。

黑雲早就可怕地密集在天上，現在狂風暴雨突然猛發而來。弗里士在我們面前已經去遠了，我們不見那船的一點影踪，尤其在雨色迷濛中，猛浪暴吼中，看他聽他是不可能。我們慌忙將各自的泗水衣的塞子塞住，用皮帶縛住在小艇兒上，以免給暴浪衝去。

我終見沒法駕馭得這舢板船了，只得驚疑相半，將自己和孩子們委託給上帝。話雖如此，我力自鎮靜著，不使我的驚惶給兩個孩兒瞅見，但時時用上帝的恩惠和希望去鼓勵他們，因此他們無疑要比我感到安慰多了，因為他們有我為保護者啦。

卻說風浪愈起愈烈，終至於十分兇暴。浪兒起得如山一般高著，好像上與迫壓下來的黑雲相接。電光閃閃的，如金蛇一般在浪花中忽來忽去。暴浪兒一個個地向我們撲來，成沫的浪花砰然地打在我們的小船上，大雨傾盆降下。

一時兒我們拋擲在巨浪的頂上，一時兒我們又墜落海中好像到深谷探險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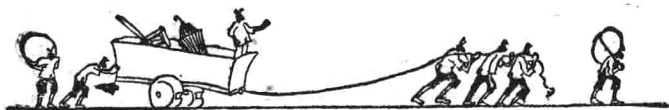
般了。但我們的小船卻進行得極其順利，船質輕浮，入浪不沉，因此雖在沫浪的底裏，只許將櫓兒掉著，輒得轉入正道呢。

在萬分危急之中，我頗想我們的船隻到風止浪靜的時候可保無虞了，但最大的焦灼卻還爲不知道弗里士的命運如何。真的，我完全沒奈何了，只得默祝上帝，便是天意命我兒失險的，這也是無可奈何。

在這些地方暴風雨的靜止也和牠們來時一般突兀，雖然此時猛浪仍一個個地向我們怒打而來，然而一會兒雨止天晴了，使我歡喜不盡的，卻見我們已給暴浪打進救生灣來，而且很靠近在石嶺與鯨島間的小河哩。

既感到安全，我不禁對於上帝保護我和孩子們感激無既。當我及進得海灣，我的另一種感激心復又起來。原來我們遙遠地望得見那母親和小弗倫克及弗里士三個同跪在灘邊，無疑感謝弗里士的既經脫險，而也祈禱我們出險呀。

當我們遇到時，互相以臂相摟，知道我們得救了，一種歡喜的情狀實在不是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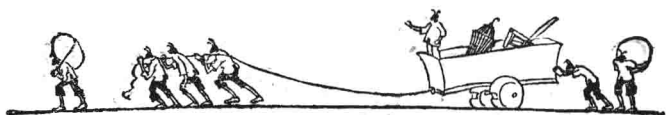


所可形容得來。在我們既經一齊跪下，爲這次僥倖的得救向天帝道過謝後，我們乃急回石室去更衣，且煮酒壓驚，大家敘談著方纔所遭遇到的危險。

既這樣地接過力後，那舢板船即被拖上岸來了，用了一匹牲口，連船帶貨（有那海馬頭在裏邊），從滾木上拖進石室裏來。

弗里士和衣納斯兩個也取了那皮艇兒上來，這兩隻船相傍地放在我們山洞的口子邊，原來這山洞正是我們從前所發見的，擊穿了進路，使我們把一切需要儲藏的貨物都放在裏邊。假如我們在火鶴區沒有造這船塢，石城的廣大固也足容納這舢板的。海馬的頭也帶回工場來了，既加洗淨曬乾後，便裝飾在弗里士的皮艇兒上，使顯露出一種最奇異的形狀來。

那大雨在這樣時季裏降落，早把那兩條從山邊發源的溪澗漲滿了，在幾處所在，尤其是福爾剛的靠近地方，河水溢出河岸，淹毀田禾屋舍，使我們不得不加以補修。豺兒河雖然極其深邃，但水溢兩岸，使我們的橋樑見危，福爾剛巢的根基也差不多浸浮



了。

有一天兒，我們當經過從山邊一道清泉澆澆地瀉到豺兒河去的地方，卻見地上有著一大串的漿果在着，有些血紅的，有些黑棕色的，都沒有比普通榛子更大，上邊卻飾有一簇小小的葉兒。

這些漿果的形狀，來得十分美麗，孩兒們懇摯地將牠們聚集攏來嘗喫著。結果味道都不很好。只見口裏生出一種辣辣的感覺來，使他們吐之不及，這種味道可說是他們貪食的一種懲報啊。

我注意到活獅先生對於這些漿果並不試欲一嘗，假如我不從這果兒的形狀和氣味上認出這頗肖像著丁香，差不多要想牠們含有毒汁的了。我對於這宗發見大為歡喜，卻教孩兒們可多多收集著，帶給母親去。她得了著實歡喜，決定在本處移植一棵，原來在胡椒未長成之前，這些丁香可用以替代著烹製哩。

我們的河岸邊原有著鮭魚和鱧魚的行道，因為大雨的緣故，河水泛溢，這行道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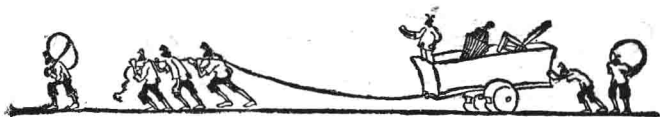
更伸入內地，如今卻供給我們大量的魚兒。我讀過匈牙利及別些近於騰伯河的國人，曾用在河水泛溢到的田疇裏散下麵粉來引誘著魚兒的話，這方法不但足以引誘魚兒到來，且引誘到淺水裏也更易捕取著。我因此採用這方法了，所得的鮭魚和鱧魚無數，因此從鱧魚取下的魚子和魚膠也是最多。

我們的日子這幾時一向過得十分安靜的，惟一天月明之夜，我突受狗兒嘍嘍的嗥吠聲所驚醒著，狗吠聲裏且嘈雜地雜有什麼咆哮聲，狂叫聲和腳步聲。我立自幻想，以為這當是一羣豺呀，牯牛呀，熊呀，野豬呀混亂著和我們的狗兒搏戰了。

我抓了件衣服，慌忙從牀上跳起來，拏了手頭的一幹鎗在手，直衝到洞門口去張望一下，原來這洞門的上半一面爲通室外的涼空氣，一面爲向外邊去張望張望，晚上常常是開著的。

如今我瞅見弗里士也從他臥室的窗口裏透露出頭來了。

他說道：『原來是爸爸。地下什麼事呀？』



我答道：「不必驚惶，我信那些討厭的豬又在作惡了，狗兒們在追牠們去呢。我們快去，但不要殺死牠們，要如能殺的話。」

弗里士默然無語地從窗口裏爬著出去，只穿著一半衣服，我們急急地向搏鬪的地方走去。果不出我所料。羣豬正狼狽地從橋上走過去，有兩匹狗兒銜住了一匹野豬的耳朵，還有些狗兒則去逐著其餘的小豬和那母豬。我原不想打我們的狗兒的，但不打卻不得那匹小野豬的自由，於是使我不及注意，這一羣的豬兒都逃過河去了。

自從每夜野豬來到番薯田中之後，我和孩子們從不會忘記把攔板擋住入口，但這些蠢豕卻用牠們的狡譎從板裏過去了。攔板仍然存在著，而這些豬兒卻魚貫而入，原來板間的縫頗闊，大足以令小豬們進去著哩。

我因此決定明天一早起來，同弗里士去築造一座活橋，這橋每夜能殼吊起，以備後來時時杜防這些不速之客到來。



第三十五章 吊橋及土狼

第二天早餐的時候，我給孩子們和那母親訴說我們夜裏的事情，並對這後者說起築造吊橋的話來，她極爲贊成，幼孩們也同樣地快活起來，他們希望對於這樣新而有用的工程許或可以幫忙。

我們開始在河邊石室那里豎起了兩根強固的木柱，在這兩根木柱中間，接近地面處，我一疊而前釘上了二塊板木，再加上第三塊木料，作爲同樣的效用。我們於是將這些柱木釘緊在一起，使做成橋板比以前僅僅乎鬆鬆地鋪上的要安穩也多。

在這兩根木柱的頂上，我們復釘了兩根堅固的木棍，掛上鐵圈兒，圈兒裏繫著兩根粗粗的鐵錨索，下邊挽到橋板的那邊頂點。這麼一來，當把木棍這端一拉，那由錨索掛在木棍那端的橋板便會平空地吊著起來，反之，若將木棍這端一放呢，那懸在木棍那端的橋板便會垂下去鋪在地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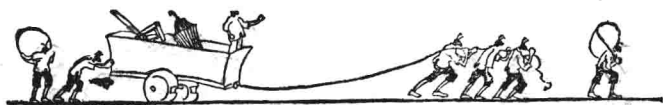
我們這這樣做成的吊橋，工程約佔有兩星期的光景；所造成的橋雖然粗劣不足道，然而我們對於這種建築已很快活了。



第 三 十 四 圖
 除此以外，我們差不多感到晚上可以稍安，不受野獸們的襲擊了，

原來這些野獸看來似乎在島遠處比這里更多，我們如今卻有石嶺和豺兒河將牠們隔開，有救生灣沿岸的巨礮作爲保護呢。

孩子們大家歡喜爬上新橋的高柱上，去張望面對面的原野。遠遠地他們隱約可



以望見林莊的成羣的縣羊和羚羊，這些是他們以前從綠村趕去的。有時候這些羊兒也會走到林子外邊來，但一見到給人家觀察到了，牠們乃如飛地奔去，轉眼間一點影跡不見了。

一天弗里士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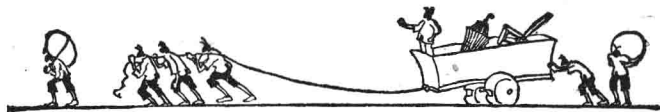
「這些美麗整齊的動物終不能馴服著，和我們做伴有如我們那些家畜那樣，這是多可憐呀！」

衣納斯說道：

「這也不難，假如我們有一片牛舐地在這裡，如他們在高奇亞所有的那樣，這些羚羊兒便快會到來了。」

「怎樣叫做牛舐地呢？」弗里士說。

我答道：「這原是一塊天然的地方呀，弗里士。因此我們這兒卻是沒有，雖然有些地方和故鄉叫做鹽舐的，將鹽和砂混在一處以吸引著野獸們，自然有的。但在亞美利



加洲這樣的地方可真著名，那些都是自然成功的，場有數畝之廣，差不多含有一半的鹽粒。一切動物不論家的野的，都喜嗜著鹽。」

弗里士說道：「爸爸，這樣的一處場所我們能不能鋪設起來呢？」

我答道：「要如我們能彀得有一份潮溼的泥土，我自無反對的；至於鹽我們鹽洞裏當能供給得來。」

他們齊聲說道：「啊！那真是件快事啦！我們可以吸引著許多動物來了，也許能彀馴服著牠們呢。我們怎樣去動手幹？」

「好，我想必先教你們幹好另一樁事吧，原來我們需要著一大份的瓷泥和幾根竹管作別種應用呢；因此我們明天預備出發得愈好卻爲愈妙。」

孩兒們走散了，聽說有另一次遊行很是歡喜著；衣納斯走去尋鹽砥的一處妥當地方，捷克則對於鴿子懷抱一種秘密的計劃，弗倫克卻宣說他早把那部老車兒預備好了，立即從洞裏拖了出來。



此時那母親知道有另一次遊歷了；但她最大的駭異卻爲弗里士的閒話引著起來，原來他向她索取肉餅作爲路飯呢。

她大聲說道：「肉餅嗎？那是什麼呢，你們要了作什麼用呀？」

他答道：「做我們的路飯呢，媽媽。加娜大的皮貨商人常帶了做長途旅行的，而想是最美的食品。」

她答道：「但這東西怎麼做成的呀，我兒，或怎樣取到那原料呢？」

他笑道：「啊媽媽，你自有著原料呢，不過我卻不願多給你煩勞罷了。肉餅能取著熊肉，拌著任何的肉及小粉和蛋做成的，一經烘熱了，便香美無比的。要如你給我這些肉屑，我自己自能料理的。」

但母親一聽懂這怎樣製法的話，果極願幫忙的，天色未晚，足供兩日用的一大份肉餅早經做好了，乃同別些食糧一併安放在袋裏。這遭這些孩子所預備的傢伙，乃是：袋，籃，繩，繩具，鳥網，以及無數的鎗呀，器具呀等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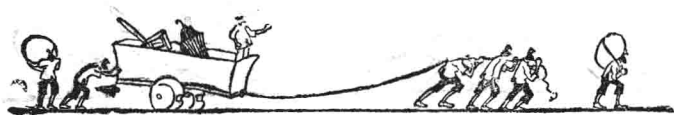
好容易第二天早上到了，早餐急急忙忙地用過，一部有輪的車兒上放著弗里士的皮艇兒，營帳，食料用具，以及其餘諸物。

當他們在裝車的時候，我暗暗瞧得捷克偷偷地將一對歐洲鴿子藏在籃兒裏。牠們乃是又大又黑又美麗的鳥兒，眼邊有著一個紅的圈兒，這鳥兒要如我沒有錯誤的話，正是伯芬所名做的「蘇丹鴿」呀。

我暗自沉吟道：「現在，這小小者有這作爲他午餐的替代品了，假如我們的肉餅不合他胃口的話。話雖如此，這對老鴿兒肉頭堅韌，味道卻不很鮮美哩。」

那母親需要著安息，這遭願意守家，衣納斯暗底裏早和弗里士和捷克喃喃地密議過數次了，今聽得母親的話兒，也願同守在家。爲決定這所引起的爭執起見，我立意決定在家，想利用衣納斯的幫助，製造一具榨糖機，這是妻所久經渴望著的。

因此，決定這大哥和兩個小弟獨去了，他們欣然出發——弗里士和弗倫克跨著陣風和霹靂駕著車兒前行，捷克卻騎著駝鳥，後邊跟了弗郎和伯郎納緩緩相從。



我望著他們一直安然地走過新橋，沒有影踪兒瞧見了，方纔回來。

製造糖磨雖然得到衣納斯和他母親倆人的幫忙，卻佔去了我所有的一切工夫。不過我卻用不到饒舌來細加描述，因為這大致同我先時製造的磨兒很爲近似，現在我且敘述一番孩子們的行跡吧，這要比我的事情遠較有趣味呢。

第一天的夜晚到了，我同妻坐在陽臺上，妻在縫衣，衣納斯則靜坐納涼。我們的話題一時轉落到我們少年旅行家去了，大家納罕他們將有著怎樣的冒險事兒。話雖如此，我卻見那母親似乎不勝焦灼了，當我們最後安息時，她但願這三個孩子得安然抵家。

「啊，媽媽，他們沒事的呀，」衣納斯當說的時候，我注意到他眼睛忽然一霎，使我立時悟到這同他哥哥們定然有著秘密的計議的了，只是他一個人知道著的。

第二天極早的時候我只聽見衣納斯息息索索地翻起身來，但直到早餐時分，他方纔顯現出來。必恭必敬地擎著帽兒在手，端然走入，假裝著一副十分端莊的神情，從



手裏遞了一封書信給我道：

「本區石區郵務使敬獻辭給貴府的男女主人，希望貴主人原諒敝人不能早將賽納·康佛和捷克生·勃的書信呈覽，因為昨晚遞交來已經很晚啦。」

當我伸手接信時，他重又鞠著躬，靜靜地立了等待我的念讀。

我拏了這信在手，聽了這一篇奇怪的談話深為詫異起來了。同時我瞅見妻也臉色慘白著，茫無主意的樣子，所以我便啓口道：

「這是怎麼一回的事呀，我兒？」

衣納斯朗聲說道：「爸爸，沒有什麼，不過玩耍吧了，你如念了這書信，便知道這個戲謔啦，同時請媽媽給我早餐喫吧。」

聽得如此說法，這些孩子這般鬼譎地安排著的密計，如今我也得概見大端了；不過我仍止住我的疑心，卻打開書信，朗聲念道：

「澳洲大使敬致書於石城，福爾剛巢，林莊，甘蔗林及希望山的總督座前，併問安



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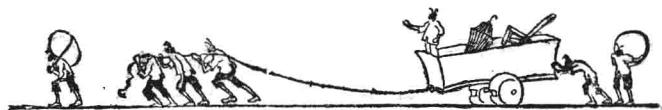
「最高貴，敬愛的同盟：茲聞一不幸消息，貴處有三位無賴少年突然與師敵邑，敵邑聞之，不勝惶懼。竊以爲疆各有分，各宜安守；興師行獵，豈無騷擾；自貴師光臨，敵邑恐雞犬不得安靜矣。」

「又有警告者：貴邑內出產可怕之狼，兇頑貪婪，無所不擾，願貴總督一注意及之，茲其中一匹已闖入林莊羊羣中爲害矣。」

「今敬獻此書，恪望鈞座仁慈爲懷，召此三可怕少年回國，不得再擾，以緝公誼；且切望大興貔貅，速滅境內貪狼，以爲安謐。臨書神馳，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敵使非列伯，

當我讀住口的時候，衣納斯哈哈大笑，捧腹不已，他驀地從桌子邊衝將出去，開始大舞特舞起來，一封小小的書信從他袋裏墜落下來。我正要去拾，卻早給他手快拾去了，他一把抓在手裏，口裏大呼道：



「這是一封從林莊遞給我的家書呢，爸爸，但看起來卻更像非列伯先生所發來的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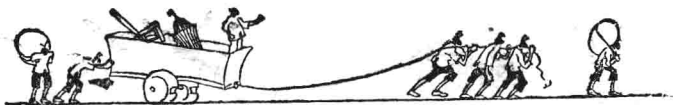
我正色說道：「你其實使我迷亂著了，是不是弗里士當離開的時候，特意留下這封信來命你交給我的嗎，或果真發見有土狼的踪跡呢？」

衣納斯說道：「說是卻是不是，說不是卻是是的。原來你爸爸方纔讀的那封信是昨晚由傳書鴿寄來的。不過當晚時候已冥，我不能得到吧了。另一匹鴿子今天一早將這封信綁在翅子上飛來。我如今一個字兒，一個字兒的念給你聽吧。」

「最摯愛的父母和弟弟：一匹可怕的土狼在林莊殺死了兩匹緜羊兒和一匹公羊。我們的狗兒去捉，聰明的弗倫克一鎗命中，立便將牠殺死。爲剝狼皮差不多費卻我們一天的光陰。狼肉全然無用的。」

你的兒子與兄 弗里士謹上。

本月十五號從林莊發。



我笑道：「哈，哈！這原是獵人普通的通訊了。謝天謝地，關於土狼的事情卻了結得這般順利。牠定然從河道中新到林莊來的了。假如牠在那里已經久長了，牠定會將我們的羊和山羊兒喫完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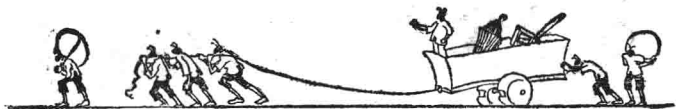
那母親說道：「我希望孩兒們必須小心爲是。我但願他們立即回家，或趕忙取他們回來吧。」

衣納斯說道：「還是等一會兒好，親愛的母親。無疑今晚還有一封書信傳來的。」他說後笑了。

那日晚上，日色未暝，我們瞧見一匹傳書鴿飛到牠的鴿籠裏來了。衣納斯爬將上去，只見一封信鬆鬆地繫在牠的翅上。這顯然是極簡潔的：

「一個恬靜的夜晚——今天早上很熱——在林莊湖裏行獵——獲一黑鵝，一蒼鷺，幾匹鶴鶴——不知名的野獸逃脫了——明天到希望山去。敬祝康健。」

弗里士，捷克，弗倫克。」



這封書信安慰著那母親的心確然不少，因為這使我們相信在那鄰近並沒有土狼出現了。雖是如此，這種敘述卻還嫌未詳，我們感得必須等待孩子們回家時，親加訴說，纔能明白。

及第四天飯後不多時，另一匹傳書鴿將著下面的書信到來了。

「河邊的欄柵業已毀折。儘甘蔗林所有的地方都經無用了。烟房也經毀壞了。甘蔗被撕得七顛八倒。到處只見巨獸無數的足跡。親愛的父親呀，快來給我們幫助吧。我們既不敢進，又不敢退呢；雖然我們眼前都平安著，卻不知道怎樣的禍害將會到臨呀。我念了這信，再不敢遲緩下去了。我立即將鞍子加在野驢背上，吩咐妻子明天早上可帶衣納斯來，道後，一躍上馬，加鞭前去。

普通六點鐘光景的行程，現在我居然以三點鐘時候到達了，孩子們及見我趕去，都大聲歡迎。我到時親自去考察所有可怕的毀滅景象，立即明白那些泥上的巨足印跡原來是象的，牠們這番騷擾真可悲極了。



以前我就河邊狹口裏所豎起的粗木桿都像蘆葦般倒折在地上了；一林樹木我們種了爲夏季納涼的，無論是樹根，是樹枝，都給毀壞。竹林裏嫩竹枝喫的被喫，糟場的給糟塌了。誠然，這些象隊似乎還有別些動物伴在一起，因爲我見地上還有幾處較小輕圓的足跡在著，看去彷彿是屬於河馬的樣子。

我們集了無數的乾柴，以便晚上沿著帳幕邊燃燒，用以防護這些野獸乘夜前來襲擊。弗里士和我呢，則將軍械戒備著，在黑夜中全夜廝守著。

第二天差不多晌午時分，衣納斯和他的母親到來了，用那匹母牛拖著一部車兒來，車兒上裝滿伙食，足供久用。這原來是必須的，因爲當我們一到將隘口裏的柵門修補好，我們就會在鄰近的地方造起一間屋子來的。

及把柵門修好，我很贊成弗里士切心似的意願，以爲我們可造起一所涼屋來，樣式當依照更加加土民的樣兒。

爲替代著四根屋柱起見，我取用四棵美麗的樹兒，成四方形的樹立在那里，每棵



相距各約十二呎光景。

離地約莫二十呎光景，卻用四根強硬的竹頭橫攔在這四豎柱上，以便架放地板。便在這樓板上編了若干薄竹板，作為牆壁，併將屋內分成一間間的小房間。那些樹裏邊一面的樹枝兒一半割掉了，一半則盤繞在竹頭上，用以杜塞漏縫；至於外邊面的樹枝呢，我允許留存著，用壯觀瞻。

為做那屋頂，我們將樹上細枝兒環折到竹牆上，罩滿過來；上邊則安放樹皮，用以防雨。至於樓梯不過用塊厚板鑿成若干梯階罷了，傍邊懸掛了一條繩索，當上梯時作為幫扶之用，彷彿和船邊的梯子一樣。

樓下的所在則分隔為獸房和雞埕。在牠們的前面，照福爾剛巢的樣子，將地板放長，築一陽臺，陽臺上作門貫通內室。這陽臺我們得用做觀望臺的，因為四邊的風景極其美麗繁盛呢。至於馬廐和雞埕的牆壁則用椰子樹枝，截齊了互相接連在一起，只留下一個空洞作門，上加欄柵，這效果很好。



這工作使我們一個月內日夜未敢懈怠，但孩子們在這期間曾經幾遭去看望福爾剛巢和石城去，考察我們那里的禽畜如何，且報告所有的農藝情形怎樣。我們每到晚間休暇的時候，也有餘興聽聽他們那四天可紀念的旅行故事，這必須在下章敘述了。



第三十六章 弗里士講他們旅行中的冒險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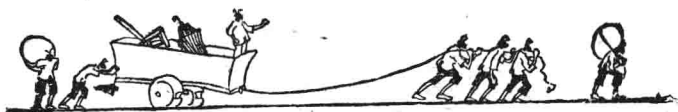
那晚選作講這故事的乃是又安又靜的一晚，我們把涼室會造得這般成功了，現在至能安坐在新的地板上泰然地諦聽著了。

我說道：「我眼望你們安然地走過那橋去的，不過因為你們的遠離我總是不能放心呀。」

弗里士說道：「是呀，爸爸。不過及你收到郵信後，情形便老不同了。」

「自然囉，這信確解了你母親和我自己的許多煩惱，至少在接收牠們的那天是這樣的；真的，我深感謝你想到這樣的通訊法，尤其當你念念地想起送給我的時候。不過你怎能發見出這些傳書鴿出來的呢？我倒並不會注意到我們有著傳書鴿呢？」

弗里士說道：「衣納斯把牠們發見出來的，牠們給描寫在自然史上，據說是又大又黑的鳥兒，紫色的頸項，眼邊有條紅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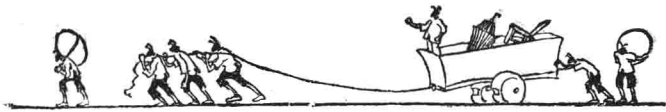
我答道：「啊，是了！我瞧見你們取這四匹鴿兒去，心中早已暗暗納罕，而且好笑，因為我知道牠們的肉是韌而不足食的。不過時見你們敝首密議，我料想這裏邊定有著故事呢。」

弗里士說道：「爸爸，這裏邊果然有種極有用的秘密，不出你所料的。但現在讓我給你講那土狼的故事吧！」

「我們一路走到林莊去，安然無事，及到得林莊，使我們大為驚異的，卻聽得蘆葦叢裏有人類狂笑的聲音發出，那聲音似乎把一般牲畜驚恐得十分可怕。狗兒們本來走在前邊的，現在卻退回來大聲狂吠，鴛鳥負著騎者，狂奔亂竄地躲到稻田裏去了。」

「我對弗倫克說道：『這兒定有著甚蹊蹺事了，弗倫克，你且把鎗預備著，我乃可以將這些牲口駕御著，不要遠離開我去，讓我們瞧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亂子。』」

「弗倫克立即把手按在鎗的機關上了，當我緊緊地將野驢和牛拉牢的時候，這勇敢的小傢伙已躍馬到叢草邊去查察著，只見四十步外正有一匹土狼縱著牠的利



第 三 十 五 圖

爪，擒住方纔給牠殺死的一匹縣羊兒，而吃吃地笑著。此時狗兒們卻從弗倫克身邊一衝而前，便飛竄向那可怕的野獸狂聲吠著；但在牠們不會趕去之前，弗倫克的鎗早經開放了；一鎗打的正中，從牠前腿穿過入於面頰，這怪物登時倒地死了。

「我及聽得鎗聲，忙把著驚著的牛兒繫在樹上，前去幫助弗倫克；但是謝天謝地，我走去無用；原來那兩匹狗兒早經衝到土狼的前面，將這東西咬住，當我同弗倫克趕去的時候，只見土狼已經死透了。這是給我們勇敢的伯郎納咬破牠的喉嚨，將牠結果了的。我們同聲



嘯賀，捷克騎著駝鳥也趕來了，當他一見這樣四死獸躺在地上時，心裏怎不吃一大驚？原來這動物正和野豬般壯大著，從頭至尾，夾背有著一條黑花紋。倘若狗兒單獨的時候，這般兇惡巨大的猛獸決不敢冒昧去殺的，以此愈見得我們的弗倫克是神勇無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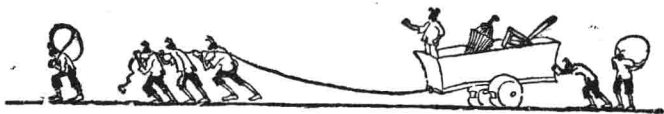
他的母親說道：「雖然我歡喜著弗倫克的大無畏的精神，我想起時都爲之戰悚的；這事端的做得太魯莽了。」

這孩子說道：「媽媽，當這野獸即吃吃地笑得這般可怕的時候，也毫無足駭怕呢；我本想當牠喫時下手的，不過兩匹狗兒衝去，時已不及，幸而一鎗命中，得到這樣漂亮的掠物我實在覺得歡喜不盡的。」

「那末，捷克，你怎樣駕馭得這駝鳥的呢？」那母親問著。

「啊，我罩住他的眼睛的，當笑聲止了，牠的驚恐也就止了。」

弗里士繼續說道：「剝皮卻是一件難事，爸爸，我們頗希望你帶鐮刀來幫助我們，



但狼皮比到熊皮卻更爲粗靱。這是我們第一天的工作了，當我們回到林莊時，我用傳書鴿帶信給你了，這是你所知道的呀，爸爸。我們在帳幕裏喫過夜飯，乃躺在熊皮上作睡，四周則點著柴火，三個人輪流地值夜。

「我們決定於第二天到黑鵝湖邊去探險，我到近岸的地方則坐著皮艇兒，捷克和弗倫克卻在淺水裏慢步相從，經我數番催促回去，他們纔向一高竹林走去。

「我甚願捉得幾匹活的黑鵝，一登到皮艇兒上，便瞧見兩匹老鳥及牠們的雛鳥了。我捉得牠們，極難措置，原來那些老鳥兒將翅子撲打我，險些兒船兒都給攪翻了，雖然如此，我終把牠們安靜下來了，爸爸，你知道我將牠們用繩子繫住了翅子，拖上岸來的呢。當我們把牠們養馴時，放在救生灣的鴨池裏或是豺兒河裏不很美麗了嗎？

「在既得黑鵝的不多時後，我們瞧見岸上立有一匹美麗的鳥兒，長足紫胸，頭上則有一個紅冠兒，十分可愛。我一繩鎗正套在牠的頸上，牠雖猛力掙扎，卻終做了我的掠品了。我想這是匹蒼鷺呢，爸爸，至願牠能殼活著下去而成做家禽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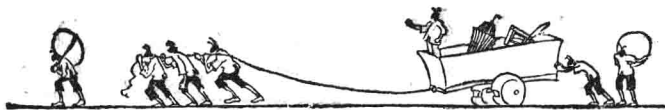
「但此後我卻猛吃一驚，雖然還沒有嚇得如步行著的兩個孩子那樣：原來一個奇醜的巨怪突然從草叢間衝到他們面前，嚇嚇地大聲怪叫。我們完全嚇昏了，倉惶間永想不到開鎗啦，直等牠到過去之後，牠渾身棕黑色，頗像一匹小犀牛般模樣，不過沒有長牙，而管嘴和上唇卻是這般的長——一種最醜惡的動物；這是什麼東西呢？」

我答道：「據你所描寫的，弗里士，我信這動物乃是獾的一種。這些動物常盤佔在南美大河的岸上，不過牠們純然無害的。」

弗里士繼續說道：「其次一羣鸛鶴到來，恰當我們到得禾田的時候，這些我們用著箭子去射了。爸爸，這是你所知道的，有四五匹跌著下來，不過其中兩匹特殊不同，有著更大的翅子呢。」

我答道：「我看過一回了，孩子。這些是米定鸛鶴，其中一匹卻是舞鶴，因為牠的足股時常作著有趣的活動，差不多和跳舞一樣呢。」

弗里士又說道：「那天晚上我們回家來雖然覺得十分疲乏著，可是喫著冷豬腿



呀，薯餅呀，以及在灰中燒熟的番薯呀，都十分快活。飯後空時，我們且去採著佛手和別些果兒回來。」說到這裏，這孩子又對他母親說道：「但是媽媽，你對於肉餅說的話兒果然不錯：這東西並不好喫，因此我們都給狗兒喫了。」

他母親笑道：「我早料定你對我說的話兒未必準確。不過我們異日可以再去一試，或者可以更成功，亦未可知。但弗里士，你且講下去吧。」

弗里士乃說道：「第二天我們主意到希望山去走一遭，不過一到得那柏樹林中，我們卻瞧見有一羣的猴子蹲坐在樹枝上呢。牠們唧唧地一時都向我們齧齒，摘著柏實雨也似的向我們投來。我們只得左閃右避，以躲開牠們投擲。後來及我向牠們用鎗轟擊了數響，好容易纔將牠們趕開，我們乃得安然前進。」

「但當我們到得希望山時，只見怎樣一種毀滅的景象顯現出來啊！啊爸爸，打你來後，我們一向太過忙迫不及指給你去瞧吧；當你瞧見時，又不知要怎樣的痛心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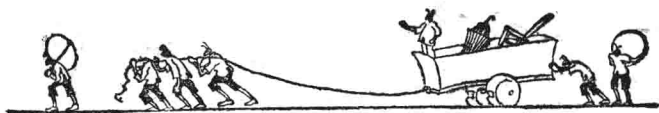
「每一處地方都給那些可怕的猴子折傷毀壞了。我們只得把牲畜從車兒上解



著下來，卻是不能將貨物卸下。那間茅亭已經沒有了，我們不得不搭營幕，作爲寢室。雖然如此，我決計要將這些可惡的野獸撲滅著。

「我們原從林莊擲有羊乳來的，如今放了一些在椰子殼裏，並投有棕櫚酒和稻穀在裏邊，一連幾只，都是如此。爸爸，你先前曾給我一壺大戟樹膠，以備不時之需的呢，我如今便在每只椰子殼裏滴下了幾滴毒膠下去。收拾既畢，乃將這些椰子殼兒齊掛在附近的小柏樹上，卻又將幾只安置在別些樹根上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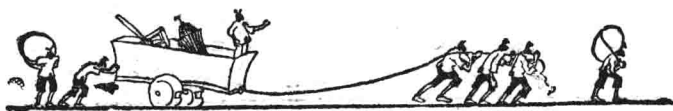
「這一切我們都在晚上收拾好的。我們的牲口齊臥在碧綠的草地上去安息著了，我們也自回進帳幕來安息。但未進帳幕之前，我們卻遙見遠處有一縷火光燭天，在海天相接的地方，映顯的尤紅。這縷紅光乃引我們爬上希望山去探望了，原來我想這是海船著火呢。但是不然，當我們切心瞻望時，只見東方一輪又紅又圓的月亮漸從海裏湧現出來，晶光蕩漾海上，全宇宙都成晶明世界了；這端的是一奇觀，在月光中雖書也可以讀得見呀。」



「當我們靜靜地站在山上凝望月華的時候，耳邊忽聽得一聲怪叫，令人毛骨悚然，跟後又聽得綽綽繚繚一種重脚步踏在蘆草上的聲音，眼前一幌，好像一匹什麼怪獸從小石上躍進水裏去了。」

「兩匹狗兒及那匹豺兒定然也曾聽見這聲響的，因為牠們一時都可怕地狂吠著呢；但狗兒卻不能衝著出來，因為我們爲怕那些毒著猴子們的酒膠要給牠們喫了，卻把牠們都繫了在帳幕的裏邊。話雖如此，我們也就慌忙回到帳幕裏去，在把身邊的圍火點起了，乃躺在熊皮上安息著。不過我們很不安寧，月亮光驚起了猴子們；我們只聽得近處一連幾個鐘頭吱吱地叫著，號跳著，於是昏然入睡，直至第二天太陽高懸在天上時，方纔醒來。」

「啊爸爸，那可怕的大戟樹膠真含著多猛烈的毒性呀！當我們起身時，只見猴屍倒滿地上，令我們看了，觸目驚心。我信我們的產業此後可以安穩了。我們一起來，便趕忙將這些死猴子拋擲海裏去，併將凡含有毒膠的椰子殼兒及壺兒都燒化完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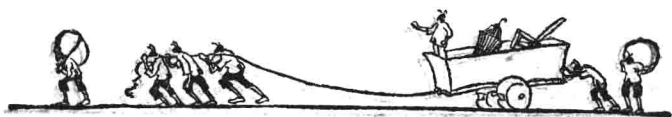


我說道：「這卻是一件危險的工作，弗里士，一霎眼間毒死了這許多活的動物實在是可悲的；不過現在讓我們不必再題牠吧。然而你可是還不曾談到捉著美麗的長尾鳥兒的話呢。」

他答道：「據衣納斯說，牠們叫做極樂鳥兒，牠們端的生著一種最美麗的羽毛爲我從來所不曾見到過。我們正當河邊莽草裏步行的當兒，我們的狗兒卻驚起牠們中的一大羣來。我縱出了鷹，牠立時打下了一匹，跌落在草裏渾身打著顫；我眼見鷹兒又打下了一匹；便伸手去捉，捷克也捉，這兩匹都活潑潑地並不會受傷。」

我說道：「我見這些可愛的動物沒有受傷，也著實歡喜著，弗里士，我想牠們養馴極其容易，因爲都和鴿子一般的馴善呢。」

我們當留居在那里，在造我們新的涼亭的當兒，我許孩兒們獨在近處去作短距離的旅行，方向各次不同，他們結果乃得有幾種新的發見。有一次弗里士在河的對岸獲有兩種果物回來，大小相彷彿，不過形色卻極其不同。一種據他說是小胡瓜，但當我喫



起來時，卻知道他誤將香蕉認做胡瓜了，那一種卻是珍貴的可可果兒，其子可以作可可粉的。可可子味道極苦，乃長在一種軟肉的果兒裏，香蕉的味道也不見多美，有著爛梨兒氣味的。

說也奇怪，這兩種樹兒都結著味道惡劣的果兒，但一加製造時，卻都成做這般美好的味道呢。那可可子既從果兒裏取了下來，曬乾研碎，加以香料，便成爲美味的可可粉。香蕉給印提安土人極其愛羨著，但當運到歐羅巴洲時，都視做重要的水果了。

我妻說道：「要如果真那麼樣，我卻喜歡投數粒種子或小樹枝兒在我的園田裏了，我無疑可把這樣的香蕉保存爲甜美的。」

我答道：「親愛的妻，你自然能穀呀，弗里士極易給你弄幾根幼苗回來；但可可子需要著極溼的泥性的，這時季間播種卻是太遲了。話雖如此，這果兒可一直保留到雨季，於是取子再播種吧。」

及我們既定期回石城的前一日子，弗里士給他母親乘著皮小艇去取香蕉樹苗



及可可果兒，這些只在東河的對岸發見出來的。他回來時，船後且拖著一排竹排，從水面上浮來。竹排上裝滿貨物，他回來時，天色已經晚了。

他的弟弟們撲向沙岸去迎接他，爭著拏取皮艇，木排及其貨物上岸。衣納斯和弗倫克兩個上艇，將著一隻封口的袋兒投給捷克，那袋兒一半滑入水裏去了，卻囑咐捷克小心取回。

捷克拏著袋兒回來，在蘆葦中禁不住好奇心切，乃微微地將袋口打開來一瞧。

他猛吃一驚，大聲呼叫道：「啊，你這巨怪！是怎樣的一種怪物呀！你端的將我唬倒了。」

說時他卻重把袋口繫緊，復將一半沒水，一半出水地掛在樹上，將紮得緊緊的樣子。這一切動作我們看了一時莫名其妙。

此時弗里士跳上岸來了，捧了一匹鳥兒，將腳和翅子一併縛住，他拏上岸來，十分歡喜，因為這鳥兒乃是匹美麗的鳳凰呢。腿和腳一色都紅；身體和翅子上的色彩大端



紫色，背上則由黑至於深綠，雜以紅的斑點，頸上卻是棕色的。這鳥兒是溫善的，看來極易馴伏。那母親見了大加愛寵，決計由她自己照護。

弗里士溯河而上曾瞧見許許多多奇怪的事物，他那對於平疇美野的描寫曾引起了我們去拜望的野心，尤其想去瞧瞧住在那里的許多禽獸。

一望皆綠的田疇，一邊岸上是結著無數果兒的樹木，一邊卻是高山大林。這兒那兒有一羣羣無數美羽的鳥兒成羣，發生一種聽都聽不出的混合聲音來，唧唧喳喳，啾啾吱吱，差不多把他聽的都迷了。那里珠雞也有，孔雀也有，許多美麗的鳥兒都有，又有幾匹鳳凰，其中一匹便是給他捉了來的。

還有他經過一園密模樹的全林子裏邊，只見十數匹大象靜板板地在喫那樹的大枝兒，只見牠們用鼻兒將樹枝拉下，彷彿和弗里士拔一根甘蔗般容易。這一羣大象於是下水，立在河邊，以避夏天的威暑。

從河道裏再行下去，弗里士卻瞧見一羣金錢豹子，牠們光美的皮色在烈陽中照



得豔豔生光。

他說道：「我一時試要射擊一匹的，但當我正想發射時，卻見前面水裏三四丈的地方水沫無數地潰起，好像下面一注大泉突然潰起的樣子。」

「忽然那水裏冒起了一匹醜惡的走獸，使我猛吃一驚，牠一聲怪叫，頗像一匹馬吼的樣子。那東西張開了一張血盆似的大口，露出一排可怕的利牙，好像一排兵士擎的鎗上刺刀一樣。」

「我轉過身來便逃，儘力打槳，好像離弦的箭子一般，心頭勃勃的再也不敢仰起面來了。我永不敢回看一眼，直等河邊不見那怪物時纔敢睜一睜眼兒。好容易及搖到了離幕不多遠時，方纔覺得定心。」

從這個描摹上我立即決定無論東河的鄰處和綠村景色怎般佳美，一定有著許多野獸的了，其中一匹即是驚訝著弗里士的，這無疑是海馬了。雖然如此，他卻發見了許多東西，不但給他母親取得香蕉及可可果子回來，且取得一匹美麗的水鳥兒回來



呢。

當弗里士不在的當兒，我們會忙忙碌碌地預備了一天，以備明天出發。

但這孩子雖然吃著一嚇，卻並未失去他的勇氣，原來他請求許他坐了皮小艇回

石城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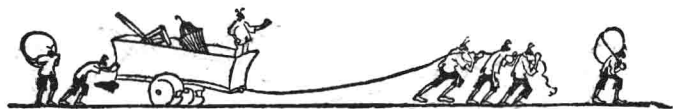
據他說，他可以從虛望角倍道過去，一路沿著海岸而達到豺兒河。

我自然立即允許的，原來我覺得我的孩子中間必須有一個明白著島上的航道纔好，且須決定從這里到虛望角或阿拉伯守望者去，有無更近的道路。

第二天一早我們起程回家了，橈車和輪車上都裝得滿滿的，無數匹的禽鳥精細地放在籠裏。

我早早打算過，將那匹山禽和鸛鶴及別些鳥兒分放在兩小島上；那黑鵝兒，鳳凰及蒼鷺則散放在河邊。

原來鴨池一帶地方因為大雨浸盛的緣故，到處都成水窪，我們希望將這些新來



的鳥兒放在水邊，天天用手給食，以使馴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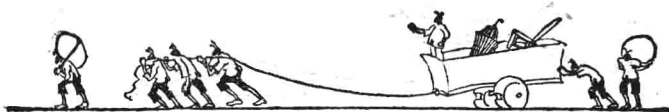
那匹老的駝鳥每當飯時仍貯立在我們一傍，因為這些禽鳥都這樣習慣著的，莊嚴地等候著牠們的飲食。

及晚回到石城，當靜坐在陽臺上納涼時，弗里士回來了，談著他的冒險事。原來他到得虛望角，將小艇兒從島的那端駛過來的，那里我們從陸岸上從來不曾行過，有一抹高山，又有肥腴的平野。

在這些山腳下邊開滿著氣味芬芳的矮樹花。花是小小的，雪一般白著，美色花蕊，花瓣尖頭帶綠。但捲心似的葉兒和桿兒上卻都含刺的。他又發見另一種有著嫩葉兒的白色，其形態跟櫻桃花差相彷彿。

這種花很像中國的茶樹，果真對的話，卻使那母親歡喜不盡了。至於第一種，我想是續隨子花，這是一種游藤花，常常長在石間朽木中的。

當弗里士在這樣地講談的時候，突然從鴨池裏（這鴨池自河水溢岸以來，已改



稱做鵝池了，聽得一種怪聲，不禁使我們嚇了一跳。

那聲音極其響亮怪異，大致和兩匹怒牛相搏的聲音一樣，我們的狗兒聽得這聲音齊衝出去狂吠不已。我直驚得一跳起身，命捷克快拿我的雙機鎗，這母親、衣納斯和弗倫克卻都奔到房子裏去躲著。惟有弗里士使我覺得奇怪：他本該要隨我拿鎗出去的，現在卻端然地倚在陽臺的欄杆上，縱聲大笑著。話雖如此，這也使我覺得安心了，我復坐著下來，口裏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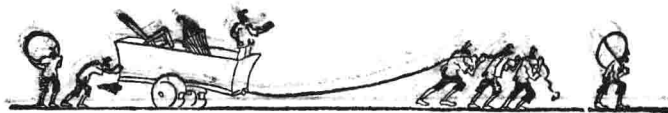
「我料想你知道這不過是些野豬的叫聲罷了？」

弗里士說道：「或者倒更像捷克的巨蛙的叫聲呢。」

我嚷道：「啊啊！這敢便是那聰明小傢伙的一條鬼計兒，是不是？我現在知道這袋裏的秘密了，爲什麼他要趕在我們的前面回來的呀！」

我大聲喊道：「沒有什麼，妻呀，不過是隻蛙的叫聲啊。」

「蛙嗎！」她笑著出來，後邊跟著衣納斯和弗倫克。



「是的，媽媽，正是一只大蛙呀，是我上次遊歷裏給捷克帶回家來的。這可是一只歐洲蛙嗎？」

我答道：「啊，不是的，巨蛙卻是美洲產，大的長得如兔子般的也有。另有一種生長在南非洲，那里炎熱的天氣可使牠們繼續地閉閣地鳴叫的。雖然如此，我希望我們的蒼鷺可以使牠靜下，同時我們讓牠養在那里也好。」

捷克曾經奔到池裏去聽的，如今當我說話的當兒回來了，似乎對於他新伴的行為極懊惱似的。

這孩子說道：「這是一匹醜大的東西呀，爸爸，卻還沒有一匹兔子的一半大小呢。我想這就是一般人叫的美洲大蛙了；如果牠不開閣地叫得這般響鬧，我還喜把牠養在那里，看長得多麼樣大。我不想無論蒼鷺或鶴能殼吞得下牠，即使牠們想要去喫。他母親說道：『要如你喜歡的話，便養著牠吧，我的孩子，不過不要令牠近屋子來；至於牠的喧鬧，待我們聽熟來也許就好了。』」



安息過數天後，妻請求作最後一次旅行到福爾剛巢去，且用我們的餘力竭力修造整理我們屋子的內部。我當然允許她的，只須等候孩子們將牛舐場築就，這場他們現在正在佈置著哩。

到兩天後這工程完成了，我們乃切心地動身到福爾剛巢去了。

我們見各物仍像先時一樣，不過陷於極端的混亂狀態吧了。我們的工作第一先修改環形的樹根，使成合式的樣子。在那樹根上的平臺也加修改了，地板都用柏油和樹脂粉飾，以資防水。上邊平臺上的屋頂則用樹皮罩蓋著，適當我們寢室的前邊；平臺亦足以躲避風雨，而且加著格子欄杆為護。因此實際上我們卻有著兩個平臺在樹城裏了。

這座美宮既經築成後，弗里士照常有他新建的計劃去提議出來。他說我們在鯊魚島的高處須築起一所礮臺來，以便安放我們的四尊大礮。這提議不打緊，端的費掉我無窮的心血。



我終於把這計劃定好了，於是乘著舢板開往鯊島去。原來將這些礮先安在礮車上，礮車卻用繩子呀，滑車呀，拔吊到石頭的高處。這些繩索上卻結著好多的結子，從石頂上掛下來，以便作我們爬上去的足蹬。把礮車升上去卻是極難事，但我們憑著努力終於成功了。

礮臺恰峙在海洋的口子處，後邊卻是竹板築成的行房。礮臺邊樹起一根又高又粗的竹竿，上挑著一面旗子，用繩子吊上吊下，以便我們航海時的一種標幟。這次工程前後凡占兩個月份，好容易纔把這礮臺落成，落成這天我們開放了六礮，以為慶賀。



第三十七章 十年之後——珠港

自我和家人們遭遇船險，飄流到這荒島上來，幾年裏這故事一章章的講有許多章了。

現在十年不覺已經過去了，凡我智力所及，不論我們所幹的是造船或是什麼發明發見，我都一步步地給以一種具體的描寫。

我現在切心切意地想寫一寫這工作的結果，以資結束了。要如這書對於一般小朋友們果能寫得有條有理，得明白地證明一家在事事嘗試情形中的人家，如果個個勤勞刻苦，通同合作，則雖在一片荒郊上也足以生活得美滿，這點我自是滿意了。憑上天的祝福，他們卻都能事事成功，而個個人對於他們所組成的一個小社會都能盡著他一部分的勞績。

這故事也足證明從自然上看來，創造者給我們的恩賜是怎樣的豐富啊，如果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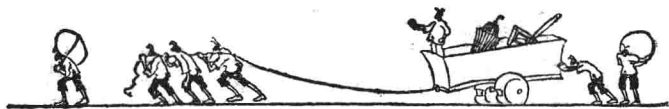
們去探尋著他們；而這些憑著我們聰明，勤勞，有組織的心力卻沒有一件沒有大用的呀。

閑話少說，言歸正傳吧。話說十年裏邊我們的孩子們都已長大了，這幾個少年一表非凡，都不是一般孩子們所及。他們的體力因日常操作，十分強健；他們的心靈因時常遊歷和發見也十分發育了。

他們關於語言和文學上的知識，卻因雨季中的誦讀和研究而日益精進，尤其是性質恬靜的衣納斯爲更高。話雖如此，弗里士對於英語卻學得最精，無論或讀或寫都極正確。他們現在都長成一表堂堂的美少年了。

我們的居室無論在石城或是福爾剛巢的在這幾年裏都修改得進步多了，如今不但形式堂皇美麗，而且更覺便當衛生。石城成做我們的大貨棧，以及冬居的一座美字。

話雖如此，一年中大部分的光陰我們卻仍寄居在福爾剛巢，原來這裏我們乃有



最好的禽獸廐房，凡一切的獵品我們都可帶活地養在這里的。這里而且又有蜂巢，每年可供大量的蜜臘來給我們。不過這些蜂數的增進卻迫著我添做幾個新的蜂巢了。此時且吸引著一匹叫做蜂食鳥的美麗的禽鳥來，牠一到我們所養的蜜蜂險些兒都沒喫完。話雖如此，我們卻捉得牠們兩匹放在動物園裏了，這動物園大為助興我們，尤其在星期日。講到動物園裏的動物數目也增進得這般快速，我們須就石室裏分佈著另一處所在，以便安置這些奇物。

石城不論裏外也大加擴充美麗了。陽臺左右翼各伸張一個，游蔓花爬在竹籬腳下，長得茂盛而美麗，現在牠們且爬上了屋頂，從屋頂上掛著下來，非但造成一種快活似的涼蔭，而且景色亦異常鮮麗。

在平臺翼下於石頭的接近處卓然有一泉水在著，這泉水是用龜殼儲的，每當我們晚上閑坐時，水聲淺淺，冷然可聽。另一道泉卻用空大的竹管裝成的，裝在對過翼臺邊，以求整齊。這些時我們卻不幸的很，未曾獲得鼈殼兒作為儲水的用處。



在翼亭的末端，加上屋頂將泉水蓋住，安放了兩級闊的腳踏，那前廊彷彿和中國式屋子的走廊一樣。

我們面前的景色一望都是浪漫美麗，卻和石嶺後邊的荒象呈一截然不同的氣概。

在我們的居處和救生灣間，到處都種滿美麗的樹木，歐洲的與本處的都有；濱魚島則栽滿著椰子樹和柏樹。灘邊則栽種一排紅樹，用以抗拒海潮。

濱島的石間高處有守望臺聳然在著，裝著四尊大礮，頂上掛著旗兒在空中飄蕩。前有鴨池原址，因受海水過溢，如今已成做一條汪然大湖了。

蔚然的碧水中游著許多匹黑鵝兒，牠們美麗的羽毛與雪白也似的鵝兒和斑色的鴨兒相映成趣，但牠們同居一池，卻十分相得。

我們的田園和樹林差不多擴充到湖邊，在周圍蘆葦的中間時時可以瞧見紅冠巍巍的鳳凰，丹朱的火雞，莊重的蒼鷺和鸛鶴——這些鳥兒和諧地住在一起，又馴服，



又美麗。在濃蔭樹下，駝鳥兒雄踞闊步地走著。鶴鶴照常在我的田野間搜食，而美麗的山雞則伏在蘆葦裏悅耳地叫著。

在我們頂上這里那里到處都有鴿子飛著，牠們或坐在平臺的屋頂上，展現牠們美麗的羽毛在我們眼前，或叫著「可可」和悅的鳴聲，接入我們耳朵。誠然，這地方的一片荒涼景象都隱沒了，因為我們勤勞刻苦的緣故，此地已變為地上樂園了。

在豺兒河邊，從最高的地方差不多到水邊都長著橘樹呀，檸檬樹呀，印提安無花果樹呀，以及許多荆棘樹兒，這些樹木長得這般緊密，雖一匹老鼠也不足以穿過。有一次時候，我曾想在這叢林中開闢一條路徑，但因為這可算是一種堡壘，我因此把牠保存著為更安穩了。

西班牙竹圍繞在水池邊也一樣地長得無路可通，因為吊橋照例是拔起的，石城四邊都保護得堅固無虞。入晚靜寂無聲，只聽得捷克的大蛙閣閣鳴叫，牠時時在逃開蒼鷺或鶴鶴的大口呢。



在我們的居處和豺兒河間，我們曾經開墾了一角地方種植棉花，棉花田在林莊卻是十分廣大。我們的菜園，果園，樹木，禾田以及短樹兒及到得第十年底端的長得又繁榮，又豐於出產，大合於我的初意了。

我們要把那些害賊從禾田或果園裏驅開，確是樁難事；這些害賊例如松鼠呀，鸚鵡呀，甚而那些給我們家養著的野鳥呀；此外卻又有麻雀兒，畫眉，田鼠等物，都能爲害的。話雖如此，我們一方面張著羅網，一方面開放鎗火，通常卻能保到禾苗的成熟，而獲得豐富的收穫。

鯊島上兔兒也增進得無限迅速，牠們不但每年供給我們食料，而且又有著輓膩的皮毛。鯨島的植物雖然生長得和鯊島一般繁榮，但對於羚羊兒卻不能適宜著。大概這個小島太接近大海，對於這些美麗的小動物因此不很適合吧；因爲牠們從遷往那里之後數目從不曾增進，我們乃將牠仍遷到福爾剛巢住。

此後我便把凡關於製燭，洗皮一切發生臭味的工作都搬到鯨島上去幹了，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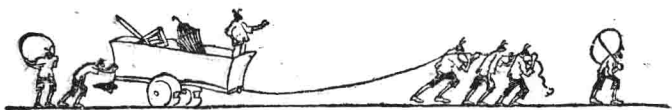
一切的用具也都搬往。初時我們的工場只在露天的，已而也築有遮蔽和屋頂了。

林莊的田長得十分茂盛：我們現有無數羊兒，山羊，豬子和禽鳥，雌雄牛也是很多。陣風，霹靂和那匹從破船上救上來的乳牛卻還活著；但我們的小乳牛現在也供給我們牛乳和乳酪了，從我們養的牲畜裏且有著牛肉，羊肉等等。雖然如此，耕牛和乳牛卻更爲重視。

其中有一匹小寵愛的乳牛長得一身雪白也似的毛，我們乃給牠白雪的名字；又有一匹牛兒卻叫得十分響亮，孩子們因此稱牠做洪鳴。

有幾匹小驢兒奔走如飛，我們不得不給牠們飛箭和飛風的名字；有一匹法郎的小狗兒，捷克特給牠取一奇罕的名字，叫做椰兒。卽到現在，孩子們仍吆喝著這樣的口號，充塞著我們的耳朵：「噲！快走啊！椰兒！」

獵獸豺兒已經死掉多時了，牠的地位卻給另一匹豺兒替代著，這仍像往時給弗里士在石洞裏尋覓出來的。牠充做獵者雖不及第一匹般馴良，卻是一樣聰明。



在福爾剛巢、石城、及林莊所有的菜園和薯田曾發長得奇乎奇異地繁榮著。鱒魚岸每年永不忘來拜望我們，因有我們大量的園產爲佐，行獵卻非重要；因此我們的軍火近來卻似乎節省了不少。

真的，這十年來我只見自己是這些田園、果園、林子及三座住室的主翁了，至於產業的豐富，誠如我們親愛的故鄉的富農一般模樣。

我們對於操作尤其富有經驗。四個孩子都經長成，心力與體力俱強。

弗里士如今已經二十四歲了，中等身材，但精力過人，志趨高邁，而動作敏捷。

衣納斯較低兩年，長身微弱，性情冷靜而高慢，但講到智力與藝術趣味卻遠非他的兄弟們所及了。

捷克二十歲，身材差不多和弗里士一般的高聳，不過體態與面貌都好，身心靈活非常，而尤富有毅力。

最少的弗倫克論到性情和三個哥哥大爲不同，雖是如此，捷克對於這較幼四歲



的孩子卻影響得最深，他常事事引導他的。他們倆同具一種直率的心情，爽快的脾氣，對於宗教義務上卻尤能恪守誠敬，總之，他們都有一種丈夫氣概，卻還不辜負我的教訓。

這便是我們小小的殖民地十年來的景象了，這十年來我們除一家人外，卻還不會見到一個人面呢；雖是如此，我們對於與世人為伴的希望卻並不會斷絕。我獨個兒每經一想起我們這樣的孤獨景象，心裏便會鬱鬱不歡起來，不過我只是暗暗地向上帝祈禱，並不將我這樣的心情向親愛的家人前披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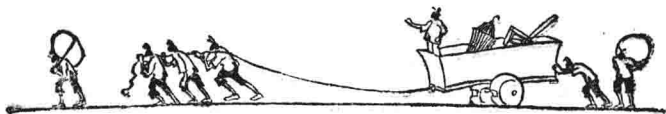
兒子們每當家居閑暇的時候，輒喜四處去浪遊，常常為搜尋新物而整天地不在著。那隻舢板和小艇兒仍保藏修補得很好，弗里士的皮艇又大加改進了。舢板船停泊在河邊，作為我們擺渡的用處。我們一家人有時高興也乘著這隻美麗的小舢板出遊，差不多遊到望不見平地的所在；不過一想起先時所經歷過的風浪便不敢常行了，雖然我們常常把指南針放在船上的。



弗里士仍如平時般無所恐懼著，常常搖他的皮艇兒到極遠的所在；他每次出去必有著些什麼新發見，或者海鳥或生或死的帶著回來。

有一次時候，他從綠村回來，帶來了一大批的珠雞，孩子們立時用竹板造成這樣大的一只鳥籠，看來好像一只大鳥阱的樣子，上邊釘著薄板條，作為迤斜的屋頂。籠裏散下許多粒種子和果兒在地，用以誘引著這些鳥兒進去。到籠不多時後，牠們卻變得這般馴良，我們每當食桌上拋下餅屑下去，牠們都呱呱爭啄了。許多鳥兒們給孩子用這樣的方法誘進籠裏去，同樣地馴養著，毫無一點兒困難。

卻說一天弗里士早晨掉著皮艇兒出去，答應日色未暝回家的；不過天色晚了，海上雖用望遠鏡去探，也全無一點小艇的踪跡。心上著急，我便同孩兒們趕上埠頭，乘著舢板掉到鯨島，爬到礮臺去了。每當我們家裏有誰在海上駛行的時候，那面旗輒懸在竹竿頂上，用以招行客回來的。如今我既將旗子亂招了一回無用，便又用望遠鏡四處去探，卻仍杳如石沉大海，我最後決定放礮了。



噦聲轟然放出，山谷應聲，但好久仍不見有小船的踪跡。後來有一黑點在水上可見的浮起來了，我拿出望遠鏡來一望，正是我們的探險家呢。他慢慢地向我們掉來。好像不十分經心，無須急急上岸來的樣子。衣納斯所以忿怒起來了，乃大聲向捷克說道：

「第一號，開放！」

這聲音猛烈，好像軍官吩咐著兵士的樣子。我們於是一聲高呼，齊走到灘邊去了，希望迎接著弗里士，同乘舢板回石城去。

但當弗里士搖近島岸邊來的時候，我立即懂得他所以遲遲前來的緣因了：原來皮艇上裝著一批重沉沉的貨物，即在海馬頭上也放有一束同樣重的貨物呢。總之，皮艇上裝有沉重的貨包，所以小艇不能前進呢。

這孩子尚在遠遠的地方，我便大聲呼道：

「歡迎，弗里士，歡迎！你從陸地和海上帶了些什麼消息回來呀？總之，我瞧見你帶得許多貨物回來，謝天謝地，終見你安然回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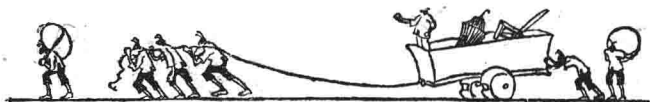


他答道：「是的，我果真感謝上帝呀，我借著這些貨物如今一齊安然回來了；此外我有著發見，有著奇遇，不可以不家去細談的。」

晚上回家，使我們的遊客略經休息過一下子，我們大家坐下，好奇地諦聽他的奇遇。

這少年說道：「親愛的爸爸，我必先請求你恕我今天早上出去，沒有通告你知道；不過這次旅行是我早想去幹的，因此清早起急急忙忙地便去，不願前來打攪你。此外，我果知道我這皮艇兒又輕又易打槳，雖在風浪中，也足以安然載我不致出事。我擎了一份伙食，一壺好酒，一瓶淡水，將羅針放在船上，卻又繫一魚叉在船尾，放一魚鈎及線在船，不過並非是最好的軍械，因為惟怕牠們溼著水啣。」

「話雖如此，我卻插了一把手鎗在腰帶裏，我的鷹站立在我近處船板上，好像搜尋掠物的樣子。這是一個晴快的早上，平靜的海面尤其誘引我出發。我踏上了皮艇，坐在艙裏，轉眼間早就搖到大海裏了，我卻定睛望著羅盤上的指針，以便回轉時不致迷



道。

「當我經過我們大船失險的地方，我只見一泓清水底裏有許多用物在著——大礮，鐵槓，和各式各種鎗彈——這些我想若在淺水裏定可以取起啦。」

「到此我轉掉我的皮艇到一處所在，這所在是我從前在海上從沒曾去過的。不過一路卻沿著海岸而行，在懸崖下行走了一程路程。」

「各式各種無數的海鳥或叫著一聲從我頭上飛過，或站立在山石上邊，好像觀看我孤零零地獨去的樣子。再行一程，乃見無數匹獸——例如海狸，海馬，海熊——牠們都蹲伏在石頭洞裏，好像要向我撲來的樣子，形狀十分可怕。」

「我鑽著皮艇得逃過這些惡獸的虎口，不能不私自慶幸，划了一個鐘頭的光景，乃到得一個山峽口子，這里山壁圓環成屋，錦秀美麗，遠勝於人類的建築。」

「這些屋頂高出海面可數百呎，這兒那兒有著無數的洞口。原來這山屋裏邊有著一大羣海鳥呢，牠們將巢窩築在山壁上，都在屋子裏飛來飛去。牠們並不比鷓鴣爲



更大，雪白似的胸脯，卻和翅子上淡綠的羽毛，及身體上其餘部分的黑毛相映成趣。

「山壁上到處都有著牠們無窮的窩巢，雖是如此，這些巢卻造得似乎並不高明，好像是用著什麼羽毛和黏液造成的。說也奇怪，這些窩兒放在山壁縫裏好像一個無柄的湯匙兒一般。」

「我會小心地從石壁上取了一個下來，只見裏邊是用一種苔草，混以一種魚膠似的東西組合成的，我如今帶了一個回來，給你考察。」

我說道：「弗里士，據你所說，我想這窩兒當屬於一種海鳥叫做海燕的了。中國人曾把海燕作酒席上的珍品，因此在中國這卻是一種重要商品呢。親愛的妻，我想我們不妨把這燕窩喫一下看，看味道如何；要如味道不錯的話，這倒是我們一注大的儲糧。」

那母親說道：「唔，我烹飪的知識定能使一個鳥巢烹製得好的，要如這東西果然好喫的話，話雖如此，這東西必須洗刷乾淨纔可用呢。」

孩子們說道：「啊，好的，母親！我們可以幹的，只要你今晚給我們喫著便好。」



弗里士說道：「父親，這些海燕從那兒取得這膠質物來，把牠們的窩定在山壁的呢？」

我答道：「卻還不能確切地知道著，據一般人說這從海沫上來的，牠們將海沫衝在嘴裏，塗在石壁上，便能黏定牠們的窩兒了。不過孩子，你且講述你的故事吧，我切心地要知道你別些什麼新發見啦。」

弗里士接口說道：「那山屋懸互得頗長，我離開那里，便進到一處美麗港灣，海岸似乎十分肥腴，向裏一望無盡。臨海則有著高巍的山，下面水聲濺濺，擊石商然。山壁後好像有低溼的池沼，但因爲石頭重重疊疊著，望去卻不很清楚。」

「我的小船飛也似的掉到一處明淨到底的水裏，卻見水底有種類似蚌的雙殼貝魚躺著。牠們好像被許多細髮似的線兒繫帶在山石下的樣子。我想這些魚定是好喫的蠔蠣了，乃用魚網取了若干上來，隨手拋在岸上，打算回來用袋子盛了，繫在小艇的一邊，使一半沒水，保護好牠們的美味。」



「不過當我回來的時候，只見這些貝魚已給太陽把殼兒曝開了，那些肉是不可喫的。我因此收取一斗多的貝魚帶回家來，我將牠們帶回家來的用意不是因為牠們的肉可喫，倒是因為牠們的肉裏嵌著一種珠子，覺得十分好玩。這些珠子有些有豆子般大，活像珍珠一般模樣。我曾帶了許多粒在竹筒裏呢。」

我慌忙說：「弗里士，快拿給我瞧瞧吧。」

當他把這些魚珠擎交在我掌中的時候，我立即認出牠們乃是些光亮美麗的寶珠。

我說道：「弗里士，你真得有一有價值的發見了，這些明珠卻是無價之寶；不過牠們在這里正像船長箱子裏的金幣一般，是沒有用處呀。話雖如此，我兒可以當心放好；牠們也許到後來有用呀。」

弗里士仍繼續說道：「自這個發見之後，我不用螻蛄喫過我的中飯，於是動身回家了，就清泉掬了幾口，復舀滿一皮袋帶著。」



第三十六圖

「離開珠港，我瞧見許多不同的海鳥成羣地飛著；還沒有開入大海的潮流裏去，卻見一匹海鵝，及許多匹海鷗與海鴨在我身邊慢意嬉著。」

「我用槳打下了一兩匹最大的鳥兒來，又開放幾鎗；但那匹海鵝卻是難於制服，牠僅乎翅子上略帶點微傷。牠把腳爪亂踢亂動，我只想牠會逃脫的。」

「我到後來終把牠的腳和翅子縛住了，便繼續取路回家。一到得熟識的水裏，我頓覺寬慰得多了，遙見埠頭上拔著歡迎的旗子，真是喜不自勝。」

說到這里，我料想弗里士的講話完了；但當他給我精細地考察這匹傷鳥的時候，



我老是不能明白他爲什麼卻要爲這傷鳥抱著這樣的憂鬱心情。話雖如此，不多一會我卻發見出他們所以傷感的緣因了。

第三十八章 神秘的使者——獅子

既瞧了一瞧這海鵝，弗里士即離開他母親和一般兄弟，出去望他回家來的這些鳥兒去。在陽臺下遇見我，他給我瞥一祕密的眼色，使我悟到他有話要同我密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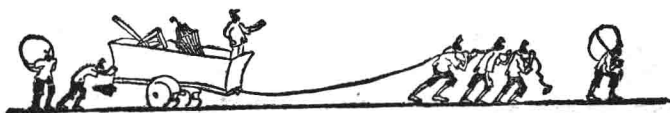
我立即跟了他出去，在不多距離的地方接到他了。

當我們兩個人的時候，他說道：『父親，我必須要照顧好那匹受傷的海鵝呢；我方纔卻還沒有講給你知道。原來當這可憐的鳥兒掙扎逃命的時候，我卻見有一塊白麻布繫在牠的足上，我把麻布解了，只見上邊清清楚楚地寫著這樣的英語：「有誰到這火山附近一個孤山洞裏來打救一個不幸的英國女孩子嗎？」』

我接讀了這些字句，彷彿如受電擊的一般，一連讀了兩三遍，不能則聲。末了我乃說道：

「弗里士，這果然是真的嗎？一個可憐的年青女孩子獨在一個荒島上嗎！天呀，她





怎樣地能穀活著呢？她怎麼樣會到這裏來的？弗里士，這真是樁難事了。」

弗里士說道：「父親且休惱悶，我想仍用這匹海鵝送回信去，大概牠一兩日後就可以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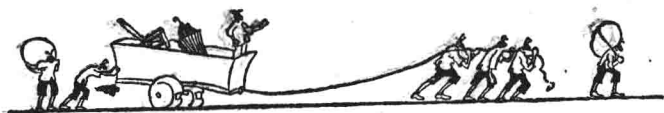
我答道：「很好，可以不給其餘的人知道著；這將會使你母親掛心的，你未必定能找尋這位女孩子出來。雖然如此，我必設法教你出去走一遭去，不致引起別人的疑心來。」

弗里士欣然允命，第三天早上，他取了一塊布寫著這樣的話兒：「請信賴上帝吧。幫助即在眼前了。」

這封信弗里士將繫在海鵝的一隻足股上，卻又將那受到的一封書信繫在另一隻足上。將書信紮好，他把這鳥兒取到灘邊，將牠鬆綁縱去。這動物初縱好像暈呆的樣子，於是忽然凌空飛起，雖然牠的翅子似乎略感困難，但快就不見了，使弗里士大為歡喜。



去飛牠縱束縛的鵝海去鬆他 圖七十三第



那天當我們一同圍坐在陽臺上的時候，我第一次莊嚴地啓口道：

「親愛的妻，據我想來，我們的大兒弗里士現在已屆獨立的年齡了。所以，我現在便讓他自由行動吧，無論什麼旅行他想重要的，即可不告而去。自然，假如他要請求我忠告的，我自高興給他的。」

弗里士好像給我的信仰心克服的樣子，他的母親感到她兒子可驕，站起來，把手臂圍抱他的頸項，懇摯地吻著他，口裏嚷道：「願上帝愛護你，祝福你吧，我的孩子！」說畢，乃到廚房裏預備晚餐去了。

一般少年對於我給弗里士的話兒頗覺納罕；但一會兒便怡快起來了，他們都走到母親那裏去，求她備幾隻帶殼的蠔蠣來作爲夜餐。話雖如此，弗倫克卻不及等待著，使用他的小刀劈開了兩三匹來。他成功了兩隻，發見這裏邊有三粒大的及三粒小的珍珠在著，這些珠子都十分精瑩美麗，使這些孩子猛然想起一種新的意念來。

衣納斯說道：「要如我們在那救生灣裏佈下了一隻蚌牀，我們的珍珠卻可用車

載斗量。」

我說道：「你也許可以獲得珍珠，不過這些蚌卻不可以喫了。原來這美麗的珠子只在一隻蠔蠣當有病時或在那殼兒受著損傷時造成的呀。」

這句話兒雖將這些少年傢伙的熱心冷下了一點，可是他們仍想一得機會便懲惠弗里士取我們到珠港去，弄得一批蠔蠣回來作我們的蚌牀哩。

因為時時都想著這樣的遊歷，衣納斯且預造了一把鈎鎌刀，以便割取著海燕的窩兒，這燕窩湯做了曾是這般鮮美的，同時弗里士卻努力地，靜靜地將他的皮艇上關了另一個艙室，據這事實看來，彷彿他心裏懷抱著一種密想，雖然這種密想也許永不實現出來的。

他的兄弟們很自然地料想弗里士此舉將來必偕他們中的一個人同去，他決不會欺騙他們的。

我們現在開始起船赴珠港去了，以及給弗里士上次發見的別幾處所在。我們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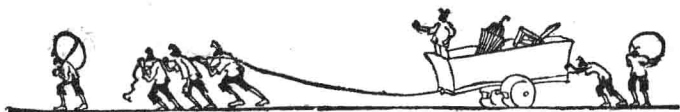
遭所帶的糧食極是豐富。新製的肉餅呀，薯餅呀，麵餅呀，果兒呀，一罇酒呀——這一切東西都搬往舢板船上。

我們終於在一天風順潮滿的日子起程了，那母親和弗倫克留守在家，我們卻受她們善意的祝福。同上船的有第二匹活孫先生，那第一匹已死了好多年了，可憐的老土克也已死掉多年。弗洛斯雖老仍然勇敢異常，並不會拋在家裏，而伯郎納和方郎卻欣然地跳在我們船上。

弗里士坐著小艇在前引路，捷克時歡喜做領港員，也便坐在弗里士的小艇裏了，那位置他原備了作另一項應用的。我跟著這小艇，拔起風帆來，凌風逕去。

弗里士先前所到過的幾處地方現在一處一處地都給他坐在皮艇裏指明出來。海面又平又靜，澄明得好像鏡面一般。我們一路平靜，行到一處地方，水底的貝魚洞然可鑑，又有無數的海鳥兒在水面上撲翅。當我們經過這地方，乃給牠題名做順風港。

終於我們駛到那股大流，逕通到石宮腳下去了，一見那裏這般莊皇的氣概，不覺



都嚇了一跳。這些環石的奇美真使我吃驚。無論人類怎般的藝術化，怎般的淫奇異巧，都不能勝過這自然的宮室於萬一，真可算是一異事。

話雖如此，那些紛紛似的海燕把我們的注意從這自然的異物上吸引開了，衣納斯和捷克請我許他們上岸去，以便給他們儘量把空的窩兒鈎下來。

那些山屋下的石道風景極其明媚，花草鮮妍，一直達弗里士所謂珠港的美麗的港灣，我決定便住在這小艇上過夜了。

我們睡得極其安靜，除非受著對岸一般豺兒的嘯聲打攪著。原來未夜前，有火把點在岸上的，我們的錨錠在離岸不多遠的處所。岸上豺兒怒嘯，不但引起狗兒的吠聲，且亦引起我們的獵豺同嘯呢。

東天破曉，我們一齊出發了，喫過早餐後仍繼續前行，弗里士還坐著他的皮艇在前引路。這天我們設法取得一大批的螻蛄，且於岸上發見一種蘇打草，因為我知道這東西有用的，乃亦帶了一份在船上。



及到得一處所在，弗里士想孤身前去探險的，這少年當一般弟弟們不在的當兒到我的船上來說道：

「父親，你想沒有我的幫助可能尋路回去嗎？你可知道爲什麼我要這樣問你的啊。」

「我兒放心，我自然能彀的呀。我很理會得你的焦灼，毋非爲要尋找在那神祕的書信上說的火山島罷了。你船上有足彀的伙食沒有，不想回家取了再來嗎？」

「不，父親，我並不想這麼幹。總之，我已有足彀的伙食了，一心但想把那火山島尋找出來。我打算明天早上一早動身；至於我的弟弟們發見我不在的時候，你自能容易地回答他們，說我現在已得獨行的權利，孤身前去探險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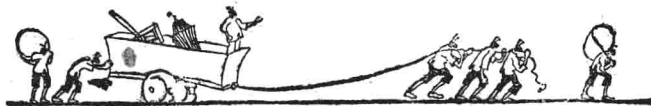
但弗里士第二天早上卻不及如他所期望的離開我們，原來當晚於黃昏後，突然有一匹猛獸到來啦。我們同在岸上預備夜食，弗里士卻在他的皮艇裏收拾貨件，預備明天出發。



幸而此時我們的火把已經點好在岸了；只聽得遠遠地有種吼聲到來，雖然隱隱地約可聽見，然而吼聲猛烈，一聲響將起來，山谷應聲，好像天崩地裂一般。我只想是什麼虎豹來了，但已而聽得這聲音令人聽到，血管都會凝結著，我乃想這般可怕的吼聲只有獅子纔有。

但我們用不到久疑了。一匹巨獸兩三竄早就跳到我們的面前，不過給一條闊澗隔住，不能過來。我凝睛一望，魂魄不在，原來正是一匹獅子呢。只見牠忽然停了，如貓兒般蹲坐在後膝上，張著一雙明燈似的紅睛向我們張看。牠劃然猛吼一聲，狗和猴子們早驚得站立不定，向火前空處去藏身；至於我呢，也差不多唬得膽喪心落，再也恢復不過主意來。且說那獅子見擊不到人，忽然四足縱將起來，在空中竄得撒梭兒似的，好像要跳過澗來的樣子，愈跳愈怒，臀後一條尾巴豎得如鐵棒兒相似。

那低低地猛烈的吼聲重響到我們耳朵來了，原來獅子停住環首在河裏飲水呢；再三欲跳向前，想找一狹的地方直跳過來，終於沒有，牠乃和身伏下，猛烈地搖著牠的



第 三 十 八 圖

尾巴，凝著一雙火也似的眼睛看著我們。

但是當我正想或開鎗或引退到船上疑遲不決的時候，忽然一道鎗光從黑暗中穿過，倒將我們吃了一驚，衣納斯害怕地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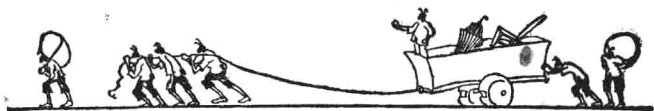
「父親，弗里士在他的皮艇上放鎗哩！」

同時這獅子竄入空中，給一怪聲咆哮，終於靜立一會，驀地倒下地來，一動都不動了。

當我們奔到小船上的時候，我大聲道：

「我們得救了！這獅子一鎗正中心窩，牠再也不能動彈了，多謝弗里士孩子們，你們且留在小船上，我去幫助他；他也許仍在危險中哩。」

我一躍跳進淺水裏去，狗兒們揮著牠們的尾巴前來迎接我，表明牠們現在脫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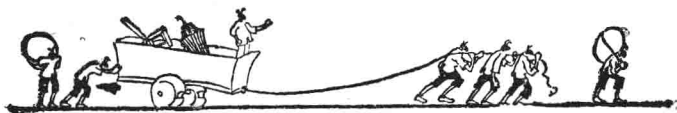


了；但這些把戲快就終止著。原來當我走近那死獅躺臥的地方，第二匹較小但同樣可畏的走獸從林子裏走出，和身一竄，早就躍到我們回小船的對過地方來了。

這顯然是那匹雌獅在搜尋她的雄偶了，我們深幸牠倆沒有同時並來。轉眼之間，她早竄到這林王躺臥的地方。她先用爪子去觸著牠，沿周去嗅了牠幾嗅，於是去舐著牠流血的傷處，終乃齧著齒悲聲地一吼，在夜氣中迴響起來，覺得極其可怕。

碰然一聲，另一鎗丸射出，這雌獅著痛驚叫起來。她給射傷在右足，不過還很能危險著。我也開放一鎗，打壞她的口部，一交跌倒下來，又痛又怒的咆哮起來。

我們的狗兒現在鼓起勇氣來了，奮勇直向這危獸撲去。於是跟著一種可怕的景象，著實難於描寫。黑夜，雌獅咆哮，著傷的狗兒們的狂叫，使我永不能遺忘的。我一時呆如木雞，再不能舉鎗開放第二鎗，不想此時我們的弗洛斯截喉咬住這怪物，卻給這怪物舉起左掌來一掌，早結果這可憐的弗洛斯的生命。弗里士的第二鎗已經不及；我要趕去用刀直戮那怪獸的胸門也己不及；弗里士趕上戰場去也是遲晚了。末了，這匹可



怕的畜生雖然已死，牠却喪掉我們一匹親愛的壯老的伴侶呢。

我們快活地喊著衣納斯和捷克從小船上走來，同享這勝利的光榮。他們連忙奔來，快活得涕淚交流，投到我們的懷抱裏。夜火復加點亮了，我們擎著火把去到戰場上照了一照，乃淒淒惶惶地把我們勇敢的弗洛斯的屍體移開。

使我們吃驚的，只見弗洛斯雖到死時，還緊緊地將上下牙齒擒住這雌獅的喉嚨處。話雖如此，我們終把這可憐的動物移開了；弗里士兄弟們深深地掘了一個墳坑，將我們忠心的弗洛斯埋下，埋時這一般少年未免同灑了幾點哀痛的眼淚。

衣納斯請求爲我們的老伴侶寫成一首墓碑，他承允明天做好，不過這遭卻是散文詩，不是有韻的詩句了。

我考察著伯郎納和法郎的傷處，卻見牠們的損傷並不打緊，便用著一點兒油脂給牠們搽了一搽，給許多水與牠們喝著，使牠們靜靜地向火伏著，我和孩子們也取酒壓一壓驚，遵照狗兒們的榜樣，一瞋直睡到天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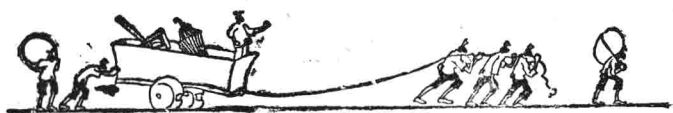
我們早上遲遲起來，飽飽地喫了一頓，因為我們都十分飢餓啦。我決定我們不再久留在這林子的近處，但想溯灣而上，到弗里士所說肥美繁榮有如綠村的那地方去。弗里士答應我且到明天探望火山島去，乃在前引路，獨個兒坐在他的皮艇兒裏打槳。我們的舢板在寂靜的風水裏前進，心上還餘剩著昨夜的悸悚。

當我們泊岸的時候，我留心到一條小河的入口處，這條河流是適當一抹美麗的平野和那座林子的中間。

我們重駛進河口去，搖去不多遠的距離處，卻不經意地在沿著這座林子的岸邊泊定。

衣納斯和捷克立即決定主意登岸，入內地去探險，弗里士則同我留在船上。這兩匹狗兒無論昨夜怎般鏖戰，自易跟著這般少年前去，豺兒先前雖離開獅子極遠，也慌忙跟著去了。

我們每逢暇時，輒談怎樣打救那送信來的英國女郎，因為我知道這問題在弗里



士的心上最爲焦急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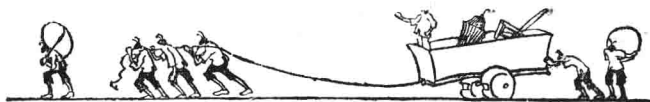
弗里士說道：「大概她沒有食糧或是淡水吧！從那點上想來，雖延遲一天也是很危險的。」

我答道：「她並沒有說起飢渴的話兒，不過我想起你爲伴著我們不能立便前去，確是懷恨的。我爲你孤身前往火山島探險，還不能無所恐懼。這地方定是很遠的地方，因爲我們雖登在這島上的最高峯頂上也查不見那火山的煙影呢。」

弗里士此時卻還沒有告訴著我知道，但我後來發見他曾向各方面作過好幾次短的旅行，希望得從山頂上望見煙跡，但都沒有成功。

我那兩個兒子去了沒有一點鐘光景，我們只聽得林中碰然一聲，接著一聲吶喊，跟後又是一鎗，不禁都吃了一驚。

弗里士聽了，一聲不響，擊鎗便跳上岸去，只聽得一處地方有狗吠豺號的聲音，他慌忙趕去。我跟後也上岸，當我們走近時，只見另一鎗彈從旁飛過，卻聽得這樣的呼聲



「勝利！勝利！」嚷得應天地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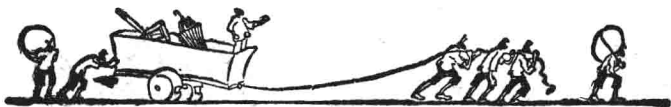
弗里士的動作比我遠見靈敏；當我後來追到他的時候，猛然大吃一驚：只見弗里士同衣納斯攙扶著捷克，捷克面色慘白，好像要跌下來的樣子。

我大聲呼道：「我的好孩子，到底是怎麼回事呀？你那兒受傷呢？」

他答道：「我卻還不能知道著，有匹什麼野獸來攻擊我。我想這是另一匹獅子啦。」他說話的當兒，牙齒格格地作聲抖著。

衣納斯說道：「我信捷克實際上並不會受傷呀，父親；我們方纔不過遇到一匹野豬——一匹奇大的怪物——牠的管嘴至少當有六吋來長。牠原在泥中拱著什麼的，當狗兒們突然去襲擊他時，牠便衝著可憐的捷克而將他撲倒下來了；你知道他常常勇往前，不避險難的，他委實走得太近了。我第一鎗中傷牠，使捷克乘機翻起，跟後有狗兒，豺兒，我的第二鎗，及弗里士的一鎗終完成著這次勝利。

「我希望你沒有給這可怕的走獸果真傷害著，」當我考察著他的面部和臂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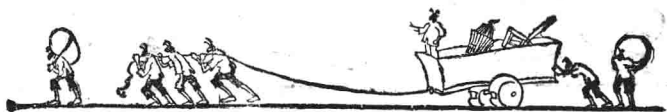


都沒有外傷發見，乃接口說道：「你會受了一次強烈的驚恐了，我的孩子，但我確信更沒有別的什麼。然而給這樣巨大的野獸撲到下來，確足使最強的神經激動著，尤其當昨夜的出險事後，我感謝上帝你又經過一重可怕的驚險了。」

我乃給這受驚的病人一杯加娜萊酒壓一壓驚恐，這瓶酒我幸而帶著前來；引他登到舢板船的小艙室裏，命他靜靜躺下，因為我希望略資小憩自能平靜下他的神經。我回身前去觀看衣納斯所獲的巨賊時，他向我說道：「父親，這畜生給我們一種新發見呢。原來牠在掘取松蕈的，這兒的松蕈極其衆多。我初想牠們是番薯；我掘了幾個來給你瞧，活猴先生也曾掘了好多出來，在我不及阻防時，牠已喫掉許多下去了。」我接過這圓莖來瞧了一下，說道：「這真是一種光榮了，衣納斯；假如我沒有看錯，牠們卻是最珍貴的蕈類。你必須弄一份帶給你的母親去。」

孩子們用口嘗著這些根，稱說牠們味道略和生番薯相似，差不多沒有多美。

「牠們在歐羅巴有也沒有？」弗里士問道。



我道：「在歐羅巴有時橡樹林裏有著，但最多卻生長在法蘭西；他們將葷類視做調味中的珍品，培植極豐。這樣的葷喫起來和番薯製法不同的，牠們在用前必須先砌開曬乾纔可以。」

「牠們有沒有花開，或可有什麼莖透出地面來，給我們認識的？」弗里士問。

「不，泥面上卻是沒有什麼的，不過牠們香味極濃，因此從氣味上可把牠們辨識出來的。你們要掘取這東西，必須隨身帶著狗兒去；牠們無論何處都可把這些美葷發見出來。但現在讓我們怎樣去對付著這如此驚唬著我們的怪物吧；牠必不該便這般留下給狗兒豺子們去吞喫盡呢。」

我口裏說著這話兒，因我瞧見弗里士切心地要幫助我們剝取豬皮，因此不到明天他不願便離開去。

我們當走近這巨獸的時候，弗里士叫道：

「唔，這真是一好機會替代著我們惠斯芬火腿哩，這東西的腿部真闊大呀。」



料理野豬，剝皮，將豬體割成片段差不多佔去了全天的光陰。

衣納斯要求將豬頭整個地曬乾了，陳列在我們的博物院中，對於這點我自易允應的。餘下來的殘物盡投給狗兒和豺兒們喫了。話雖如此，牠們給衣納斯帶去搜尋草類，卻得了好多回來。

弗里士把這些頭和頭交結在一起，打成籬笆的大樹枝兒割去了一段，以便將我們的貨物取岸。在取牠們時，我注意到這些葦類中有些異形異色的東西。打開了一個來一瞧，只見這裏邊有著一團黃絮，我知道這在中國的南京有著出產，大宗在歐羅巴洲作爲男女衣料用的。

我對於這宗發見大爲歡喜，因爲我知道妻對於將棉花紡成紗，織成布，作爲有用的衣裳這層，自是欣喜的。

幾匹狗兒拖去了兩個樹枝，弗里士和衣納斯又拖去了幾個，如此我們得擎著貨物到得岸邊上船，再也不曾遇見困難。捷克也幫助幹的，原來他雖然面容慘白顫竦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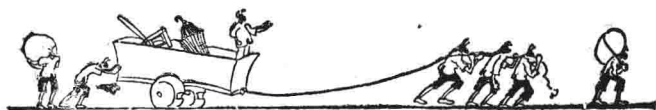
多睡卻使他精神回復了。

我們的工作既經完成著，乃復登岸，照例疊石爲灶，烹調我們的夜餐。將番薯洗淨，生火起，我們乃將番薯放在火炭裏，切些豬腿肉放在石頭上。捷克喫乾肉和烘番薯和我們一般貪口，我看了自是寬心。

第二天早上我決定一早回家去了，因爲這野豬肉須鹹著，煙著，以愈快愈妙。此外，我們出外來已經四天了，我知道這母親定然心焦的。

另一種要回家的目的也顯然明白。原來我不願多阻擋弗里士去尋找那發信的人去呢，雖然我以為這是種烏有子虛的事，容易失敗的。雖然如此，舢板和皮艇自然同時起旋的，漸漸地我們望不見弗里士了，不會引起他兄弟們的一點疑心。

主意既定，第二天乃一早起程，一路順利，直駛到救生灣裏，這母親和弗倫克迎接我們大喜，但不見有弗里士來，這母親卻不免微覺刺刺不安。我們回家來，路上儘乏已極，只給家人們敘述了一部分的冒險事，其詳細須待明天再講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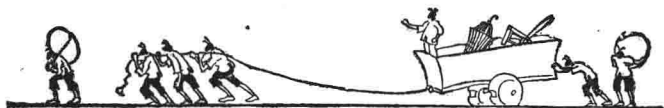
第三十九章 尋訪弗里士去——一個來客

我們的旅行故事使這母親和弗倫克深感趣味，不過因為這次旅行裏所經歷的幾種危險，那母親聽了也不無驚心。我們講到和雌獅鏖戰，講到接近雄獅及他的威嚇的眼睛與可怕的吼叫，使她毛骨悚然。講到捷克當受野猪撲倒時，使她渾身顫抖；說他未曾受傷，她差不多不能見信，尤其當他面容慘白著。

弗倫克見可憐的老弗洛斯殞命，著實悲傷，衣納斯寫的墓詩擊了出來。我不會接讀，卻命他朗聲誦讀。只見讀道：

「墓中葬著的爲一匹忠實的狗兒，也是一個誠摯的朋友，名做弗洛斯。她在行獵中既勇敢，強壯，英武，在戰場中猛烈向前，卻又忠心衛主。她底死因爲忠心愛主，被獅掌擊死也。」

捷克聽罷，感動地說道：「好呀，衣納斯。這篇墓詩當愈快放在她的坟墓上去爲愈



妙了。這事我可以幹去。」

話雖如此，這野豬肉，香蕈及棉花給那母親接受著，卻是歡喜不盡。我又曾帶了若干粒的棉子回來，以便放在菜園裏。豬腿和別部分的肉快醃好了，預備煙著；只留下不多幾片鮮喫。我知道豬頭要如照霍登托式製法，自是一種美味，不過我已許給衣納斯作為陳列品卻不願反悔吧了。

我忘說當我離開那塊地方時剝著獅皮的事兒了，因為我知道要如把這獅皮洗淨製成後，牠們自可成做冬天美麗的護膝的話。雖如此，我妻見了卻不能不聳然動容。第二天我們帶著獅皮，豬皮，及豬頭到鯊島上的工作場去。

五天過去了，這裏邊我們努力製皮，但弗里士還不會回家來。後來我們變的這般焦急了，我決定去追踪他——至少到珠港。

我的提議同聲贊成，妻樂意做伴同去，尤其當我對她稱說我要駛著舢板船去的時候，帶了一份豐富的伙食，我們於一天晴和明媚的早上登船，經過石室時，大家歡聲



呼喊，便是這些帶在船上的狗兒們也兀自嗥吠著。不多時我們早進得教堂河的口了，（這教堂河是我們給石宮下那條溪澗題的名字。）雖然如此，我們當進口時卻遇到一種猛烈的撞擊，忽然之間我們的船隻不動了，好像這船隻擱淺在沙上的樣子。

驀地一陣震動將我們齊攢倒在船板上，我此時想我們果真觸礁了，因為我們的前面好像有種阻礙物在著。一忽兒這阻礙物沒入水裏去了。於是在幾步的距離前，我們卻聽得一種怪聲響將起來，頓見一道大泉潰現在空中，於是簌簌地都如大雨般滴落在海面之上。

弗倫克大聲呼道：「父親，這是不是海面上蛟騰水，能危及一般船家的嗎？」

我答道：「我不想這是一種蛟騰水啦，弗倫克，因為這潰有兩枝水流的，而真的蛟騰水卻只如一根水柱的樣子。因為這有時足以潰沒著船，碰到自然是種險事呀。」

我正要解釋下去，說這是由於一種電力的感應作用，這時候那第二次的震搖，雖然沒有第一次般劇烈，一早又到來了，我心想這次可真擱淺了。但是那阻礙我們的東



西卻見顯然是游動的，仔細一瞧，只見一種龐然大物浮近在我們的眼前，這東西我認識原來是一尾大魚。

我立即預備著我的小礮，當這東西再浮到水面上來時，我預備開放了。不過一會，這魚兒又復顯現出來，卻中到了兩粒礮子。這猛力地掙扎一會，於是向沙岸游去，沒下水去，只留染在海面上一道殷紅的血花。我相信這魚兒乃是鯨魚，我料想那道水泉是當牠發怒時潰射起來的。無疑牠正靜臥在水面上，當受我們撞擊了，怒將起來，所以在鼻中噴水哩。

我懇切地想走去瞧著，雖我妻埋怨我不該這般魯莽，致在大海中和這般巨獸爲敵。但經我幾次訴說，她終於屈服了，我們乃攏近沙岸去。

這巨怪看去不下四十呎長短，卻還沒有死透，因爲牠在淺水裏將尾巴拍得這般猛烈，那水沫淋打得我們遍體都溼。我們爲憫憐他痛苦起見，因此必須要將牠結果著，那動物不多時果真斷氣。



這個並未預見的勝利，我們正要歡賀，此時突有另一種情形來吸引著我們的注意。我們忽見遠處有一獨木艇划來，裏邊坐著一個土人向我們如飛而來。當他一見自己給我們覺察了，便急忙躲入土島後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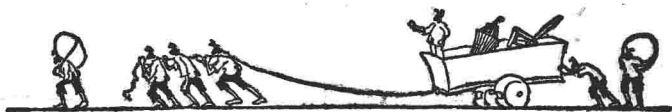
第三十九圖

我深疑他去

尋找他的同族人去了，頗為慌急；我們裝實礮彈，把我們軍火器預備著，以便再等他出現

時乘機襲擊。

不多時只見又是一隻小艇，一個人兒，划著前來，好像要向我們偵探什麼似的。於是掣起一面白旗在手，向他揮動，表示一種友誼，但是沒效。這個野人煞時也不見了，



於是這個那個在稍遠的地方又復顯現出來，已而都不見了。忽而那在小艇裏的人又復出現。我因此擊了我的喇叭，用馬萊話說幾句願求和好的話兒，這些話兒，我從書上習來的但是沒有結果。

捷克終於變的不耐煩起來了，乃擊著喇叭，大聲說着幾句英國的水手話，話雖如此，這些話音都在海面上失掉了。

但是奇怪。不多時我們只見那蠻人的小艇兒近來了，繫一根綠枝在船頭上，向我們鼓棹前來。當他近來時，我們不禁哈哈大笑起來，歡聲迎接，因為這奇怪的野人，我們卻認出是自家人弗里士呢，他滑稽地用手向我們招呼，表明親愛的手勢，卻向我們的小艇如飛划來。

不到一刻鐘光景他到得舢板船上了，我們取著這勇敢的孩子及他的小艇併一切都到船上，在笑聲喧嚷中，我們個個爭去吻他，歡迎他，不管他怎樣塗黑著臉。一到我們可須這旅行家談話了，他允許給我們細談，據他說，在這驚風駭浪之中尚不易作談



哩。

後來我拉他到隱僻地方，低著喉嚨問他，這次旅行成功了沒有。

他答道：「是呀，爸爸，完全成功的，我有一好消息來講給你聽了。」

我不能再追問下去，因為他的母親近來呢，執意說他該去洗淨他那張黑臉兒和黑手，因為她不耐瞧見他如黑奴般的一張臉兒呢。

他立時走去洗著；在既用杏

仁粉洗淨他的手兒，臉兒，這歐洲

少年不再爲一黑人了，卻是神情

翩翩地站在我們的面前啦。

他第一問便問我們在這灣

口的開鎗事情，這鎗聲他曾經聽

到的。



圖 十 四 第



他說道：「我聽了十分訝異；因為我永沒想到你們將坐著這舢板船下海來，如今牠這般震搖著卻像那隻小艇兒一樣，我只想這是一只客船，同我們的船隻一樣裝有兩尊火礮的呢。」

我因說起我們同鯨魚的事情，他聽了甚為有趣。我便又問他可能找出一處適合的地方來拋錨嗎？

他答道：「啊，有的；離此不多里遠近有一很好的小島呢。我可以立即帶你前去。」他說這話的時候，音調極其神祕。

我會意笑了，他卻又將他的小艇兒放下海去，此時他的母親和一般兄弟都十分驚訝，以為他得了一大發見來顯給我們瞧了。

他展開了船帆，拉起帆索，告訴我向那廂去的方向，輕輕地從舢板跳下他的小艇，好像一個領港者一樣的向珠港的一個小島去了。

在這個當兒，我纔得一時機，將弗里士怎樣發見一封繫在海鵝足上的書信，和他



怎樣用這海鵝寫一覆書回去這件事，一一地給這母親講述一遍。我又願解釋著他這前次去的目的，及他所已得的成功結果，這麼一來，可使她預備接受那英國少女了，她無疑自在那將我們引去的小島上的。

「這樁事你爲什麼不早點時候告著我去呢？」她問說，言下好像不勝訝異。

我答道：「我不願預將不能實現出來的空望講給出來，徒然地使你焦灼著；但現在幸而成功了，我因此再也用不著隱瞞了。」

一般孩子們顯然有所疑惑似的，但我並不向他們洩漏一字。

我獨自沈吟道：「讓這英國女郎自己介紹著自己吧，要如她有知識的，那層她當然容易幹的。」

我們傍著這小島於靠近一美麗的林子邊泊下來了，弗里士立刻跳上岸去，我及孩子們扶著他們的母親也跟著上去。

我凝睛只見一棵高的棕櫚樹枝間有一位美少年好奇地向我們窺望，這地方看



去好像一個歇身的地方。

岸前卻立著一個火灶，用石子堆成，中心放著一隻美大的蚌殼，作為鍋子。

弗里士走在我們的前邊，切切地向林中探望，好像並不會留心到我們上岸的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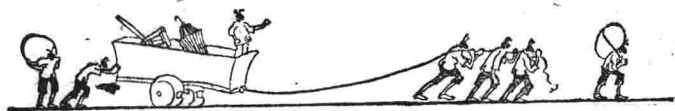
如今他提起喉嚨來大聲嚷道，好像一個水手互相招呼一個水手的樣子：

「噲！這裡來，趕快地來呀！」

我們只聽得樹枝間一陣響索，如今只見從樹幹上輕捷地下來的，不是一個少年女郎，卻是一個穿著水手衣的美少年。

這少年客人及瞧見我們，悄悄地立在那里，好像十分窘迫的樣子，我們初次瞧見著他，也煞是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弗里士卻走來救濟。他脫下了他的羽帽兒，引著那少年到他母親的前面，大聲說道：



「親愛的母親，讓我介紹你這位小公子哀德王特·蒙脫萊斯吧。你高興接受他作一朋友看待，當爲我們家人中間的一個兄弟嗎？」

不加遲疑，我們慌忙把我們誠摯似的歡迎加在這個恐怕的客人身上了，他的態度又美又雅，立時得到我們的寵愛了。

我走前去好像一家主翁的樣子，握著這被棄的少年的手兒，允許他我的友誼和保護。他向我怯怯地說了幾句話兒，遂轉身請求母親，可否給他以母親的保護。

我妻和我猜的對：弗里士不願把這生客的性別顯給他一般兄弟們瞧著，所以她穿著水手衣服的。雖然如此，這些少年們立即吸引著這位少年水手，見一新客到來，都不勝欣喜。他們立即奔到舢板和小艇上去，擎著桌子，椅子，及烹調食具諸物回來，爲時頗早，因爲這遭他們決定要做一席盛宴，爲這個新客迎風呢。

這母親也是與致淋漓地毫不憫惜，她似乎不但要盡力預備一桌豐宴，而且用著杏子，葡萄，薯餅拌糖等要做著香餅呢。雖然如此，在這些工作裏，那少年哀德王特慇懃



地幫助那母親料理，差不多不是一個男子所能幹的；不過這般少年們仍沒有明白知道著。席間加了幾杯最美的加娜萊酒，使他們個個都喝得十分高興起來。

在我們這許多年來屏絕人類，如今無論那一個人兒到來，自會欣喜無限的；何況現在這位少年這般奇異地尋找出來，又溫雅，又和善，又靜穆，在他自己足以引起我們一種愛羨來呢，我因此知道他對於這般少年居然得到如此親暱，不為無故了。

雖然如此，當我正想怎樣安排睡的地方時，這少年立即站起來自請宿在樹中；不過他馬上給我的妻攔住了。原來她會給他鋪設好一張更其安樂的牀榻在舢板上，他默然地跟著她去。

孩子們點起了火把，圍坐著討論晚上的事情和許多果兒，大家禁不住好奇心向弗里士追問著了。

弗倫克問道：「你怎麼會去找到這一個生客來的？或至少你總知道從那兒將他找來的吧？」



弗里士欣然回答，他自易講出那海鵝的故事，怎樣有封書信繫在他的足上，怎樣孤舟去尋找他，自始至終一一都訴了一遍。不過在他的話中卻常常把秦納和哀德王特·蒙脫洛斯爵主互相混亂著，因此他的兄弟們不難猜測一二了。捷克忽然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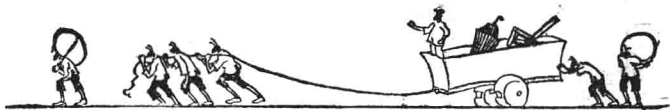
「你懂得馬萊語沒有，弗里士？」

他答道：「略知一二，不過牠們卻更易使我著驚著，因為我的腦袋裏充滿著馬萊海盜的印象，那少年哀德王特卻告訴我他們前來攻襲。但當我聽得那些英國水手語言，我信這是一隻英吉利船前來尋訪秦納小姐的，我——」

「哈哈！哈哈！」孩子們同聲笑著；衣納斯大聲說道：

「弗里士先生，你洩漏著你的祕密了：你的少年公子原來是一小姐，我們的新兄弟乃是一個溫雅活潑的姊妹呢。秦納小姐萬歲！」

弗里士一時頗覺不安，但很快就恢復過來了，乃也快活地接著他的兄弟們一齊笑著，直到後來我催促他們去睡時，方纔靜下。



我把這給我們較幼的孩子們的發見講給妻聽，第二天早上她安排自己的幾套衣服，稍加變換，以給那英國少女穿著，她已經這般地得到她母親的慈愛了。她拏給她一把梳子，梳滑她金長的頭髮，這在前夜原是鬆鬆地積在她的肩上，使她現在男孩的服裝中一種十四歲少年的模樣。此時卻顯出一個女性來了。

這些少年們立時走前去呼她「秦納小姐」，因她昨夜的隱瞞，語意不無含有譏諷的意味；但是她似乎這般溫和而女性化，雙頰緋紅，他們初改變他們的玩笑態度，而以兄弟般的和愛與禮貌對待她了。

早餐時弗里士做了點可給秦納，這在她的本國原是用慣的。喫過早餐後，我預備聽這少年客人的一點冒險故事，並願聽著弗里士這五日來出去所幹的勾當。不過他卻提醒我，要如我們要從鯨魚得到點什麼來，必不可讓牠便此曝在烈陽裏了事的，因此我們只得將這事暫時作罷了。

「這真甲鯨可有吃的東西呢？」衣納斯問。



我答道：「真甲鯨也和別樣的鯨魚一樣，我不想能殼喫著，惟牠的油和在牠頭中發見的一塊美麗的白蠟叫做鯨蠟的卻是有用，這有時差不多有二十噸的樣子。這對我們極有用處，可造成上等的蠟燭。我所感唯一的困難卻弄不到器皿去裝載牠吧了。」

秦納於是羞怯怯地說道：「我們在英國卻用麻袋盛的，你要不要試著一試？我想牠們定足以容下這塊鯨蠟了。」

這意思十分中合，我們所有的麻袋原都空著，既鋪在平石上補牢後，便拿上小艇上去，這班少年引著兩匹狗兒和豺兒同去了。話雖如此，弗里士卻仍坐在他的皮艇裏伴著我們。

我們走到沙灘去，並沒多遠，只見那尾鯨魚在太陽中已經曬乾了。我們上岸去不多時，兩匹狗兒伯郎納和法郎早衝著向前，我們未曾趕到那里時，只聽得魚後邊叫聲疊起，我們但怕狗兒們又遇有強敵了。

我們趕到時，只見一羣狼子正和狗兒們對鬪。有兩匹狼已經死在沙土上了，又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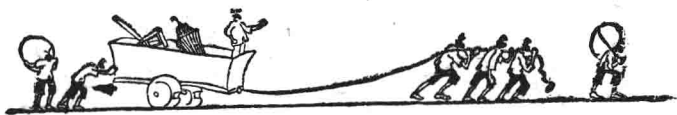


兩匹卻給狗兒們緊緊咬住；其餘的都哄然逃去。我們並認識這些狼子中有幾匹乃是豹兒。

我們養馴的那匹豹兒素來跟從著捷克的，如今忽然瞧見牠的同輩了。牠終因本不能太強，不顧他的主人呼喊，一狼烟地跟著牠們去了。

弗里士想要開鎗，但我不許，原來我惟恐那留在島上的母親和英國少女聽見鎗聲著慌呢。此時這些狼子給我們勇敢的狗兒們都趕完了，話雖如此，牠們回來時卻戰得寧是更壞，血淋淋地著了許多創傷，耳朵都給拉破了。捷克負責照料牠們，過一會兒我只見這些可憐的走獸互相舐著，這樣的療治我知道比任何人工療治都為有益。

且說豹狼們既經掃清，我便擎著一只袋兒放在鯨魚的頭邊，弗里士則爬上肉山去，舉斧一斫，早將鯨蓋骨劈開；我拿把撬子，盛滿一袋袋的鯨蠟，成了一大堆兒。這些同四只死狼都給帶到舢板上，一會兒早就回到那小島了。當我們不在的當兒，那母親和秦納卻為我們整備一頓最整齊的午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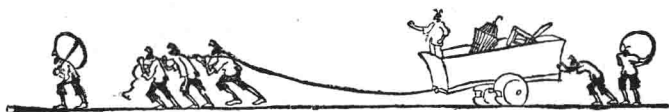
這天下午我願意剝取狼皮，乃邀諸兒前來幫助。雖是如此，捷克卻切心地要尋找他的豺兒，弗里士願用他的皮艇兒載鯨蠟袋回濱島去。我因此頗覺困難了。

秦納笑道：『如果弗里士明天肯用他的皮艇引我前去，我可以招著那匹豺兒同回來的。』她又說道：『我不怕獨往的。當你們聽見了我的歷史，你們自知道這緣因了。我只須幾塊狼皮就好。』

我對於這般年青女孩子的大無畏精神不禁驚訝起來，但我自身接受她的提議，因為我見幼兒們都以爲這話是種戲謔呢。雖然如此，捷克終留在島上，他同兩個兄弟幫助我剝皮，弗里士卻將皮艇裝載鯨蠟往濱島去。

黃昏時候秦納同那母親坐在艙裏割著狼皮，給豺兒做成一條皮圈兒。她清早起來，喫過飯後，乃預備一壺清水和一籃麵包。弗里士慇懃地幫助她，但她輕舒猿身不借幫助早就跳上皮艇去了，乃運玉腕，划進灣去，又靈俐，又快速，使我們都吃驚起來。

據她後來告訴我們，當到得沙灘邊，她先繞行一週，於是從靠近林子的岸邊登岸，



不過全不見那豺兒的踪跡。她原帶有食和水在小艇上的，用以引誘著他，終於她靜靜地站立著，引高喉嚨喊著：「亨忒！亨忒！」但音調卻極其溫善。她一處處走將過去，口裏不絕地呼著他的名字。

忽然她只見這可憐的走獸慢慢地近來了，看去差不多餓死的樣子。她用一塊麵包投給她，再走將近去，終於放著一葫蘆瓠的肉餅在牠的面前。當牠正喫得舒服的時，她卻投繩套住牠的頸項，和善地對牠說著一會話兒，於是又引繩給牠喝水，這水在牠也是一般貪著。此後把皮繩穿在著的鼻子上，牽牠到小艇上去，便毫無困難了。牠俯首帖耳地服從著，全無抵抗；誠然，牠似乎誠心地服從牠的新女主了，雖在甲板上給牠鬆鬆地套住後足也並不抵抗哩。

這件事，不到晝午我們卻瞧見這小艇回來了。當小艇近來時，我們只見這位小姑娘勇氣百倍地划向岸來，那匹豺兒卻如一位方正的客人般坐在她的前面，樣子十分有趣，我們見了都不禁大聲歡笑。



亨忒快從牠的繮繩上鬆放了，誠然，牠自己是這般謙卑羞慚著，我們無疑牠會給牠的同類屏棄了，而使其飢餓的。

總之，這英國少女給我們大家不勝感謝和贊美著，我們覺得如秦納·蒙忒洛斯這般可愛的女兒和姊妹，幾乎不想在這荒島上能彀遇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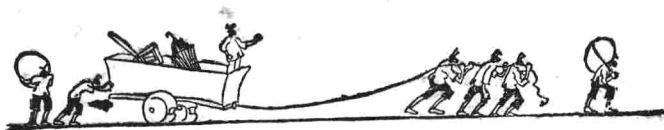
第四十章 弗里士的故事與秦納的歷史

我現在切心地要回石城去了，但事前必須先到那火山的近處去拜望一次，那里秦納曾留下從破船上打撈來的一切貨物。

我且覺得現在須聽弗里士出外五天的冒險故事，現在是這時候了，便是這少女的歷史，我們也望聽得一點，她曾被我們看待為親愛的女兒和姊妹的。

那天在豺兒回來這天子，喫過飯後，我們乃坐在岸上聽弗里士講了。秦納拿了衣納斯借給他的一本書退坐在樹根下閑看。她有意避聽關於敘述她自己的身世，料想定弗里士當她不在的時候可以講得更為自由點。

他開始說道：「你們總會記得的吧，當我從小艇上辭別的時候，我原想掉著我的快艇立向大海中去的。我果明白孤身探險的危殆，但一想起這個英國少女孤零零地飄泊的痛苦，不由我不振起十二分精神來。而且我振起精神，也實不無成功的指望；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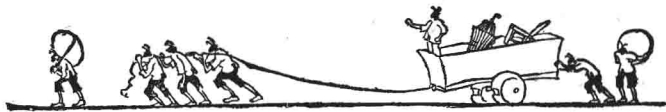
一個人自己在想，死生早有定命，要如我冒險去走一遭，也許得上天的幫助，可引到與我們的同類會見，大概可以解去我們在這孤島上的地位，也未可知。

『這樣想時，我早划到大海中了，風勢雖然輕微，但從一方面來，要如更大時，勢必要將我打到危礁上去呢。雖是如此，我還沒到得珠港時，陡然一陣怪風掀起，猛把我的小艇向我所害怕的石岸上攆去，我因此只得掉船回岸，因為如此險惡，恐不免顛覆我的小船呢。晚上風吹得更猛，我只得跪求上帝的保護。

『話雖如此，我還沒到得岸上，只見懸崖下



第四十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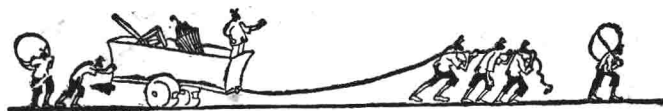
有一避風隱處，將小艇駛往那里，足以避免惡風和野獸的襲擊。這兒，在兩塊巨石間的一堆沙石上面，我喫過一頓冷的夜食，安然睡了；因為我不敢或為夜食或為早食舉火，惟恐引動著野人們到這里來呢。

『我雖然躺在這乾硬的泥沙上，卻有一舒適的夜晚；第二天早上起來，精神強壯，只見自己到得一處海岸，這對我完全陌生的。我沿岸走去，想尋一最高的山巔去窺望火山的踪跡。』

『這海岸到處都是荒瘠，但遠處卻有些叢林，隱隱可以望見。當我走將去的當兒，只見矮的樹枝上盤滿一種奇異的游蔓植物。我想這些植物當是椒樹，因為圍著我小艇的周圍，卻有大批的胡椒鳥兒在喫著這些果兒哩。』

『我時時停下櫓來，看著這些活潑可愛的鳥兒。牠們先把這些小椒果兒啄了，拋在空氣裏，於是再張開口來聰明地去接食。』

『已而我行到大海中了，雖然實際上不過是一海灣，在這海中有一道支流流經



內地去。這處地方我卻打算去探望一遭。

「既見潮勢退回，我便隨潮行了一程，乃停下櫓來，只見兩岸羣山疊翠，風景幽美，自是不勝歡喜。最後，使我十分駭異的，只見這美麗的郊野不但有鳴禽和悅，且有著許多大象，羚羊，甚或駭人似的蛇虺出沒著哩。」

「一見這樣異情，我便飛似的鼓棹奔去，不顧天氣酷熱，一連划了數里行程，不敢傍息下來。」

「行了數個鐘頭，我乃到得一處平野，那里十分恬靜安樂，只聽得好鳥鳴枝，蜜蜂嗡嗡，以及瀑布聲濺濺從遠處的山石瀉下。」

「到此我登岸了，只見一羣美好的鴛鳥正聚集在沙上，我點起火來，烹煮夜食；於是將我的皮艇兒用繩子繫好在一塊巨石上，將船兒推出，我打算臥在船上過夜，這是最安全的辦法。」

「第二天早上我一早起來了，心上充滿著感激的心情，向前一直行到晌午時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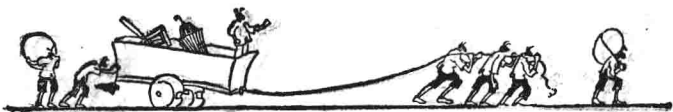
當感到疲倦時，乃決定由一小林子近處登岸，林子裏有許多鸚鵡嬌聲嘶叫著。

「這裏，看來一切好像平安的，我把我的鷹放出，揭開鷹帽，令牠自去找食，並去找我的食料。牠很快的攞了一匹鸚鵡回來，這鸚鵡我給他自己喫著，我卻走到林子中去放鎗，那里我曾見有許多比鸚鵡更大的鳥兒，這些我相信定然可喫的。」

「兩匹鳥兒中鎗跌倒了，我拾起牠們的時候，只聽得林子後邊一陣息息索索的聲響，好像一隻海蟹或鼈魚的樣子。我朝向那發聲的地方看去，只嚇得魂不附體，原來在離我十四五步的去處卻有著一匹斑毛大虎呢！逃果然是逃不了的，因為這大蟲一跳時，牠就可追到我了。」

「我嚇得動彈不得；已而擡頭一望，只見這鷹卓然地站在大蟲的頭上，兩足站得緊緊的，張開牠強硬闊大的翅子用牠的喙爪猛鷲地向虎頭襲擊。」

「我驀地長著精神，大蟲忙於抵衛自己，並不會留意到我。我見他已在我的權力中了，便走近去，一鎗正中，大蟲頂門。不過我卻不能自慶，因為當牠跌倒時，那兩足攞在



大蟲背上的鷹兒也跟著跌下，乃壓在大蟲的身下死了。

「我從這怪物身下取出這忠實的寵物來，涕淚交流地將牠帶上皮艇兒去，覺得牠最後的工作最爲偉大，因爲牠捨命救我的啦。我將牠帶回家裏浸著，陳列在我們的博物院中，以資紀念。」

弗里士講到鷹兒的死，使我大爲痛苦，雖然我們得有新客到來，大家心裏歡喜，並不注意到這事兒。雖然如此，我口裏卻並不會明說什麼，弗里士繼續說道：

「我悲哀地退了下去，因爲急於趕路，也不暇去剝虎皮，牠的成條文的毛皮卻是這般美麗的。然而當我鼓棹前去時，我滿感到一種勇氣，差不多抱著一種決心，以爲此去非尋出那發信人的消息來不可；我正在這樣胡思亂想時，卻見遠處有幾個高峯，在這一個峯上卻有一縷青煙，裊裊地升上空。

「這景象使我頓生新希望了。我盡力鼓棹前去，最後乃到得一座山腳下，這山是位在一個小小肥腴的島上。



「我沿岸划了好一回路程，方纔發見一處適合的地方登岸，因為水邊一路都是怪石突兀，難於攏船，最後我得到一塊平地那里，左邊有著一個小林子，右邊則有一座山嶺。我心裏歡喜，正像一個脫難得救的人一般慌忙地跳上岸去，走了一會忽到得一脈山嶺，此時我不禁大喜過望：原來除家人外，這是許多年來我所見第一個人呢！——她正坐在一塊紅石頭上，青年美貌正像一個孩子一般。」

「我後來向前走了幾步，充滿歡喜的情緒，操著英吉利語說道：

「歡迎，英吉利遇船險的女兒！我特來打救你的。現在好容易尋見你出來，真是謝天謝地！」

「我常常私底裏害怕；我這些英國話的發音不能令他聽懂。話雖如此，過了一會兒秦納似乎明白了，終於她用法國話來回答我，正像她現在向我們衆人所講的這樣；不過她說起話來時，卻是又感動又是膽小，我差不多沒法使她了解我去救她的哩。

「我自己也幾乎激動得不能說話了，不過到後來雙方纔覺稍爲安靜，乃能互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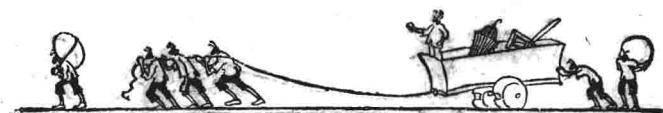
問答，十分滿意。

「我坐在她的身傍，告訴她我們怎樣遇到船險，怎樣我的父母及三個弟弟同住
在這荒島上已有十年，怎樣墾田，怎樣造屋，怎樣現在已有著無數的牛羊家禽，一一都
講給她聽了。」

「她對於我的話兒好像十分吃驚的樣子，幾乎不能見信了。不過當她告訴我的
時候，她也曾在林子中的一棵樹的濃枝上築起一個巢來，作為棲身之所，那些她從船
上打撈來的貨物卻都堆在一個山洞裏。」

「她面紅著說道：『我尙穿著一套水手的衣服呢，因為我穿水手衣更便於攀樹，
更便於操作，在我孤身獨自的當兒。不過在你取我之先，我必須要換一換衣服呢。』」
「不過她可曾給你談起她的家族或是那遇險的船上的什麼呢？」我問。

「啊是的，我的父親；她告訴過我說她的父親是一英國少佐，曾在印度許多年所；
她當七歲的時候，便喪掉母親的。」



不過後來我們卻聽得這個少女的歷史了，這里必須一說。少佐當他的妻子死後，因為摯愛女兒的緣故，不但躬自教育女兒，且教她騎射，習練軍器——一句話，使她能適應於任何種社會生活，要如遇到危險的時候。

蒙脫洛斯小姐天生聰慧，今復加以練習，卻成就了一個英武勇敢的女孩兒，雖在十七歲弱齡的時候，騎馬放鎗的事早就勝過女工的成績了。

卻說此時蒙脫洛斯少佐升擢為歐洲一隻兵艦上的指揮使，急於赴任。自然他便將他的女孩子攜帶在一隻兵艦上到英國去的，卻又不願把她拋棄在印度，因此他將她寄托在一隻民船上，面托船長格林斐德將她送到英吉利去。

蒙脫洛斯小姐因此欣然地登著獨加士船，得依著船長格林斐德為保護人，在痕奇河口起碇。她父親從霍夫萊動身時前有兩天。

開始幾天一路行程極其順利，但及見法艦後，一陣暴風雨卻將獨加士遠遠地飄牠出的軌道去，因此不能如船長的始願，駛到巴他維亞島的港口去了。



逆風和大風雨更將她直向東邊打去，那船隻終於碰觸在新幾亞北岸的礁石上，在黑暗驚濤之中，一般水手和船客僅能逃上小艇去，力尋平安的地方上岸。但這些小船在黑夜之中快又分開了，那載秦納·蒙脫洛斯的小船完全觸礁破壞，說也奇怪，這位少女卻是惟一個得逃命的哩。

弗里士繼續說道：「她且給我狀說怎樣會給怒浪撲打在岸上而致失掉知覺，及醒來之後一見已擯在荒島上了，她便決定在荒岸上且求一生活法則，因為她還希望這小艇遇救，回來尋覓她呢。」

「有幾樣貨物漂在沙岸上，有的原是她自己的，有的卻是一隻水手箱，這裏邊的許多物件之中有著一只火絨盒兒，很為有用。她現在可生火做飯了，所食的東西無非是些魚兒，蚌兒，及蠔蠣與水果諸物。那件水手衣，父親，原是當她見船碰時找來的，現在卻還穿在身上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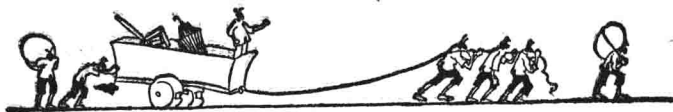
「她原是個游泳好手，所以知道這水手衣在海裏出險時要遠比自己的女衣為



便利。真的，她告訴我，假如她不善游泳時，端的沒法救得她的生命了。但最足感謝的卻還是上帝，他不但拯救她出險，且特意送著那匹傷的海鵝，帶信給救她的人們啊。」

把秦納·蒙脫洛斯的故事講完，時已半夜了。她欣然和我們告別，睡在她睡的快艇上去，我們也站起來去安息，很以家中添這親愛的女兒和姊妹爲榮幸。

第二天起來早餐，我們都感到這英國年青的女客爲更親暱了，更切心地将她取回我們的石城去，我們且願她把我妻和我暫認爲父母，直等少佐蒙脫洛斯的到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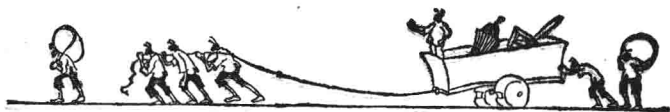
第四十一章 結局

這天我們喫過早餐，頓形忙碌了，一切器件都搬往船上；以便出發，秦納的幾件東西也從火山石洞裏搬了上來；弗里士連忙收拾著他的小船，一般兄弟們則收拾舢板。我們動身尚早。日晴風和，我決定向虛望角從希望山上岸，這到日落前可以駛到。秦納沿路望見我們的亭子，守屋，礮兒，旗兒以及鯊島上的諸物不勝駭異。但是當她由希望山上岸時卻更其快活，一路從田莊，園圃行到那樹上的涼亭那里，不禁失聲驚嘆：

「什麼，這是一仙境呢！我不信這是實境啊。」

當晚秦納退臥在那母親的房裏，我和孩兒們看守夜火，睡在帳幕裏。

第二天少年們引這新姊妹到林莊去走一遭。牠瞧見這里那里幽美的風景和可貴的樹木，差不多手舞足蹈，歡喜得不可言說。及見養著的這些家畜——牛呀，羊呀，山



羊兒呀，豬呀以及雞，鴨，鵝禽等動物，尤其充滿無限的驚喜，這些在十年前原來都是荒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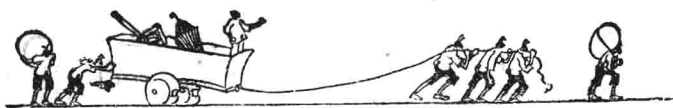
秦納·蒙脫洛斯原天性酷愛禽獸者，當她拏草料喂給牠們喫的時候，這事實很可以看得出來。

既瞧過一遍後，我們便又起程了，留下福爾剛巢到後次去望，我們直向鯨島進發，弗里士和弗倫克這兩個少年卻留在那里，商量他們自己的計策。

鯨島上的兔兒使我們少年客人太為歡喜著。我告訴她現在可把牠們看做她自己的家產，併望她不久可得暇製這兔子雪白也似的毛為她自己用了。

離開鯨島，我們便向救生灣進發，及進得港口，忽聽得一種歡迎的號砲聲，一連鳴十二響，山谷應聲。話雖如此，衣納斯卻還不很滿意，他以為凡歡迎的砲聲應當奇數的，鳴十三響纔對呢。

當駛過鯨島的時候，我們只見弗里士和弗倫克坐著皮艇兒來迎接我們。弗里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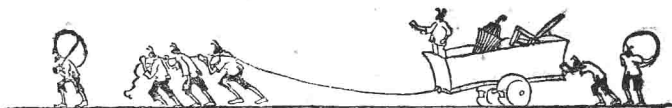
引我們到碼頭上岸。我們乃魚貫地經過花園，果園和那些在我們屋子邊的矮樹林，一直到石城去了。

秦納見茂林修竹這般繁盛的情形，十分驚訝，不過當她瞧見這座石室，闊大的平臺啦，噴泉水啦，廣大的鴿房啦，以及四周美麗的樹木花草，尤其著驚不已。

我和妻的驚訝也並不減於這個少年，當我瞧見平臺面前放著一張桌子，桌子上羅列著新的舊的，歐洲的或本土出產的各種器皿，瓷器啦，竹器啦，椰殼啦，玻璃碗盞，用皿，食匙，與食叉啦，都陳列在一起。

每件食皿裏都盛滿著東西，沒有一隻空的，加娜萊酒和棕櫚酒放在壺裏，美麗的蘋果帶著綠葉，橘子則如尖塔般的疊在碟子裏，新鮮牛乳盛在葫蘆瓠裏，而桌子中心則安著冷的雞肉，火腿肉和乾魚的蓋兒；在平臺的兩端卻飾有兩隻做成的鳥兒，將翅子撐開。桌子上面鋪著一塊大麻布，陳列著許多鮮花，編成這樣的字樣：

「歡迎秦納·蒙脫洛斯，祝福她自進瑞士魯濱孫家諸事如意。」



這少年爲答覆這歡迎起見，差不多感動得不能說話了，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直等我握了她的手兒，引她坐在我和妻的中間，作爲一種榮幸的位置。衣納斯和捷克也挨次坐在我的對面；但弗里士和弗倫克卻將自己當做主人一般，只是在臂把上圍著白布，往來在桌子上篩酒，上菜，卻並不坐下。他們幹得這般有趣，使我們頻頻地不絕地去望著他們，差不多忘記了喫喝呢。

飯後這些少年將他們美麗的石城的各部分都指給秦納瞧過一遍，使她又驚又喜。自屋子裏至山洞裏，自田到園子，自獸房至橈車，輪車和船房，他們切心地都一一引給她瞧著，沒有將一角處所漏下。後來直等那母親爲怕這可憐的女孩子累的太乏，方纔止住這些少年們。

自秦納的到來，我們家庭間頓生起了不少的活氣，她似乎確是一個有知識，有才藝的好女孩子，待人尤其和藹可親。每到晚上當我們敍集在一起的時候，她卻幫助孩兒們學習英文，使他們都能較自由說著，尤其是弗里士本來長於英語的，現在格外進



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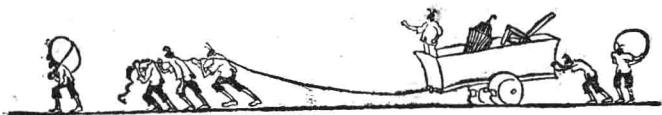
她已經說慣法語了，因此學習和法語很相似的瑞士語十分容易，我們的雨季已經到來了，誠然，這遭雨季是一快活的時季；當春光驅盡黑雲，雨散天晴了，我們差不多並不覺得這許多星期已經過去啦。

話說這女孩子雖然對我們都親暱得和家人一般，尤其是那母親，可是她仍時時爲想念她的父親而發生煩惱。她這思親的想念不打緊，卻也引起我們的鄉愁來。因此從晴天到來之後，我們日常的工作便是到濱島上去盼望一遭，有無船隻到來。

這歡喜是可想而知的！我的兩個孩兒於許多次望海沒有結果之後，特然放了兩響號礮，只聽得遠處有三響鎗聲回答著，清楚地可以聽到。

這些少年立時感激得不可設想了，——又驚又喜，又懼又望。他們互相抱著，足有好多時說不出話來。

後來弗里士開口，大聲說道：



『有人類馬上可到來了，捷克！上帝終送我們得歸故土啦。讓我們快告訴父親去
吧。』

他們慌忙跳上小艇，慌慌忙忙地趕到我所站立著沙上，見我同聲嚷道：

『啊，父親，你可聽見了沒有？』說時一齊奔到我的懷抱裏來。

我並不會聽見什麼，現在瞧見這般著急的情形，完全不解是怎麼回事。

『我們聽得三聲礮響答應我們的呢！』弗里士站起來說道。

我回答道：『恐是你們自己鎗的迴應吧；』因為此外我其實想不到別的東西來。

他說道：『父親，不是的；我們常聽慣自己鎗的迴聲的，但並非這樣。而且那第三次也在我們放鎗後的太久，不能假說是迴聲呢。』

我對於這個告訴實不能想得出是什麼，至於歐洲船隻到來則尤非是我所能預想。到底是一歐洲船隻，或是一隻馬萊海盜船，或是一隻商船在海裏遇險，我都不能想測。我所以敍集我的家人，共同計議，因為這件事實在太重要，不能獨和弗里士與捷克



決議的了。

此時夜色已來，我們因此姑待到明天再爲商議，我乃命三個大兒同我輪流地守夜，立在平臺上察望，看靜夜裏有沒有號礮聲響。

前半夜雖然靜悄悄的，半夜裏卻括起風雨來了，一時候只聽得風嘯雨吼的聲音，再不能聽見別種聲響了。

風雨一連怒吼了兩日夜，直到第三天早上天氣方纔晴明起來，我得冒險到我們的守望室去。捷克跟著我去，擎下一面大旗，上下揮動，好像當天色壞時我們平時招著家中出海的人一樣。

海浪仍然汹涌，雖然天色已經晴朗了，最後我決定捷克可再放鎗三響，試聽有無什麼迴音，原來我心裏猶不免狐疑是迴聲呢。捷克把鎗開放了，隔兩分鐘則開放一次。我們於是切心地聽著，只聽得遠處空間有隱隱的巨礮聲發來，每間兩分鐘震響了一次：一次，二次，三次。後來卻又聽得一排鎗聲只如連珠地響來。



捷克於是大喜狂舞，好像一個瘋狂的人一般，我卻掣起一面旗子，助捷克上下不絕地揮動著。

我驀然悟到我們卻還不知道這些礮聲究從我們的朋友或是敵人那里放來的呢。

我大叫著道：『我揮旗是多蠢笨啊，也許招一禍害來呢！』

我立即實鎗，吩咐捷克守在那里巡邏，自己卻連忙奔回石城去。

我見一家人紛亂得什麼似的，他們見我都奔來慇懃地叩問，事情到底怎樣。我解釋一番我們所聽見的鎗音，卻也不得不將我所懷的恐懼訴述出來。我乃表述意見要同弗里士坐著小艇前去探險，看可能尋出是什麼船隻。

我們攜帶著軍火用器鎗和手鎗，上船用以自衛，又帶魚叉作為鎗用。我們悄悄地從救生灣划出，超出山岬的左邊入海去，這條路我們卻還不曾走過。

及轉到山岬盡頭處，我們乃到得一個小灣口子，小心地向前划去，只見一隻大船



拔著英國旗子在桅子上，這顯然是歐羅巴船呢。我們一得這發見，不禁謝天謝地，但我覺得仍有謹慎的必要。

我差不多不能阻住弗里士衝入海去——端的，我自己也不能禁不住呢；不過我卻記起亞細亞海盜爲他們自己的目的起見，卻常拔著別國旗號的話。雖如此，我決定近去，看到底這船是屬於誰家的。

我慢慢地傍岸划著前去，用眼睛小心地看著。這船好像是隻小兵艦的樣子，載重不多，但兩邊卻架有九或十尊大礮。牠在離岸頗遠的地方泊著，好像要修築的樣子，在那邊岸上我們卻見搭有三個營幕，有黑煙沖起，我們料想這定是船家炊飯了。忽見那船上有一個英吉利海軍軍長模樣的人走出艙板來，銳眼的弗里士假說這定是艦長了。

我們立即划著近去，一忽兒只聽得號聲這樣地問：

『你們是誰？』



「英吉利人」弗里士用英語答道。

「什麼船？」

「沒有船的。我們可以再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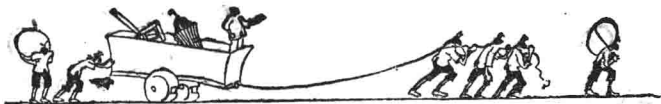
我們不再說著下去，便飛棹渡過灣去。我們已經發見這些生客乃是英國人了；發見這船原是一艘小兵艦；現在我們可以放心前去迎接他們了。

這宗可喜的消息立使家中大為激動起來；這母親勸告我們快將舢板預備好，以便乘去拜望英船，不要再做這可憐的小艇的冒險者了。

這提議大為贊許。秦納非常感動；我們端的一夜未眠，靜想明朝的事情，當我們遇到我們的同志時，大概得探悉我們這許多年失蹤來的家鄉情形吧。

第二天一早將舢板船備好，拔著旗子在空中飄揚；午前我們登船，一帆順風，直駛前去。

當我們划近時，乃揮著英國旗子為語。



第十四圖

這些船家及見
我們的美麗的小舢
板驕傲地在灣裏湧
進，都不勝驚異；及到
離船不遠的地方，我
們下錨，向大船上大
聲歡呼。

弗里士和我於是立在舢板上，划前去拜望那位船長。他招待我們極其和悅，既請我們上船後，便延到他的艙室裏，拿出加拜好酒來向我們懇勸地勸進。

他首先說起，他在這般荒漠的河面上瞧見有英國的旗子揮動，榮幸何如！

我簡單地訴這一番我到這鄰島上來的情形，如同同妻與四個孩兒努力掙扎十年，好容易纔將困難克服。我便又提起秦納·蒙脫洛斯的名字來，說到她的父親（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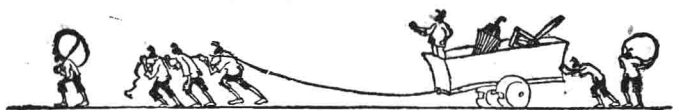
今是惠靈蒙脫洛斯爵主了。及船長格林斐德，怎樣格林斐德取她赴英國去，在我們島的近處遇險，我們後來怎樣發見這位少女來，一一都訴述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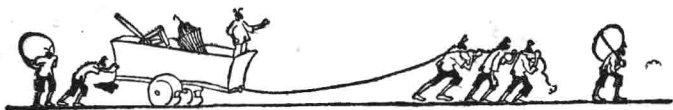
我所說的這些話兒船長一一都聽懂了，他告訴我說名字是列脫斯冬，在主持這艘戰艦獨角有年，現在卻從紐惠士開往好望角去。在途遭遇風險，如今泊在這里暫避，等修好船隻即便動身。他曾聽見鎗聲的，卻命回應，想不到引起我們去拜望著他。

在離別前我邀請這位艦長看我的小船去，他允許明天準定到來。

依約第二天有著一隻小艇載着艦長列脫斯冬到來了。他偕了一位紳士名做狐爾登的同來，此人曾經同他的妻和兩個十歲及十二歲的女孩兒遭遇破船的危險，給列脫斯冬救上戰艦來的。

狐君原想赴好望角去療養身體，但從船長列脫斯冬那里一聽得我們的消息，便切心地求他介紹。我們慇懃地招待他們，可憐的秦納一見一位和他父親相識的朋友，尤其快活得說不出話來，我們拿出好的果兒來獻給客人，艦長和狐爾登見了都各驚





喜不止。這引起他們到我們的島上去走一遭。

狐君表明情願同我們居在這島上，要如我們肯接受他的妻和兩個女兒在一起。我們自然一口允承的，心裏暗想那兩個女孩子雖然年幼，來時也可以一解秦納的寂寞了。

艦長說道：「現在，蒙脫洛斯小姐，我對你怎麼辦呢？因為帶你戰艦上去是違例的，我卻可回去對你父親說去無疑，可特別用船到這里來迎你回去。」艦長說畢，便又掉頭向我說道：「你想怎樣呢，我的朋友？」

我妻和我已經商量過一次，因此我很易置答。

「不，列斯登船長，我卻無意離開這愉快的小島了，我妻亦然；至於我這幾個孩兒們呢！」

我住口了，因為我見弗里士和捷克都切心地说出什麼來的樣子。

弗里士啓口道：「父親，捷克和我早想回歐洲去走一遭了，但你能不能允許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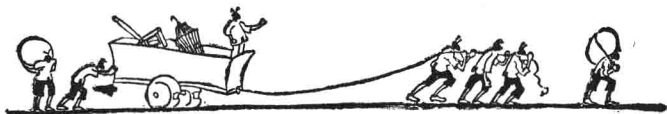


呢？」

事情終於決定英國須開一隻船來迎接秦納·蒙脫洛斯，我的兩個孩子可以伴她到英國去走一遭。

六個月過後，其間狐爾登家族及蒙脫洛斯小姐和我們一家都過得十分快活，正嫌時光迅速時，那迎接蒙脫洛斯小姐的船隻到來了。承艦長列脫斯冬的好意，爲我代奏英國王庭，將本島冊爲新瑞士，列爲大不列顛的邊疆之一，使我永守，這道命令隨船上傳來，使我又驚又喜，感激得幾乎淌下淚來。

在登船這天，蒙脫洛斯小姐和我的兩個孩兒弗里士與捷克裝束好來和我們告別。這兄弟倆雖然因爲他們初次的遠別面上慘淡無人色，但還強作笑容；不過當最後作別的時候到了，他們乃不顧生客們的眼光，卻都投入互相的擁抱中了。秦納奔到那母親那里，淚如泉湧，差不多話都說不出來。我於是握了這英國少女的手兒，給她一熱情的告別，她原是我所希望作爲我的媳婦的，終將她交給弗里士，引上船去了。



這真是人也間最痛苦的一幕啦——那母親和兩個孩子告別只覺得難捨難別；但他們卻滿抱著一種勇敢和希望心；他們親切地擁抱著她，以將來的希望和再會爲安慰。那母親給了他們最後一個吻時，差不多不能立得住了，我和衣納斯將她脅住，方纔不致跌下。

我們看著小艇開往大船那里去，一直望到不見船影時方纔回去。

當弗里士未去的時候，我親將我在這島上所作的一部日記交給他，托他到歐洲去找一印書館，將這部書刊行於世。

我希望這部簡單地敘述著我們在孤島上生活的歷史，放在一般小朋友們的眼前，可給他們證明要如人生不畏困難，盡力奮鬥，則無論怎般的險難，用勤懇和忍毅卻可成就多偉大的成績呀。我的故事寫出來了。但望上帝保佑我們和我們那些別離者。我祝福你歐羅巴；我祝福你老瑞士。但望新瑞士將來發達滋榮如你一樣啊。